



張湯傳第二十九

漢書五十九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張湯杜陵人也父為長安丞出湯為兒守舍師古曰稱為兒者言其尚幼少也還鼠盜

肉父怒答湯湯掘熏得鼠及餘肉劾鼠掠治傳爰書訊鞠論報師古曰爰書訊鞠論報師古

堂下師古曰其為治獄之文父見之視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如淳

傾身事之及出為侯犬與湯交徧見貴人湯給事內史為甯成掾

巨湯為無害言大府師古曰大府丞相府也無害言其最勝也解在蕭何傳調茂陵尉師古曰調選也選巨

治方中孟康曰方中陵上土作方也湯主治之蘇林曰天子即位豫作陵諱之故言方中或

武安侯為丞相師古曰田蚡徵湯為史薦補侍御史

治陳皇后巫蠱獄深竟黨與上巨為能遷太中大夫與趙禹共定

黃東發云張湯杜周皆以人主意為獄而湯子安世匿名遠權勢周之子延年輔光以寬厚復孝文之舊政皆能擁昭立宣功在社稷子孫世守與漢無窮賢者蓋前人之德其功乃如此

曰決獄之書謂律令也

曰傳謂傳述若今之追送赴對也爰換也巨文書代換其口辭也

訊考問也鞠窮也謂窮覈之也論報謂上論之而獲報也訊首信

師古曰其為治獄之文

師古曰稱為兒者言其尚幼少也

師古曰爰書訊鞠論報師古

孟康曰方中陵上土作方也湯主治之蘇林曰天子即位豫作陵諱之故言方中或

師古曰田蚡

師古曰稱為兒者言其尚幼少也

師古曰爰書訊鞠論報師古

師古曰爰書訊鞠論報師古

諸律令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蘇林曰拘刻於守職之吏已而禹至少府湯為廷尉

兩人交驩兄事禹師古曰事之如兄禹志在奉公孤立而湯舞知臣御人師古曰舞

弄其智制御它人也始為小吏乾沒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服虔曰乾沒射

成敗也如淳曰豫居物以待之得利為乾失利為沒師古曰乾音干及列九卿收接天下名士大夫已心內雖

不合然陽浮道與之師古曰陽曰道義為交非其中心故云浮也是時上方鄉文學師古曰鄉讀曰嚮湯

決大獄欲傳古義師古曰傳讀曰附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

平亭疑法奏讞疑李奇曰亭亦平也師古曰亭均也必奏先為上分別其原

上所是受而著讞法廷尉挈令韋昭曰在板挈也師古曰著謂明書之也挈獄訟

揚主之明師古曰言此自天子之意非由臣下有訖奏事即遣湯摧謝蘇林曰深自摧按也師古曰鄉

上意所便師古曰謂如天子責湯之意必引正監掾史賢者曰固為臣議如

此師古曰如上之意上責臣臣弗用愚抵此蘇林曰坐不用諸掾語故至於此非常釋臣瓚曰謂常見原也閒即

奏事上善之曰臣非知為此奏迺監掾史其所為師古曰閒謂非當朝奏者其欲薦

吏揚人之善解人之過如此所治即上意所欲舉亭監吏深刻者

即上意所欲釋亭監吏輕平者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詆師古曰詆誣也音丁禮反其下

並即下戶羸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裁察於是往往釋湯所言李奇曰先見上

口言之欲與輕平故皆見原釋也如淳曰雖文書按察致下戶之罪湯曰先口解之矣上曰湯言

輒裁察之輕其罪也師古曰李如二說皆非也此言下戶羸弱湯欲佐助雖具文奏之而又口奏

言雖律令之文令致此罪聽上裁察蓋為此人希恩宥也湯至於大吏內行修交通

賓客飲食於故人子弟為吏及貧昆弟調護之尤厚師古曰調和適之令

也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師古曰造至詣也請謁問也造音七到反是曰湯雖文深意思不專

平然得此聲譽而深刻吏多為爪牙用者依於文學之士丞相弘

數稱其美及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獄皆窮根本嚴助伍被上欲釋

之湯爭曰伍被本造反謀而助親幸出入禁闥腹心之臣乃交私

諸侯如此弗誅後不可治上可論之師古曰可湯所奏而論決之其治獄所巧排大

臣自己為功多此類繇是益尊任師古曰繇讀與由同遷御史大夫會渾邪等

律令一定欲借古義以上下其手使人畏且感之耳非佳事也

李云作湯等傳而歸之阿諛順旨若曰酷者非湯等性實然若遇孝文必與共其仁惻矣

獄不平即為酷吏豪者必失入羸者必失出後立廉直之人用心偶偏有不自知其陷湯之謬者矣

李云班馬志平準
食貨皆歸於兵
刑而論之

按鹽鐵出子弘羊
告紙出于楊可然
非倚湯不能取信
天子以酷吏助威
之故忠皆歸之湯

降漢大興兵伐匈奴山東水旱貧民流徙皆印給縣官師古曰印縣音牛向反

官空虛湯承上指請造白金及五銖錢籠天下鹽鐵師古曰籠羅其事皆令利入官排

富商大賈出告緡令鉏豪彊并兼之家舞文巧詆師古曰詆助也言巧詆助曰輔法

取充位師古曰但充其位而已無所造設也天下事皆決湯百姓不安其生騷動縣官所

與未獲其利姦吏並侵漁師古曰並且也於是痛繩曰梟自公卿曰下至于

庶人咸指湯湯嘗病上自至舍視其隆貴如此匈奴求和親羣臣

議前師古曰於上前議事博士狄山曰和親便上問其便山曰兵凶器未易數

動師古曰言難可屢動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結和親孝惠高后時天

下安樂及文帝欲事匈奴北邊蕭然苦兵師古曰蕭然猶騷然擾動之貌也孝景時吳

楚七國反景帝往來東宮間師古曰謂詔謀於太后也天下寒心數月師古曰懼於兵難也吳楚

已破竟景帝不言兵師古曰說景帝之身更不議征伐之事天下富實今自陛下與兵擊匈

奴中國曰空虛邊大困貧由是觀之不如和親上問湯湯曰此愚

儒無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湯之治淮南江

都曰深文痛詆諸侯別疏骨肉使藩臣不自安臣固知湯之為詐

忠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師古曰博士之官故呼為生也山

曰不能曰居一縣曰不能復曰居一鄣間師古曰鄣謂塞上要險之處別築為城因置吏士而為鄣蔽曰扞寇也鄣

音之山自度辯窮且下吏師古曰度計也見詰自辯而窮窮當下吏也曰能迺遣山乘鄣師古曰乘登也登而

守之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是後羣臣震聳師古曰震動也聳氣也聳音之涉反湯客

田甲雖賈人有賢操師古曰操謂所執持之志行也音干到反始湯為小吏與錢通師古曰為小吏之時與田

甲為錢財之交及為大吏而甲所曰責湯行義有烈士之風湯為御史大夫

七歲敗河東人李文故嘗與湯有隙已而為御史中丞薦數從中

文事有可曰傷湯者不能為地服虔曰薦藉也文與湯故有隙已而為御史中丞藉已在內臺中文書有可用傷湯者因會致之不

能為湯作道地蘇林曰薦仍也師古曰薦數義同蘇說是也數數在中其有文書事可用湯有

傷湯者不為作道地也薦音在見反數音所角反犬雅雲漢之詩曰饑饉薦臻字亦如此

不論其以酷違君之貪使天下騷動乃言前此治及者過當誠愚儒黨要之從也彼徒見量錯以此死不知言此適增武帝倚信湯耳

宋無為

趙王彭祖至臨御
史大夫于死豈惟
國中相二千石無
能滿二歲報罪
去而已

所愛史魯謁居知湯弗平使人上飛變告文姦事師古曰飛變猶言急變也事下湯

湯治論殺文而湯心知謁居為之上問變事從迹安起師古曰從讀曰蹤湯

陽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師古曰殆近也謁居病卧閭里主人湯自往視病

為謁居摩足趙國曰治鑄為業王數訟鐵官事湯常排趙王趙王

求湯陰事謁居嘗案趙王趙王怨之并上書告湯大臣也史謁居

有病湯至為摩足疑與為大姦事下廷尉謁居病死事連其弟弟

繫導官蘇林曰漢儀注獄二十六所導官無獄也師古曰蘇說非也導擇也呂主擇米故曰導官事見百官表時或曰諸獄皆滿故權寄在此署繫之非本獄所也湯亦

治它囚導官見謁居弟欲陰為之而陽不省師古曰省省視也謁居弟不知而

怨湯使人上書告湯與謁居謀呂變李文事下減宣宣嘗與湯有

隙及得此事窮竟其事未奏也會人有盜發孝文園瘞錢如淳曰瘞埋也埋錢

丞相呂四時行園當謝湯無與也不謝師古曰行首下更反與讀丞相謝

上使御史案其事湯欲致其文丞相見知張晏曰見知故縱呂其罪罪之也丞相患之

三長史皆害湯欲陷之師古曰百官表丞相有兩長史今此云三者蓋呂守者非正員也始長史朱買臣素

怨湯語在其傳王朝齊人呂術至右內史邊通學短長應劭曰短長術與於六國時長

短其語隱謬用相激怒也張晏曰蘇秦張儀之謀趣彼為短歸此為長戰國策名短長術也剛暴人也官至濟南相故皆居湯

右師古曰言舊在湯上已而失官守長史詘體於湯師古曰謂拜伏也湯數行丞相事知

此三長史素貴常陵折之故三長史合謀曰始湯約與君謝已而

賣君今欲劾君已宗廟事此欲代君耳吾知湯陰事使吏捕案湯

左田信等李奇曰左證左也師古曰謂之左者言除罪人正身之外又取其左右者考問也曰湯且欲為請奏信輒先

知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服虔曰居謂儲也及它姦事事辭頗聞師古曰聞於天子也上

問湯曰吾所為賈人輒知益居其物師古曰益多也是類有已吾謀告之者

類師古曰類以也湯不謝又陽驚曰固宜有減宣亦奏謁居事上呂湯懷詐面

欺師古曰對面欺誣也使使人輩簿責湯蘇林曰簿音主簿之簿簿悉責也師古曰呂文簿次第一責之湯具自道無此

師古曰對面欺誣也

不服於是上使趙禹責湯禹至讓湯曰師古曰讓亦責也君何不知分也師古曰分

音扶君所治夷滅者幾何人矣師古曰幾音居起反今人言君皆有狀天子重致

君獄師古曰重猶難也欲令君自為計師古曰言引決也何多曰對為師古曰言何用多對湯迺為書

謝曰湯無尺寸之功起刀筆交陛下幸致位三公無曰塞責師古曰塞當也

然謀陷湯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湯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

奉賜師古曰奉音扶用反無它贏師古曰贏餘也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為天子

大臣被惡言而死師古曰被加也音皮義反何厚葬為載曰牛車有棺而無槨上聞

之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乃盡按誅三長史丞相青翟自殺出田信

上惜湯復稍進其子安世

安世字子孺少曰父任為郎用善書給事尚書師古曰於尚書中給事也給供也精力

於職休沐未嘗出上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

識之師古曰識記也音式志反具作其事後購求得書曰相校無所遺失上奇其材

擢為尚書令遷光祿大夫昭帝即位大將軍霍光秉政曰安世篤

行師古曰篤厚也光親重之會左將軍上官桀父子及御史大夫桑弘羊皆

與燕王蓋主謀反誅光曰朝無舊臣白用安世為右將軍光祿勳

曰自副焉久之天子下詔曰右將軍光祿勳安世輔政宿衛肅敬

不怠十有三年咸曰康寧夫親親任賢唐虞之道也其封安世為

富平侯明年昭帝崩未葬大將軍光白太后徙安世為車騎將軍

與共徵立昌邑王王行淫亂光復與安世謀廢王尊立宣帝帝初

即位褒賞大臣詔曰夫褒有德賞有功古今之通義也車騎將軍

光祿勳富平侯安世宿衛忠正宣德明恩勤勞國家守職秉義曰

安宗廟其益封萬六百戶功次大將軍光安世子千秋延壽彭祖

皆中郎將侍中大將軍光薨後數月御史大夫魏相上封事曰聖

王褒有德曰懷萬友師古曰懷來也顯有功曰勸百寮是曰朝廷尊榮天下

惡言謂分田信所居物

即擢為令帝直能程人器能用之如不及

鄉風師古曰鄉讀曰嚮國家承祖宗之業制諸侯之重新失大將軍宜宣章

盛德師古曰大臣位空則起爭奪之權也示天下顯明功臣師古曰填音竹刃反呂填藩國毋空大位師古曰填音竹刃反呂塞爭權

孝武皇帝三十餘年忠信謹厚勤勞政事夙夜不怠與大將軍定

策天下受其福國家重臣也宜尊其位師古曰未萌謂變故未生者也呂為大將軍毋令領光祿

勲事使專精神憂念天下思惟得失安世子延壽重厚可師古曰事未施行而遠言之故曰先事也呂為光

祿勲領宿衛臣上亦欲用之安世聞指懼不敢當請間求見免冠

頓首曰老臣耳妄聞言之為先事不言情不達師古曰事未施行而遠言之故曰先事也誠自

量不足師古曰言君尚不可誰更可也呂居大位繼大將軍後唯天子財哀師古曰財與裁呂全老臣之命

安世深辭弗能得後數日竟拜為天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數月寵車騎將軍

屯兵更為衛將軍兩宮衛尉城門北軍兵屬焉時霍光子禹為右

將軍上亦師古曰言君尚不可誰更可也呂禹為大司馬罷其右將軍屯兵師古曰言君尚不可誰更可也呂虛尊加之而實奪

其眾後歲餘禹謀反夷宗族安世素小心良忌已內憂矣師古曰忌者戒盈滿之禍

其女孫敬為霍氏外屬婦師古曰女孫即今所謂孫女也常相坐安世瘦懼形於顏色

上怪而憐之師古曰形見也呂問左右乃赦敬師古曰著明也呂慰其意安世寤恐師古曰寤恐寤益也職

典樞機師古曰移病謂移書言病也一曰曰病而移居呂謹慎周密自著外內無間師古曰著明也每定大政已決輒移

病出師古曰移病謂移書言病也一曰曰病而移居聞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

大臣莫知其與議也師古曰與讀曰豫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呂為

舉賢達能豈有私謝邪絕勿復為通師古曰有欲謝者皆不通也一曰告此人而絕之更不與相見也有郎

功高不調師古曰調選也音徒釣反自言安世應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

何長短而自言乎絕不許已而郎果遷師古曰安世外陽距之而實令其遷莫府長史遷

辭去之官安世問呂過失師古曰問已有何失長史曰將軍為明主股肱而士

無所進論者呂為譏安世曰明主在上賢不肖較然師古曰較明貌臣下自

安漢云衛霍故智
案宣帝尤多忌不欲權在臣下觀趙充國傳始六嘗不快上故務為畏謹退求自免也

勿宋作弟

修而已何知士而薦之其欲匿名迹遠權執如此師古曰遠離也音于萬反為光祿

勳郎有醉小便殿上主事曰行法安世曰何君知其不及水漿邪

師古曰反誣汗衣冠自署適奴師古曰適讀曰適其隱人過失皆此類也安世自見父

子尊顯懷不自安為子延壽求出補吏上曰為北地太守歲餘上

閔安世年老復徵延壽為左曹太僕初安世兄賀幸於衛太子太

子敗賓客皆誅安世為賀上書得下蠶室師古曰謂腐刑也凡養蠶者欲其温而早成故為密室蓄火巨置之

而新腐刑亦有中風之患須入密室乃得自全因呼為蠶室後為掖庭令而宣帝曰皇曾孫收養掖庭賀

內傷太子無辜而曾孫孤幼所君視養拊循恩甚密焉及曾孫壯

大賀教書令受詩為取許妃君家財聘之曾孫數有徵怪師古曰語徵證也

在宣絕賀聞知為安世道之稱其材美安世輒絕止曰為少主在

上不宜稱述曾孫及宣帝即位而賀已死上謂安世曰掖廷令平

生稱我將軍止之是也上追思賀恩欲封其冢為恩德侯置守冢

二百家師古曰身死追封故云封冢也賀有一子蚤死師古曰蚤古早字無子子安世小男彭祖

師古曰言養君為子彭祖又小與上同席研書指欲封之先賜爵關內侯故安

世深辭賀封又求損守冢戶數稍減至三十戶上曰吾自為掖廷

令非為將軍也安世乃止不敢復言遂下詔曰其為故掖廷令張

賀置守冢三十家上自處置其里師古曰處安也音昌汝反居家西鬪雞翁舍南上

少時所嘗游處也明年復下詔曰朕微眇時故掖廷令張賀輔道

朕躬師古曰道讀曰導修文學經術恩惠卓異厥功茂焉詩云無言不讎無

德不報師古曰犬雅抑之詩其封賀弟子侍中關內侯彭祖為陽都侯賜賀諡

曰陽都哀侯時賀有孤孫霸年七歲拜為散騎中郎將賜爵關內

侯食邑三百戶安世曰父子封侯在位太盛乃辭祿詔都內別藏

張氏無名錢曰百萬數文穎曰都內主藏官也張晏曰安世曰還官官不簿也安世尊為公侯食邑

以封侯告墓故曰封其冢

無子安世小男彭祖謂賀無見存之子而以世世小男為子且早死之子別有一子乃下文所謂孤孫霜非無子也

張賀初欲以女孫妻宣帝安世禁止之帝初即位安世為是以慰其心也及深辭賀封乃有自為掖廷令非為將軍之言則安世必有難懼於前事者故不敢復言耳

上自作

儉以養其福勤
以過其淫如是
善矣纖微必殖則
近于節而不可為
也學子儒者當
知所戒富過于先
亦足致禍曾詩
擊也

張氏兄弟不
愧易名

萬戶然身衣弋綈師古曰弋黑色也綈厚縵也夫人自紡績家童七百人皆有手技

作事內治產業累積纖微是呂能殖其貨師古曰殖生也富於大將軍光天

子甚尊憚大將軍然內親安世心密於光焉元康四年春安世病

上疏歸侯乞骸骨天子報曰將軍年老被病朕甚閔之雖不能視

事折衝萬里君先帝大臣明於治亂朕所不及得數問焉師古曰言意所不及

者即曰何感而上書歸衛將軍富平侯印師古曰感恨也音胡關反薄朕忘故蘇林曰本望君重於

此也師古曰蘇說非也薄猶嫌也非所望也願將軍強餐食近醫藥專精神

君意嫌朕遺忘故舊而求去也呂輔天年安世復強起視事至秋薨天子贈印綬送呂輕車介士

師古曰輕車古之戰車續漢書曰彫朱輪輿不巾不蓋蓋矛戟幢也諡曰敬侯賜塋杜

東師古曰塋冢地也將作穿復土起冢祠堂子延壽嗣

延壽已歷位九卿既嗣侯國在陳畱別邑在魏郡租入歲千餘萬

延壽自己身無功德何呂能久堪先人大國數上書讓減戶邑又

因弟陽都侯彭祖口陳至誠天子呂為有讓迺徙封平原并一國

戶口如故而租稅減半薨諡曰愛侯子勃嗣為散騎諫大夫元帝

初即位詔列侯舉茂材勃舉太官獻丞陳湯蘇林曰獻丞主貢獻物也湯有罪勃坐

削戶二百會薨故賜諡曰繆侯師古曰呂其所舉不得人故加惡諡謬者妄也後湯立功西域世

呂勃為知人子臨嗣臨亦謙儉每登閣殿常歎曰桑霍為我戒豈

不厚哉師古曰桑桑弘羊也霍禹也言曰驕奢致禍也且死分施宗族故舊師古曰言將死之時多呂財分施也薄葬

不起墳臨尚敬武公主文穎曰成帝姊也陳瓚曰敬武公主是元帝姊也師古曰一說皆非也薛宣傳云主怒曰媿何呂取妹殺之既謂元后為媿是

則元帝則元帝薨子放嗣鴻嘉中上欲遵武帝故事與近臣游宴放呂公主

子開敏得幸放取皇后弟平恩侯許嘉女上為放供張師古曰供音居用反張音竹亮

賜甲第充呂乘輿服飾號為天子取婦皇后嫁女大官私官並供

具第服虔曰私官皇后之官也兩宮使者冠蓋不絕賞賜呂千萬數放為侍中中郎

將監平樂屯兵置莫府儀比將軍與上卧起寵愛殊絕常從為微

具一作甚

七作之

行出游北至甘泉南至長楊五柞師古曰柞與柞同鬪雞走馬長安中積數

年是時上諸舅皆害其寵白太后太后曰上春秋富動作不節甚

曰過放師古曰呂放為罪過時數有災異議者歸咎放等於是丞相宣御史大

夫方進師古曰薛宣翟方進奏放驕蹇縱恣奢淫不制前侍御史修等四人奉

使至放家逐名捕賊劉德曰謂詔捕罪人有名者也時放見在奴從者閉門設兵弩射

吏距使者不肯內知男子李游君欲獻女使樂府音監景武強求

不得孟康曰音監監主樂人也姓景名武使奴康等之其家賊傷三人又曰縣官事怨樂

府游徼莽師古曰樂府之游徼名莽而使大奴駿等四十餘人羣黨盛兵弩白晝入

樂府攻射官寺縛束長吏子弟斫破器物宮中皆奔走伏匿師古曰奔奔古奔

字莽自髡鉗衣赭衣及守令史調等皆徒跣叩頭謝放放乃止奴

從者支屬並乘權勢為暴虐至求吏妻不得殺其夫或恚一人妄

殺其親屬輒亡入放弟不得幸得勿治放行輕薄連犯大惡有感

動陰陽之咎為臣不忠首師古曰不忠之罪放為首罪名雖顯前蒙恩驕逸悖理師古曰悖

乖也音布內反與背畔無異臣子之惡莫大於是不宜宿衛在位臣請免放

歸國曰銷眾邪之萌厭海內之心師古曰明始生者也厭滿也音一豔反上不得已師古曰已止也左

遷放為北地都尉數月復徵入侍中太后曰放為言出放為天水

屬國都尉永始元延間比年日蝕師古曰比類也故久不還放璽書勞問不

絕居歲餘徵放歸第視母公主疾數月主有瘳出放為河東都尉

上雖愛放然上迫太后下用大臣故常涕泣而遣之後復徵放為

侍中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歲餘丞相方進復奏放上不得已免

放賜錢五百萬遣就國數月成帝崩放思慕哭泣而死初安世長

子千秋與霍光子禹俱為中郎將將兵隨度遼將軍范明友擊烏

桓還謁大將軍光問千秋戰鬪方畧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

地成圖無所忘失光復問禹禹不能記曰皆有文書光由是賢千

親自隨陵後居
班史之闕疑如此

秋百禹為不材歎曰霍氏世衰張氏興矣及禹誅滅而安世子孫
相繼自宣元百來為侍中中常侍諸曹散騎列校尉者凡十餘人
功臣之世唯有金氏張氏親近寵貴比於外戚放子純嗣侯恭儉
自修明習漢家制度故事有敬侯遺風王莽時不失爵建武中歷
位至大司空更封富平之別鄉為武始侯張湯本居杜陵安世武
昭宣世輒隨陵服虔曰隨所事帝徙處其陵也凡三徙復還杜陵
贊曰馮商稱張湯之先與留侯同祖而司馬遷不言故闕焉如淳曰班固目錄馮商長安人成帝時百能屬書待詔金馬門受詔續太史公書十餘篇師古曰劉歆七略云商陽陵人治易事五鹿充宗能屬文博通強記與孟柳俱待詔頗序列傳未卒會病死漢興
百來侯者百數保國持寵未有若富平者也湯雖酷烈及身蒙咎
其推賢揚善固宜有後安世履道滿而不溢賀之陰德亦有助云

張湯傳第二十九

西川屯園
氏園園南

漢書五十九

杜周傳第三十

漢書六十

杜岐公名本此

杜周南陽杜衍人也義縱為南陽太守百周為爪牙薦之張湯為
廷尉史使案邊失亡文穎曰邊卒多亡也或曰郡縣主守有所亡失也師古曰此說皆非也謂因虜人為寇而失人畜甲兵倉廩者也所論
殺甚多奏事中意任用師古曰百奏事當天子之意與減宣更為中丞者十
餘歲師古曰更互也音工衡反周少言重遲師古曰遲謂性非敏速也而內深次骨李奇曰其用法深刻至骨宣為左

內史周為廷尉其治大抵放張湯師古曰大抵大歸也而善侯司師古曰觀望天子意

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孟康曰擠音躋上所欲釋久繫待問而微見其
冤狀師古曰見顯也客有謂周曰君為天下決平不循三尺法孟康曰三尺竹簡書法律也師古

哉師古曰安猶焉也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疏為令師古曰著謂明表也疏謂分條也當時
為是何古之法乎師古曰各當其時而為是也至周為廷尉詔獄亦益多矣二千石

曰循因也順也

繫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郡吏太府舉之廷尉如淳曰郡吏太守也文

口舉之廷尉百章劾付廷尉治之也師古曰孟說非也舉皆一歲至千餘章章大者連

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里近者數百里會獄師古曰往

吏因責如章告劾師古曰皆令服罪不服呂掠笞定之師古曰定其於是聞

有逮證皆亡匿獄久者至更數赦十餘歲而相告言師古曰更歷也其

得除而久逃亡不出至於十餘歲猶相大氏盡詆呂不道呂上師古曰氏讀與抵同抵

反廷尉及中都官詔獄逮至六七萬人師古曰中都官凡京師諸官府也吏

所增加十有餘萬師古曰吏又於此外周中廢後為執金吾逐捕桑弘

羊衛皇后昆弟子刻深上呂為盡力無私遷為御史大夫始周為

廷史有一馬師古曰廷史及久任事列三公而兩子夾河為郡守家訾

累巨萬矣師古曰訾治皆酷暴唯少子延年行寬厚云

延年字幼公亦明法律昭帝初立大將軍霍光秉政呂延年三公

子吏材有餘補軍司空蘇林曰主獄官也如淳曰律始元四年益州蠻夷

反延年呂校尉將南陽士擊益州還為諫大夫左將軍上官桀父

子與蓋主燕王謀為逆亂假稻田使者燕倉知其謀呂告大司農

楊敞敞惶懼移病師古曰移病謂移書言呂語延年延年呂聞桀等伏辜

延年封為建平侯延年本大將軍霍光吏首發大姦師古曰首謂有忠

節由是擢為太僕右曹給事中光持刑罰嚴延年輔之呂寬治燕

王獄時御史大夫桑弘羊子遷亡過父故吏侯史吳師古曰姓後遷

捕得伏法會赦侯史吳自出繫獄廷尉王平與少府徐仁雜治反

事師古曰以雜皆呂為桑遷坐父謀反而侯史吳臧之非匿反者迺匿

為隨者也孟康曰言桑遷也但即呂赦令除吳罪後侍御史治實師古曰重

呂桑遷通經術知父謀反而不諫爭與反者身無異侯史吳故三

百石吏首匿遷師古曰首匿者言身為謀不與庶人匿隨從者等吳不得

桑弘羊謀反在昭帝元鳳元年此云逐捕桑弘羊疑有誤並同注家亦無發之者恐因延年首發上官桀父子大奸並誤以周為逐捕弘羊也

廷尉少府議是以此殺守法之吏以快餘憤雖無其頭其不能福流累葉矣

後下校本增優字宋無

赦奏請覆治劾廷尉少府縱反者師古曰縱放也少府徐仁卽丞相車千秋

女壻也故千秋數為侯史吳言恐光不聽千秋卽召中二千石博

士會公車門議問吳法師古曰言法律之中吳當得何罪議者知大將軍指皆執吳為

不道明日千秋封上衆議光於是呂千秋擅召中二千石呂下外

內異言張晏曰外則去疾欲盡內則為其壻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外內謂外朝及內朝也遂下廷尉平少府仁獄朝廷

皆恐丞相坐之延年迺奏記光爭呂為吏縱罪人有常法今更詆

吳為不道恐於法深師古曰詆誣也次下亦同又丞相素無所持而為好言於下

盡其素行也師古曰言非故有所執持但其素行好與在下人言議耳至擅召中二千石甚無狀師古曰無善狀

延年愚呂為丞相久故及先帝用事師古曰言在位已久是為故也非有大

故不可棄也間者民頗言獄深吏為峻詆師古曰峻謂峭刻也今丞相所議又

獄事也如是呂及丞相恐不合衆心羣下謹譏庶人私議流言四

布延年竊重將軍失此名於天下也師古曰重猶難也呂此為重事也光呂廷尉少府

李云可為蓋慈惟忠惟孝

延年有撥亂反治之功非張安世所及

弄法輕重皆論棄市而不呂及丞相終與相竟師古曰謂終丞相之身無貶黜也延年

論議持平合和朝廷皆此類也見國家承武帝奢侈師旅之後數

為大將軍光言年歲比不登流民未盡還師古曰比類也宜脩孝文時政示

呂儉約寬和順天心說民意年歲宜應師古曰言儉約寬和則豐年當應也說讀曰悅光納其言

舉賢良議罷酒榷鹽鐵皆自延年發之吏民上書言便宜有異輒

下延年平處復奏言師古曰先平處其可否然後奏言處音昌汝反可官試者至為縣令或丞相

御史除用滿歲呂狀聞或抵其罪法師古曰抵至也言事之人有姦妄者則特致之於罪法常與兩府

及廷尉分章如淳曰兩府丞相御史府也諸章有所疑使延年決之師古曰此說非也上書言事者其章或下丞相御史或付延年故云分章耳非令決疑也昭

帝末寢疾徵天下名醫延年典領方藥帝崩昌邑王卽位廢大將

軍光車騎將軍張安世與大臣議所立時宣帝養於掖廷號皇曾

孫與延年中子佗相愛善延年知曾孫德美勸光安世立焉宣帝

卽位褒賞大臣延年呂定策安宗廟益戶二千三百與始封所食

凡為太僕五年

此魏相引絕排根之過延年所以不相隨者翰仲子他早布宣帝愛善首定策耳呂成公云魏相之略猶不免于楚附惜哉

治郡不進者霍氏舊人自托於不能也

延年安世同謚可知精熾之會惟教可免

延年不絕賂遺未草昏風緩此舉真且以為保家之主矣與張氏之有臨一也

邑凡四千三百戶詔有司論定策功大司馬大將軍光功德過太

尉絳侯周勃車騎將軍安世丞相楊敞功比丞相陳平前將軍韓

增御史大夫蔡誼功比潁陰侯灌嬰太僕杜延年功比朱虛侯劉

章後將軍趙充國大司農田延年少府史樂成功比典客劉揭師古

曰據如此傳樂成姓史而霍光傳云使樂成小家子則又似姓使功臣侯表

迺云便樂成三者不同尋史使一也故當姓史或作使字而表遂誤為便耳皆封侯益土

延年為入安和備於諸事師古曰言皆明習也久典朝政上任信之出即奉駕

入給事中居九卿位十餘年賞賜賂遺訾數千萬霍光薨後子禹

與宗族謀反誅上呂延年霍氏舊人欲退之而丞相魏相奏延年

素費用事官職多姦遣吏考案但得苑馬多死官奴婢乏衣食師古

曰傳言延年身不犯法但丞相致之於罪耳延年坐免官削戶二千後數月復召拜為北地太

守延年呂故九卿外為邊吏治郡不進師古曰比於諸郡不為最也上呂璽書讓延

年師古曰讓責也延年迺選用良吏捕繫豪強郡中清靜居歲餘上使謁者

賜延年璽書黃金二十斤徙為西河太守治甚有名五鳳中徵入

為御史大夫延年居父官府不敢當舊位坐臥皆易其處是時四

夷和海內平延年視事三歲呂老病乞骸骨天子優之使光祿大

夫持節賜延年黃金百斤牛酒加致醫藥延年遂稱疾篤賜安車

駟馬罷就第師古曰安車坐乘之車也後漢輿服志云公列侯安車朱斑輪倚鹿較伏熊軾

也後數月薨謚曰敬侯子緩嗣緩少為郎本始中呂校尉從蒲類

將軍擊匈奴文穎曰趙充國也臣瓚曰征蒲類海故呂為名還為諫大夫遷上谷都尉鴈門太守

父延年薨徵視喪事拜為太常治諸陵縣每冬月封具獄日常去

酒省食師古曰獄案已具當論決之故封上官屬稱其有恩元帝初即位穀貴民流永光

中西羌反緩輒上書入錢穀呂助用前後數百萬緩六弟五人至

大官少弟熊歷五郡二千石三州牧刺史有能名唯中弟欽官不

至而最知名

呂云漢書青郡守類如此

惟兩目無見者為盲故別之曰偏盲非古今語有移轉也

欽既偏盲東都之初杜葛亦以目疾于餘年不窺京師焉延年元孫不任為吏官六不至

欽字子夏少好經書家富而目偏盲

師古曰盲目無見也偏盲者患一目也今俗迺曰兩目無見者始為盲語移轉也

故不好為吏茂陵杜鄴與欽同姓字

師古曰並字子夏

俱曰材能稱京師故

衣冠謂欽為盲杜子夏曰相別

師古曰衣冠謂士大夫也

欽惡曰疾見詆

迺為小冠高廣財二寸

師古曰財與纜同古通用字

由是京師更謂欽為小冠杜子

夏而鄴為大冠杜子夏云時帝舅大將軍王鳳曰外戚輔政求賢

知自助鳳父頃侯禁與欽兄緩相善故鳳深知欽能奏請欽為大

將軍軍武庫令職閒無事欽所好也

師古曰閒讀曰閑

欽為人深博有謀自

上為太子時曰好色聞及即位皇太后詔采良家女欽因是說大

將軍鳳曰禮壹娶九女所曰極陽數廣嗣重祖也

張晏曰陽數一三五七九九數之極也臣瓚曰

天子一娶九女夏殷之制也欽故舉前代之約曰刺今之奢也

必鄉舉求窈窕不問華色

師古曰鄉舉者博問鄉里而舉之也窈窕幽閑也窈

音丁了反窈音徒了反

所曰助德理內也姊姪雖缺不復補所曰養壽塞爭也

故后妃有貞淑之行則胤嗣有賢聖之君制

度有威儀之節則人君有壽考之福廢而不由則女德不厭

師古曰由用也

從也女德不厭言好色之甚也

女德不厭則壽命不究於高年

師古曰究竟也

書云或四三年

師古曰

書亡逸篇曰惟湛樂之從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謂逸欲過度則損壽也

言失欲之生害也

師古曰失讀曰佚佚與逸同

子五十好色未衰婦人四十容貌改前曰改前之容侍於未衰之

年而不曰禮為制則其原不可救而後俛異態後俛異態則正后

自疑而支庶有閒適之心

師古曰閒代也音居竟反適讀曰嫡次下亦同

是曰晉獻被納讒之謗

申生蒙無罪之辜

師古曰蒙亦被也

今聖主富於春秋未有適嗣方鄉術入

學

師古曰鄉讀曰嚮

未親后妃之議將軍輔政宜因始初之隆建九女之制

詳擇有行義之家求淑女之質毋必有聲色

音技能為萬世大法

師古曰惟求淑質無論美色及音聲技能如此則可為萬代法也

夫少戒之在色

師古曰論語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言好色無節則

致損敗故

小卞之作可為寒心

張晏曰刺幽王廢申后而立褒姒黜太子宜咎而立伯服也臣瓚曰小卞之詩太子之傳作也哀太子之放逐

唯將軍常曰為憂鳳白之太后太后曰為故事

愍周室之大壞也師古曰詩小雅也二說皆是卞音盤

唯將軍常曰為憂鳳白之太后太后曰為故事

大字家本南家本汪本皆作聲

聲色安漢改作色聲以注意求之良是

無有欽復重言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詩云殷監不遠在夏后氏之世師古曰犬雅蕩之詩也言殷之所監見其事不遠刺戒者至迫近而省聽者常怠忽師古曰忽忘也可不慎哉前

言九女略陳其禍福甚可悼懼竊恐將軍不深留意后妃之制夫

壽治亂存亡之端也迹三代之季世覽宗宣之饗國察近屬之符

驗章昭曰宗殷高宗也宣周宣王也皆饗國長久師古曰宗宣之禍敗曷常不由女德是

馬義章說是也近屬者謂漢家之事耳屬猶言甫爾也音之歛反禍敗曷常不由女德是

呂佩玉晏鳴關雎歎之李奇曰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知好色之

伐性短年離制度之生無厭天下將蒙化陵夷而成俗也師古曰蒙被也故

詠淑女幾呂配上師古曰關雎之詩云窈窕淑女君子好仇故云然也淑善也幾讀曰莫忠孝之篤仁厚之作

也師古曰作謂作詩也夫君親壽尊國家治安誠臣子之至願所當勉之也易

曰正其本萬物理師古曰今易無此文凡事論有疑未可立行者求之往古則

典刑無考之來今則吉凶向卒搖易之則民心惑鄭玄曰卒急也師古曰卒音千忽反若

是者誠難施也今九女之制合於往古無害於今不逆於民心至

易行也行之至有福也將軍輔政而不蚤定師古曰蚤古早字非天下之所

望也唯將軍信臣子之願念關雎之思師古曰信讀曰忠逮委政之隆及始

初清明師古曰委政之隆言天子委鳳政事權寵隆盛也始初清明天子新即位宜立法制為漢家建無窮之基誠難呂

忽不可呂遴李奇曰遴難也師古曰遴與差同鳳不能自立法度循故事而已會皇太

后女弟司馬君力蘇林曰字君力為司馬氏婦與欽兄子私通事上聞欽慙懼乞骸

骨去後有日蝕地震之變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士合陽侯梁放

舉欽欽上對曰陛下畏天命悼變異延見公卿舉直言之士將呂

求天心迹得失也師古曰觀得失之蹤迹也臣欽愚戇經術淺薄不足呂奉大對師古曰

曰大對謂對大問也臣聞日蝕地震陽微陰盛也臣者君之陰也子者父之陰

也妻者夫之陰也夷狄者中國之陰也春秋日蝕三十六地震五

師古曰解在劉向傳或夷狄侵中國或政權在臣下或婦乘夫師古曰乘陵也或臣子背

君父事雖不同其類一也臣竊觀人事呂考變異則本朝大臣無

劉氏按本云注文夫人雞鳴下更有鳴字宋初曰離下疑有脫文

宋初曰江南本背或臣背君子背父

東初曰相害南
本作于宮

亦深中成帝之
病杜欽雖在大
將軍莫府亦無
邪謀未可過手
吹求也

不自安之人外戚親屬無乖刺之心師古曰刺戾也音來曷反關東諸侯無强大之

國三垂蠻夷無逆理之節師古曰三垂謂東南西也殆為後宮師古曰殆近也何曰言之曰曰

戊申蝕時加未戊未土也土者中宮之部也其夜地震未央宮殿

中此必適妾將有爭寵相害而為患者師古曰適讀曰嫡嫡謂正后也唯陛下深戒之

變感曰類相應人事失於下變象見於上能應之曰德則異咎消

亡不能應之曰善則禍敗至高宗遭雉雉之戒飭已正事享百年

之壽殷道復興師古曰解在五行志要在所曰應之應之非誠不立非信不行

宋景公小國之諸侯耳有不忍移禍之誠出人君之言三熒惑為

之退舍張晏曰宋景公熒惑守心太史子韋請移之於大臣及國人與歲公皆不聽天感其誠熒惑為之退舍景公享延期之祚也曰陛下聖明內

推至誠深思天變何應而不感何搖而不動孔子曰仁遠乎哉師古曰

親萬事數御安車由輦道師古曰由從也親二宮之饗膳韋昭曰二宮即成太后與成帝母也師古曰熟食曰

養具食曰膳膳之言善也致晨昏之定省如此即堯舜不足與比隆咎異何足消滅

如不留聽於庶事不論材而授位殫天下之財曰奉淫侈置萬姓

之力曰從耳目師古曰殫置皆盡也從讀曰縱近諂諛之人而遠公方師古曰方正也信讒賊之

臣曰誅忠良賢俊失在巖穴大臣怨於不已師古曰失在巖穴謂隱處巖穴朝廷失之也論語稱周公謂魯

至重誠不可曰佚豫為不可曰奢泰持也師古曰為治也唯陛下忍無益之

欲曰全衆庶之命臣欽愚戇言不足采其夏上盡召直言之士詣

白虎殿對策師古曰此殿在未央宮也策曰天地之道何貴王者之法何如六經之

義何上人之行何先取人之術何曰師古曰曰用也當世之治何務各曰經

對師古曰據經義曰對欽對曰臣聞天道貴信地道貴貞師古曰貞正也不信不貞萬物

不生坐天地之所貴也王者承天地之所生理而成之昆蟲草木

靡不得其所王者法天地非仁無曰廣施非義無曰正身克已就

靡不得其所王者法天地非仁無曰廣施非義無曰正身克已就

靡不得其所王者法天地非仁無曰廣施非義無曰正身克已就

宋作晨
為是

即宋作坤

義怒且及人。師古曰：怒，仁也。言且仁愛為心，內省已志施之於人也。六經之所上也。不孝則事君不

忠。泣官不敬。師古曰：泣，臨也。戰陳無勇。朋友不信。孔子曰：孝無終始而患不

及者，未之有也。師古曰：孝經載孔子之言也。言人能終始行孝而患不及於道者，未之有也。一說行孝終始不備而患禍不及者，無此事也。孝人行

之所先也。觀本行於鄉黨，考功能於官職，達觀其所舉，富觀其所

予窮，觀其所不為，乏觀其所不取，近觀其所為，遠觀其所主。師古曰：所為主

謂託人，且為援而自進也。孔子曰：視其所言，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

哉。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廋，匿也。此言視人之所用，觀人之所從，察人之所樂，則可知其善惡，無所匿其情也。取人之術也。殷因於夏

尚質，周因於殷尚文。今漢家承周秦之敝，宜抑文尚質，廢奢長儉。

表實去偽。師古曰：長謂崇貴之也，表明也。孔子曰：惡紫之奪朱，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朱正色也，紫間色之好者也，惡其邪好

而奪正色，且喻利口之人多言少實，傾惑者也。當世治之所務也。臣竊有所憂言之，則拂心逆指

而耦意。師古曰：從順也。耦，合也。臣聞玩色無厭，必生好憎之心。好憎之心生，則愛

寵偏於一人，愛寵偏於一人，則繼嗣之路不廣，而嫉妒之心興矣。

如此，則匹婦之說不可勝也。師古曰：匹，婦人也。唯陛下純德普施，無欲是從

之，是非何足備言。師古曰：如此，則細故萬端不足憂也。欽，目前事病，賜帛罷後，為議郎復

召病免徵詣大將軍莫府。國家政謀，鳳常與欽慮之。師古曰：慮，計也。數稱達

名士王駿、韋安世、王延世等。師古曰：王駿，王陽子也。韋安世，韋賢之孫。方山之子也。王延世，即成帝時塞河隄者也。救解馮

野王、王尊、胡常之罪過，及繼功臣絕世，填撫四夷。師古曰：填，音竹刀反。當世善

政多出於欽者，見鳳專政，泰重戒之曰：昔周公身有至聖之德，屬

有叔父之親，而成王有獨見之明，無信讒之聽，然管蔡流言而周

公懼，穰侯昭王之舅也。文穎曰：穰侯魏冉也。權重於秦，威震鄰敵，有且莫偃伏

之愛。師古曰：言昭王幼少，旦夕偃伏戲弄於舅之旁側也。心不介然，有間然。范睢起徒步，由異國無

雅信。師古曰：雅，信謂素信任也。開一朝之說，而穰侯就封。師古曰：范睢為丞相，穰侯就國。及近者武安侯

欽為野王奏記，王鳳不見聽，語在馮奉世野王以京兆尹王章為以代鳳，風御史中丞劾之，欽之救鮮亦為王氏補過也。

師古曰：從讀曰縱，不縱心於所欲也。師古曰：從順也。耦，合也。師古曰：從順也。耦，合也。師古曰：從順也。耦，合也。

之見退師古曰武安侯謂田蚡也退謂請考工地益宅上效之適退之也三事之跡相去各數百歲若合符節

甚不可不察願將軍由周公之謙懼師古曰由從也用也損穰侯之威放武安

之欲毋使范雎之徒得聞其說師古曰聞音居莫反頃之復日蝕京兆尹王章

上封事求見果言鳳專權蔽主之過宜廢勿用呂應天變於是天

子感寤召見章與議欲退鳳鳳甚憂懼欽令鳳上疏謝罪乞骸骨

文指甚哀太后涕泣為不食上少而親倚鳳亦不忍廢師古曰倚復音於綺反

起鳳就位鳳心慙稱病篤欲遂退欽復說之曰將軍深悼輔政十

年變異不已故乞骸骨歸咎於身刻已自責至誠動眾愚知莫不

感傷雖然是無屬之臣執進退之分繫其去就之節者耳師古曰無屬無親屬

非主上所呂待將軍非將軍所呂報主上也昔

周公雖老猶在京師明不離成周示不忘王室也仲山父異姓之

臣無親於宣就封於齊鄧展曰詩言仲山甫徂齊者言銜命往治齊城郭也而韓詩曰為封於齊此誤耳晉灼曰韓詩誤而欽引之阿附權貴求容媚

猶嘆息永懷宿夜徘徊不忍遠去況將軍之於主上主上之與將軍哉夫欲天下治安

變異之意莫有將軍師古曰言眾人之意皆不如也主上照然知之故攀援不遣師古曰援引也

音書稱公毋困我師古曰此周書洛誥成王告周公詞也言公必須留此毋得遂去而令我困蓋成帝與鳳詔書引此言之唯將軍不

為四國流言自疑於成王呂固至忠鳳復起視事上令尚書劾奏

京兆尹章章死詔獄語在元后傳章既死眾庶冤之呂譏朝廷欽

欲救其過復說鳳曰京兆尹章所坐事密吏民見章素好言事呂

為不坐官職疑其呂日蝕見對有所言也假令章內有所犯雖陷

正法事不暴揚自京師不曉況於遠方恐天下不知章實有罪而

呂為坐言事也如是塞爭引之原損寬明之德師古曰爭引謂引事類呂諫爭也一曰下有諫爭之

言上引而納之也欽愚呂為宜因章事舉直言極諫並見郎從官展盡其意

加於往前呂明示四方使天下咸知主上聖明不呂言罪下也若

粉飾虛美遂為王氏歷世欺誣之術會既死誰復言九鼎乎僅得一疏遠之梅福而亦卒不許其假輅

如鳳由此遂退六王

氏之福欽前既進

戒於鳳豈示知其

為人復勸之固位

執至京兆尹究

死欽雖殊維無

可奈何矣

季云欽此策非

愛人以德者

呂云亡漢者杜欽

也罪甚于張禹

劉氏技本云諸本

繫下無其字

欽此策非愛以德者

呂成公云其曰夫杜

欽之喜似石頭也

也師古曰韓詩既有明文而欽引呂為喻則是其義非韓而與今

說詩者不同鄧晉諸人雖曰涉學未得專非杜氏追答韓詩也

也師古曰韓詩既有明文而欽引呂為喻則是其義非韓而與今

說詩者不同鄧晉諸人雖曰涉學未得專非杜氏追答韓詩也

也師古曰韓詩既有明文而欽引呂為喻則是其義非韓而與今

說詩者不同鄧晉諸人雖曰涉學未得專非杜氏追答韓詩也

也師古曰韓詩既有明文而欽引呂為喻則是其義非韓而與今

說詩者不同鄧晉諸人雖曰涉學未得專非杜氏追答韓詩也

詣行在所也竟何補哉

書從長所搜得則未致之業也安得便以聽請奏免

此則流言消釋疑惑者明鳳白行其策欽之補過將美皆此類也

師古曰優游不仕呂壽終欽子及昆弟支屬至二千石者且十人欽將助也

兄緩前免太常呂列侯奉朝請成帝時適薨子業嗣業有材能呂

列侯選復為太常數言得失不事權貴與丞相翟方進衛尉定陵

侯淳于長不平後業坐法免官復為函谷關都尉會定陵侯長有

罪當就國長舅紅陽侯立與業書曰誠哀老姊垂白隨無狀子出

關師古曰垂白者言白髮下垂也無狀猶言不肖願勿復用前事相侵定陵侯既出關伏罪復發

蘇林曰長與許后書也語在外戚傳下雒陽獄丞相史搜得紅陽侯書奏業聽請不敬服虔曰受

立屬請為不敬坐免就國其春丞相方進薨業上書言方進本與長深結厚

更相稱薦師古曰更音工衡反長陷大惡獨得不坐苟欲鄣塞前過不為陛下

廣持平例師古曰俱與長厚善而方進獨不坐是不平也又無恐懼之心及因時信其邪辟師古曰信讀曰

仲辟讀曰僻報睚眦怨師古曰睚音崖睚與眼也眦即昔宗謂目匡也言眾目相忤者即報之故也一說睚音五解及眦音什解及睚眦瞋目貌也兩義並通他皆類此

事大逆朋友坐免官無歸故郡者今在長者歸故郡已深一等紅

陽侯立坐子受長貨賂故就國耳非大逆也而方進復奏立黨友

後將軍朱博鉅鹿太守孫宏故少府陳咸皆免官歸咸故郡刑罰

無平在方進之筆端眾庶莫不疑惑皆言孫宏不與紅陽侯相愛

宏前為中丞時方進為御史大夫舉掾隆可侍御史師古曰御史大夫之掾也名隆宏

奏隆前奉使欺謾師古曰謾誰也音慢又音莫連反不宜執法近侍方進曰此怨宏又

方進為京兆尹時陳咸為少府在九卿高弟陛下所自知也方進

素與司直師丹相善臨御史大夫缺使丹奏咸為姦利請案驗卒

不能有所得而方進果自得御史大夫為丞相即時詆欺奏免咸

師古曰詆誣也復因紅陽侯事歸咸故郡眾入皆言國家假方進權大甚案師

丹行能無異及光祿勳許商被病殘人服虔曰殘殘也皆但呂附從方進嘗

獲尊官丹前親屬邑子丞相史能使巫下神為國求福幾獲大利

屬南採木汪本俱作大守本屬

毛莫如當作屯莫如

師古曰義讀曰莫

幸賴陛下至明遣使者毛莫如先考驗卒得其姦皆坐死

假令丹知而白之此誣罔罪也不知而白之是背經術惑左道也

師古曰左道不正之道也二者皆在大辟重於朱博孫宏陳咸所坐方進終不舉白

專作威福阿黨所厚排擠英俊師古曰排擠也音子詣反託公報私橫厲無所畏忌

師古曰縱也欲曰熏轅天下師古曰熏言熏灼之也音子詣反天下莫不望風而靡師古曰自靡猶自

尚書近臣皆結舌杜口師古曰杜塞也骨肉親屬莫不股栗師古曰言懼之甚故股戰栗也威權

泰盛而不忠信非所已安國家也今聞方進卒病死師古曰卒讀曰猝不已

尉示天下反復賞賜厚葬唯陛下深思往事已戒來今會成帝崩

哀帝即位業復上書言王氏世權日久朝無骨體之臣師古曰體亦軀字宗

室諸侯微弱與繫囚無異自佐史已上至於大吏皆權臣之黨曲

陽侯根前為三公輔政知趙昭儀殺皇子不輒白奏反與趙氏比

周恣意妄行師古曰比音頻寐反譖愬故許后被加已非罪師古曰被音皮義反誅破諸許

族敗元帝外家內嫉妬同產兄姊紅陽侯立及淳于氏師古曰兄紅陽侯立也姊淳于

長母也皆老被放棄新喋血京師威權可畏高陽侯薛宣有不養母之

名安昌侯張禹姦人之雄惑亂朝廷使先帝負謗於海內尤不可

不慎陛下初即位謙讓未皇師古曰皇暇也孤獨特立莫可據杖權臣易世

意若探湯師古曰言重難之若自手探熱湯也宜蚤已義割恩安百姓心竊見朱博忠信

勇猛材略不世出師古曰言其希有也誠國家雄俊之寶臣也宜徵博置左右

已填天下師古曰填音竹刃反此人在朝則陛下可高枕而臥矣昔諸呂欲危

劉氏賴有高祖遺臣周勃陳平尚存不者幾為姦臣笑師古曰幾音鉅依反業

又言宜為恭王立廟京師已章孝道時高昌侯董宏亦言宜尊帝

母定陶王丁后為帝太后大司空師丹等劾宏誤朝不道坐免為

庶人業復上書訟宏前後所言皆合指施行朱博果見拔用業由

是徵復為太常歲餘左遷上黨都尉會司隸奏業為太常選舉不

杖存仗

此因哀帝素惡王
或專故為此奏
請為共王立廟同也
觀其所荐者朱博
可以得其情矣

實業坐免官復就國哀帝崩王莽秉政諸前議立廟尊號者皆免

徙合浦業已前罷黜故見濶略師古曰濶畧謂寬縱不問也憂恐發病死業成帝初

尚帝妹潁邑公主主無子薨業家上書求還京師與主合葬不許

而賜諡曰荒侯傳子至孫絕初杜周武帝時徙茂陵至延年徙杜

陵云

贊曰張湯杜周並起文墨小吏致位三公列於酷吏而俱有良子

德器自過師古曰言其子德器各過二人之身爵位尊顯繼世立朝相與提衡如淳曰提衡猶言相提攜也臣

贊曰衡平也言二人齊也師古曰贊說是也至於建武杜氏爵迺獨絕師古曰建武之後張氏尚有迹

其福祚元功儒林之後莫能及也師古曰元功蕭曹張陳之屬也儒林貢薛韋匡之輩自謂唐杜苗

裔豈其然乎師古曰謂在周為唐杜氏也及欽浮沈當世好謀而成已建始之初深

陳女戒終如其言庶幾乎關雎之見微師古曰關雎國風之始言大婦之際政化所由故云見微微謂微妙也非

夫浮華博習之徒所能規也業因勢而抵隄服虔曰抵音紙隄音義謂罪敗而復抨彈之蘇秦書有此法師

古曰抵擊也隄毀也言因事形勢而擊毀之也隄音詭一說隄讀與戲同音許宜反戲亦險也言擊其危險之處鬼谷有抵戲篇也稱朱博毀師丹愛憎之議可不畏哉

自謂唐杜苗裔史家之微詞也蓋謂推其故而不得

危南宋本作隄大字本同危

張騫李廣利傳第三十一

黃東坡云張騫行險僥倖為國生事

漢書六十一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張騫漢中人也

師古曰陳壽益部耆舊傳云騫漢中成固人也

建元中為郎時匈奴降者言匈奴

破月氏王

師古曰月氏西域胡國也氏音支

曰其頭為飲器

韋昭曰飲器榼也晉灼曰飲器虎子屬也或曰飲酒之器也師古曰匈奴傳云百所破月氏王頭共飲血盃然則飲酒之器是也韋云榼音云獸子皆非也

怨匈奴無與共擊之師古曰無漢方欲事滅胡聞此言欲通使道必

更匈奴中師古曰更過也音工衡反迺募能使者騫曰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氏奴

甘父服虔曰堂邑姓也漢人其奴名甘父師古曰堂邑氏之奴本胡人各甘父下云堂邑父者蓋取主之姓曰為氏而單稱其名曰父俱出隴西徑匈奴

使吾欲使越漢肯聽我乎留騫十餘歲予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

失居匈奴西騫因與其屬亡鄉月氏師古曰屬謂同使之官屬鄉讀曰嚮西走數十日師古曰走趨也不獨知其道里多少故曰數言

至大宛大宛聞漢之饒財欲通不得見

趨也之走音奏一曰走謂奔走也讀如本字

似故班贊並稱

安溪云因持漢節不失而與騫生子與龜武相

騫喜問欲何之騫曰為漢使月氏而為匈奴所閉道今亡唯王使

人道送我師古曰道讀曰導誠得至及漢漢之賂遺王財物不可勝言大宛

曰為然遣騫為發譯道抵康居師古曰抵至也道讀曰導康居傳致大月氏大月氏

王已為胡所殺立其夫人為王既臣大夏而君之師古曰曰大夏為地臣為之作君也

肥饒少寇志安樂又自己遠遠漢殊無報胡之心師古曰下遠音千萬反騫從月

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李奇曰要領要契也師古曰李說非也要不契也領衣領也凡持衣者則執要與領言騫不能得月氏意趣無已持歸於漢故

留歲餘還並南山欲從羌中歸師古曰並音步浪反復為匈

奴所得留歲餘單于死國內亂騫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亡歸漢拜

騫太中大夫堂邑父為奉使君騫為人彊力寬大信人師古曰疆力言堅忍於事蠻

夷愛之堂邑父胡人善射窮急射禽獸給食師古曰給供也初騫行時百餘

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還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

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具為天子言其地形所有師古曰土地之形及所生之物也語皆

在西域傳騫曰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臣瓚曰邛山名生此竹高節可作杖服虔曰布細布也師古曰

邛竹杖人皆識之無假多釋而蘇林酒言節間合而體離誤後學矣問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

毒國鄧展曰毒音篤李奇曰一名天篤則浮屠胡是也師古曰即敬佛道者身毒國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

土著師古曰土著者謂有城郭常居不隨畜牧移徙也著音直畧及其下亦同與大夏同而卑溼暑熱其民乘象曰

戰師古曰象犬獸垂鼻長牙其國臨大水焉曰騫度之師古曰度計也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

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

使大夏從羌中險羌人惡之少北則為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又無

寇師古曰徑直也宜猶當也從蜀向大夏其道當直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

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俗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則大月氏康居

之屬兵彊可曰賂遺設利朝也師古曰設施也施之曰利誘令入朝誠得而曰義屬之師古

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天子欣欣曰騫

言為然迺令因蜀犍為發間使四道並出師古曰間使者求間隙而行出驢出存出

莫虛名被賢
禍由來為此數
言致敗亡者多
矣

徙印出棘師古曰皆夷種名馳音危音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閉氏祚

服虔曰漢使見閉於夷也師古曰氏與祚二種也南方閉舊昆明師古曰舊昆明亦皆夷種名也舊音先繁反昆明之屬無君

長善寇盜輒殺略漢使終莫得通然聞其西可千餘里有乘象國

名滇越服虔曰滇音顛滇鳥出其國而蜀賈聞出物者或至焉師古曰聞出物謂私往市者於是漢曰

求大夏道始通滇國初漢欲通西南夷費多罷之及騫言可曰通

大夏迺復事西南夷師古曰事謂經略通之專曰為事也騫曰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

水草處軍得曰不乏迺封騫為博望侯師古曰取其能廣博瞻望是歲元朔六年也

後二年騫為衛尉與李廣俱出右北平擊匈奴匈奴圍李將軍軍

失亡多而騫後期當斬贖為庶人是歲驃騎將軍破匈奴西邊殺

數萬人至祁連山其秋渾邪王率眾降漢而金城河西西並南山

至鹽澤空無匈奴師古曰並音步浪反匈奴時有候者到而希矣後二年漢擊

走單于於幕北天子數問騫大夏之屬騫既失侯因曰臣居匈奴

聞鳥孫王號昆莫昆莫父難兜靡本與大月氏俱在祁連焯煌

間小國也師古曰祁連山呂東焯煌呂西大月氏攻殺難兜靡奪其地人民亡走匈奴

子昆莫新生傅父布就翎侯抱亡置草中服虔曰傅父如傅母也李奇曰布就字也翎侯鳥孫官名也為昆莫

作傳父也師古曰翎侯鳥孫大臣官號其數非一亦猶漢之將軍耳而為求食還見狼乳

壯曰其父民眾與昆莫使將兵數有功時月氏已為匈奴所破西

擊塞王師古曰塞音先得反西域國名即佛經所謂釋種者塞釋聲相近本一姓耳塞王南走遠徙月氏居其地昆

莫既健自請單于報父怨遂西攻破大月氏大月氏復西走徙大

夏地昆莫略其眾因留居兵稍彊會單于死不肯復朝事匈奴匈

奴遣兵擊之不勝益曰為神而遠之師古曰遠離也音于萬反今單于新困於漢而

昆莫地空蠻夷戀故地又貪漢物誠曰此時厚賂烏孫招呂東居

故地漢遣公主為夫人結昆弟其勢宜聽師古曰言事則聽從於漢則是斷匈奴右

塞謂斷匈奴右臂者指招烏孫居祁連東

序此見漢武通西域本不為共擊匈奴騫以失職要功成之復置大夏而通鳥孫其意與遂與西京相終始焉

謂傅母之夫為傅父外商之族至今猶然

西域之開自霍去病之故於其傳終言漢武以見戲報中國以深著其罪也

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為外臣天子曰為然拜騫為中郎將將三百人馬各二匹牛羊曰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鉅萬多持節副使師古曰為騫之副而各令持節道可便遣之旁國騫既至烏孫致賜諭指師古曰曰天子意指曉告之未能得其決語在西域傳騫即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烏孫發譯道送騫師古曰道讀曰導與烏孫使數十人馬數十匹報謝師古曰與騫相隨而來報謝天子因令窺漢知其廣大騫還拜為大行歲餘騫卒後歲餘其所遣副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晉灼曰其國人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矣然騫鑿空西域道也師古曰空孔也猶言始鑿其孔穴也故此下言當空道而西域傳謂孔道也諸後使往者皆稱博望侯曰為質於外國李奇曰質信也外國由是信之其後烏孫竟與漢結婚初天子發書易鄧展曰發易書曰卜曰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馬宛馬曰天馬云而漢始發菜令居曰西臣贊曰令居縣名也

屬金城築塞西至酒泉也師古曰令音零初置酒泉郡已通西北國因益發使抵安息奄蔡犂

軒條支身毒國李奇曰軒音劇服虔曰犂軒張掖縣名也師古曰抵至也自安息已下五國皆西域胡也犂軒即大秦國也張掖驪犂縣蓋取此國為名取驪犂聲

而天子好宛馬使者相望於道一輩大者數百少者

百餘人所齎操大放博望侯時師古曰操持也所齎持謂節及幣也放依也音甫往反其後益習而

衰少焉師古曰呂其串習故不多發人漢率一歲中使者多者十餘少者五六輩遠者

八九歲近者數歲而反師古曰道遠則還遲近則來疾是時漢既滅越蜀所通西南夷

皆震請吏置牂柯越嶲益州沈黎文山郡欲地接已前通大夏李奇曰欲地界相接至大夏也

迺遣使歲十餘輩出此初郡師古曰文山郡皆復閉昆明如淳曰為昆明所閉皆復閉昆明

為所殺奪幣物於是漢發兵擊昆明斬首數萬後復遣使竟不得

通語在西南夷傳自騫開外國道曰尊貴其吏士爭上書言外國

奇怪利害求使天子為其絕遠非人所樂聽其言師古曰凡人皆不樂去故有自請為使者即聽

而遣師古曰不為限禁遠近節募吏民無問所從來師古曰不為限禁遠近雖家人私隸並許應募為具備人眾遣之曰

如此則生事外
夷無所不至矣

前漢六十一

四

各作名

廣其道來還不能無侵盜幣物及使失指師古曰垂天子指意天子為其習之

輒覆按致重罪師古曰言其串習不曰為難必當更求充使也呂激怒令贖師古曰今立功呂贖罪復求使使端

者為副故妄言無行之徒皆爭相效其使皆私縣官齎物師古曰言所齎官物

竊自用之同於私有欲賤市呂私其利師古曰所市之物得利多者不盡入官也外國亦厭漢使人人有

言輕重服虔曰漢使言於外國人人輕重不實度漢兵遠不能至師古曰度計也而禁其食物呂苦

漢使師古曰令其困苦也漢使乏絕責怨至相攻擊樓蘭姑師小國當空道師古曰

言外國利害師古曰言服之則利不討則為害皆有城邑兵弱易擊於是天子遣從票

侯破奴師古曰趙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呂擊胡胡皆去明年擊破姑

師虜樓蘭王酒泉列亭鄯至玉門矣韋昭曰玉門關在龍勒界而大宛諸國發使隨

漢使來觀漢廣大呂大鳥卵及犛犛眩人獻於漢應劭曰卵大如一二石也眩相詐惑也鄧大

后時西夷檀國來朝賀詔令為之而諫大夫陳禪曰為夷狄偽道不可施行後數日尚書陳忠素

漢舊書通知世宗時薛鞅獻見幻人天子大悅與俱巡狩遇知古有此事師古曰鳥卵如汲水之

鑿耳無一二石也應說失之眩讀與小同即今吞刀吐火植瓜種樹屠人截馬之術皆是也本從西域來天子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而漢使

窮河源其山多玉石采來臣贊曰漢使采取持來至漢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

曰昆侖云是時上方數巡狩海上迺悉從外國客大都多人過之

則散財帛賞賜厚具饒給之呂覽視漢富厚焉師古曰視讀曰示言示之令其觀覽大角

氏師古曰氏音丁禮反解在武紀出奇戲諸怪物多聚觀者師古曰聚都邑人令觀看行賞賜

酒池肉林令外國客徧觀各倉庫府臧之積欲呂見漢廣大傾駭

之師古曰見顯示及加其眩者之工而角氏奇戲歲增變其益與自此始而

外國使更來更去師古曰遞互來去前後不絕更音工衡反大宛呂西皆自恃遠尚驕恣未

可訕呂禮羈縻而使也漢使往既多其少從率進孰於天子孟康曰少從不

如計也或曰少者少年從行之微者也進孰美語如成熟也晉灼曰多進虛美之言必成之計於

天子而率不果也師古曰漢時謂隨使而出外國者為少從總言其少年而從使也從音材朋反

事見班固與弟仲升書進孰者但空進成孰之言言大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示漢使天子

率作平

既好宛馬聞之甘心師古曰志懷美悅專事求之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

請宛王貳師城善馬宛國饒漢物師古曰素有漢地財物故不貪金馬之幣相與謀曰漢去

我遠而鹽水中數有敗服虔曰水名道從水中行師古曰沙磧之中不生草木水又鹹苦即今敦煌西北惡磧者也數有敗言每自死亡也出

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且往往而絕邑師古曰言近道之處無城郭之居也乏食

者多漢使數百人為輩來常乏食死者過半是安能致大軍乎且

貳師馬宛寶馬也遂不肯予漢使漢使怒妄言椎金馬而去如淳曰馬言也

師古曰椎破金馬也椎音直追反其字從木宛中貴人怒曰師古曰中貴人漢使至輕我遣漢使去

令其東邊郁成王遮攻殺漢使取其財物天子大怒諸嘗使宛姚

定漢等言宛兵弱誠呂漢兵不過三千人強弩射之即破宛矣天

子呂嘗使浞野侯攻樓蘭呂七百騎先至虜其玉呂定漢等言為

然而欲侯寵姬李氏師古曰欲封其兄弟迺呂李廣利為將軍伐宛騫孫猛字

子游有俊才元帝時為光祿大夫使匈奴給事中為石顯所譖自

殺

李廣利女弟李夫人有寵於上產昌邑哀王太初元年呂廣利為

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呂往師古曰惡少年謂無行義者

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故浩侯王恢使道軍既西過

鹽水當道小國各堅城守不肯給食攻之不能下下者得食不下

者數日則去比至郁成士財有數千師古曰比音必寐及財與才同皆飢罷師古曰罷讀曰疲攻

郁成城郁成距之所殺傷甚眾貳師將軍與左右計至郁成尚不

能舉況至其王都乎引而還往來二歲至敦煌士不過什一二師古曰十

人之中一二人得還使使上書言道遠多乏食且士卒不患戰而患飢人少不

足呂拔宛願且罷兵益發而復往師古曰益多也天子聞之大怒使使遮玉

門關曰軍有敢入斬之貳師恐因留屯敦煌其夏漢亡浞野之兵

二萬餘於匈奴師古曰趙破奴後封浞野侯浞音士角反公卿議者皆願罷宛軍專力攻胡

惡少年本此

讀之使人悲張
騫之罪不江充也

天子業出兵誅宛宛小國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漸輕漢而宛善

馬絕不來烏孫輪臺易苦漢使晉灼曰易輕也師古曰輪臺亦國名為外國笑迺案言伐

宛尤不便者鄧光等師古曰案其罪而行罰赦囚徒扞寇盜加淳曰放囚徒使其扞御寇盜師古曰使從軍為斥候

發惡少年及邊騎歲餘而出敦煌六萬人師古曰興發部署歲餘迺得行負私從者不

與師古曰負私糧食及私從者不在六萬人數中也與讀曰豫牛十萬馬三萬匹驢橐駝巨萬數齎糧兵

弩甚設師古曰施張甚具也天下騷動轉相奉伐宛五十餘校尉宛城中無井

汲城外流水於是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呂穴其城師古曰空孔也徙其城下水者今從他道流不迫其城也空呂穴其城者圍而攻之令作孔使穿穴也下云決其水原移之又云圍其城攻之皆再敘其事也一曰既徙其水不令於城下流而因其舊引水入城之孔攻而穴之益

發戍甲卒十八萬酒泉張掖北置居延休屠巨衛酒泉如淳曰立三縣呂衛邊也或曰

置二部而發天下七科適師古曰適讀曰謫七科解在武紀及載糒給貳師師古曰糒乾飯音備轉車

人徒相連屬至敦煌師古曰屬音之欲反而拜習馬者二人為執驅馬校尉師古曰習猶便也一人為執馬校尉一人為驅馬校尉備破宛擇取其善馬云於是貳師後復行兵多所

至小國莫不迎出食給軍至輪臺輪臺不下攻數日屠之自此而

西平行至宛城師古曰平行言無寇難兵到者三萬宛兵迎擊漢兵射敗之

宛兵走入係其城貳師欲攻郁成城恐留行而令宛益生詐師古曰留止軍廢其行適先至宛決其水原移之則宛固已憂困圍其城攻之四十

餘日宛貴人謀曰王母寡匿善馬殺漢使師古曰王母寡宛王名今殺王而出善

馬漢兵宜解即不迺力戰而死未晚也宛貴人皆曰為然共殺王

其外城壞虜宛貴人勇將煎靡師古曰宛之貴人為將而勇者名煎靡也煎音子延反宛大恐走入

中城相與謀曰漢所為攻宛呂王母寡持其頭遣人使貳師約曰

漢無攻我我盡出善馬恣所取而給漢軍食即不聽我我盡殺善

馬康居之救又且至至我居內康居居外與漢軍戰孰計之何從

師古曰今貳師孰計之而欲攻戰乎欲不攻而取馬乎是時康居候視漢兵尚盛不敢進貳師聞宛城

中新得漢人知穿井而其內食尚多計呂為來誅首惡者毋寡毋

氣熱同

將字衍文如注強為之說耳下同

寡頭已至如此不許則堅守而康居候漢兵罷來救宛破漢軍必

矣師古曰罷讀曰疲軍吏皆曰為然許宛之約宛迺出其馬令漢自擇之而

多出食食漢軍師古曰下食讀曰飲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曰下牝牡三

千餘匹而立宛貴人之故時遇漢善者名昧蔡為宛王服虔曰蔡音楚言蔡師古曰昧音本末之末與盟而罷兵終不得入中城罷而引歸初貳師起敦煌西

為人多道上國不能食師古曰起發也道上國近道諸國也食讀曰飲分為數軍從南北道校尉

王申生故鴻臚壺充國等千餘人別至郁成城守不肯給食申生

去大軍二百里負而輕之師古曰負恃也特大軍之威而輕敵人攻郁成急郁成窺知申

生軍少晨用三千人攻殺申生等數人脫亡走貳師師古曰走音奏貳師令

搜粟都尉上官桀往攻破郁成降其王亡走康居桀追至康

居康居聞漢已破宛出郁成王與桀桀令四騎士縛守詣大將軍

如淳曰時多別將故謂貳師為大將軍四人相謂郁成漢所毒師古曰言毒恨今生將卒失大事師古曰

狎欲殺莫適先擊師古曰適主也無有主意尤擊者也音丁歷反上邽騎士趙弟拔劍擊斬郁成

王桀等遂追及大將軍初貳師後行天子使使告烏孫大發兵擊

宛烏孫發二千騎往持兩端不肯前貳師將軍之東師古曰東旋軍東出諸所

過小國聞宛破皆使其子弟從入貢獻見天子因為質焉軍還入

玉門者萬餘人馬千餘匹後行非乏食戰死不甚多而將吏貪不

愛卒侵牟之曰此物故者眾師古曰侵牟言如牟賊之食苗也物故謂死也解具在景紀及蘇武傳天子為萬里

而伐不錄其過迺下詔曰匈奴為害久矣今雖徙幕北與旁國謀

共要絕大月氏使遮殺中郎將江故鴈門守攘危須呂西及大宛

皆合約殺期門車令服虔曰危須國名也文穎曰漢使期門郎也車令姓名也中郎將朝及身毒國使

隔東西道貳師將軍廣利征討厥罪伐勝大宛賴天之靈從汧河

山涉流沙通西海山雪不積張晏曰是歲雪少故得往還喜得天人之應也師古曰從由也汧逆流而上也言路由山險又汧河也汧音素獲王首虜珍怪之物畢陳於闕其封廣利為

士大夫徑度師古曰言無屯難也使是歲積雪則六萬人之歸者能併一乎

六萬人生活逐者萬餘人馬三萬匹還者千餘匹年十萬驢駝駝萬數皆無存者其所得則善馬數十匹而已豈不痛哉亦非獨將吏不愛士卒以侵牟牟物故絕域往來死者必眾西域傳所載杜欽語得之

海西侯食邑八千戶又封斬郁成王者趙弟為新時侯軍正趙始

成功最多為光祿大夫上官桀敢深入為少府李哆有計謀為上

黨太守師古曰哆音昌野反軍官吏為九卿者三人諸侯相郡守二千石百餘

人千石已下千餘人奮行者官過其望孟康曰奮迅也已適過行者皆

黜其勞師古曰適讀曰謫言已罪謫而行者免其所犯不敘功勞士卒賜直四萬錢師古曰或曰他財物充之故云直伐宛再

反師古曰再反猶今言兩迴凡四歲而得罷焉後十一歲征和三年貳師復將七萬

騎出五原擊匈奴度郅居水師古曰郅音質兵敗降匈奴為單于所殺語在

匈奴傳黃東發云武帝以聲色故欲廣利以犬馬故欲兵貳師而廣利為貳師將軍焉嗚呼其失德之慘會歟

贊曰禹本紀言河出昆侖昆侖高二千五百里餘日月所相避隱

為光明也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原惡睹所謂昆侖者乎鄧展曰漢曰窮

積石積石在金城河關不言出昆侖也師古曰惡音烏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

至禹本紀山經所有放哉如淳曰放蕩逐開不可信也師古曰如說是也荀悅誤曰放為効字因解為不效蓋失之矣

昆侖析支亦禹本紀所載山川不容以無有但不知禹本紀所言耳目所相避隱近佛氏所云須彌山之說

張騫李廣利傳第三十一

馬川屯鳳尊
氏關南南

漢書六十一

司馬遷傳第三十二

漢書六十二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

張晏曰南方陽也火水配也水為陰故命南正重主天火正黎兼地職也臣瓚

曰重黎司天地之官也唐虞謂之羲和則司地者宜曰北正古文作北正師古曰瓚說非也據班氏幽通賦云黎淳耀於高辛則此為火正是也

唐虞之際紹重

黎之後使復典之至於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

甫其後也

應劭曰封為程國伯休甫字也

當宣王時官失其守而為司馬氏

師古曰失其守之職也

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間司馬氏適晉

張晏曰周惠王襄王有子頊叔帶之難故司馬氏奔晉也

晉中軍

隨會犇魏

如淳曰左氏傳晉僞使魏壽餘誘士會於秦謀而還時也師古曰犇古奔字也據春秋隨會奔秦其後自秦人魏而還晉今此言隨會奔魏司馬氏因入少梁則似謂自晉出奔魏耳但魏國在獻公時已滅為邑

而司馬氏入少梁

師古曰少梁本梁國也為秦所滅號為少梁

自司馬氏去周適晉分散或在衛或在趙或在秦其在衛者相中

山

在趙者曰傅劔論顯

服虔曰世善劔也師古曰劔論劔術之論也論來頓反

蒯瞶其後也

張晏曰司馬喜為中山相

在秦者錯與張儀爭論

應劭曰秦惠王欲伐蜀張儀曰不古曰蒯苦怪反瓚五怪反

詩常武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毛傳尹氏掌命卿士程伯休父始命為大司馬當宣王時已失典司馬之守故僅以時王所命之官別為司馬氏也

從之起兵伐蜀取之蘇林曰錯孫於是惠王使錯將兵伐蜀遂拔因而守之為郡守

師古曰錯音千古反音所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夏陽斬與武安君阬趙長平

軍文穎曰趙季成還而與之俱賜死杜郵李奇曰地名在咸陽西葬於華池灼

孫印為武信君將而徇朝歌師古曰武信君即武臣也未為趙王之前號武信諸

侯之相王王印於殷師古曰項羽漢之伐楚印歸漢曰其地為河內郡

昌生毋懌師古曰懌毋懌為漢市長毋懌生喜喜為五大夫卒皆葬

高門蘇林曰長安北門也師古曰蘇說非也高喜生談談為太史公如淳曰漢儀注

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遷死後宣帝曰其官為令行太史

公文書而已晉灼曰百官表無太史公在丞相上又衛宏所說多不實未可曰為正師古曰談為

太史令耳遷尊其父故謂之為公如說非也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師古曰即律歷志受易於楊何

師古曰何字叔元師古曰景帝時人也儒林傳謂之黃生與太史公

仕於建元元封之間愍學者不達其意而師諱師古曰諱惑也各習師法

迺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大傳曰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張

曰人傳謂易繫辭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

有省不省耳師古曰言發迹雖殊同歸於治但學嘗竊觀陰陽之術大詳而

眾忌諱使人拘而多畏李奇曰陰陽之術月令星官是然其敘四時之大順

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曰其事難盡從然其敘君

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師古曰墨者儉而難遵是

曰其事不可徧循師古曰言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

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師古曰

錄云名家者流出於禮官古者名位劉向別

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

專一動令師古曰澹形澹足萬物師古曰澹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

墨之善撮名法之要師古曰撮摠取與時遷徙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

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小而功多師古曰操執持儒者則不然曰為人

主天下之儀表也君唱臣和主先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佚師古曰佚樂也

至於大道之要字與逸同去健羨服虔曰門戶健壯也如淳曰知雄守雌是去健也不見可欲師古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去羨也晉灼曰老子曰善閉者無闕鍵嚴

君平曰折關破鍵使姦者自止服說是也師古曰黜聰明如淳曰不尚賢絕聖棄知也晉灼曰

二義並通健其偃反然今書本字皆作健字也黜聰明嚴君平曰黜聰弃明倚依太素反本歸真則理得而海內鈞也師古曰黜廢也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神形蚤衰

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師古曰蚤古早字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

四節各有教令張晏曰八位八卦位也十二度十二次也二十四節就中氣也各有禁誥月令也曰順之者昌逆之者

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

之大經也師古曰經常法弗順則無呂為天下紀綱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

失也夫儒者曰六藝為法六藝經傳曰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

當年不能究其禮師古曰究盡也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

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上堯舜言其

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椽椽不斲師古曰屋蓋曰茨茅茨呂茅覆屋也椽椽木也

茨音疾茲反椽音朱又音菜飯土簋歠土刑師古曰簋所曰盛飯也刑曰盛也土謂燒土糲梁之

食服虔曰糲粗米也張晏曰一斛粟七斗米為糲音賴師古曰食飯也藜藿之羹師古曰藜草似蓬也藿豆葉也夏日葛衣冬日鹿

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曰此為萬民率故

天下共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

難遵也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師古曰給亦足也人家家皆得足也此墨子

之所長雖百家不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壹斷於法則

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曰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

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不能改也師古曰分扶問反

名家苛察繳繞如淳曰繳繞猶纏繞也師古曰繳公鳥反使人不得反其意剗決於名時失人

情師古曰刺讀與專同又音章免反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

晉灼曰引名責實參錯交互明知事情也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師古曰無為者守靜一也無不為者

其術曰虛無為本曰因循為用師古曰

曰任自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後故能為萬物

主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因物與舍師古曰與起也舍廢也故曰聖人不

巧時變是守師古曰無機巧之心但順時也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師古曰言因百

者謂之款服虔曰款空也李奇曰聲則名也款言不聽姦迺不生賢不肖自

分白黑迺形師古曰形見也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迺合大道混混冥冥師古

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

可復合故聖人重之由此觀之神者生之本形者生之具不先定

其神形而曰我有呂治天下何由哉師古曰凡此皆言道家之教為長也太史公既掌天

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蘇林曰禹所繫龍門也師古曰龍門山其東則在

河從其耕牧河山之陽師古曰河之北山之南也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

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張晏曰禹巡狩至會稽而崩因葬焉上有孔穴民間云禹入此

之詐因名曰會稽九疑山穴九疑舜墓在焉師古曰會稽山名本草山也禹於此會諸侯

有九峰解在司馬相如傳浮沅湘師古曰沅水出群植湘水出零陵二水皆入江北涉汶泗師古曰汶泗兩水

問講業齊魯之都觀夫子遺風鄉射鄒嶧師古曰鄒縣名也嶧山名也近曲

院困蕃薛彭城師古曰蕃縣名也音皮過梁楚已歸於是遷任為郎中奉使西征

巴蜀呂南略邛笮昆明師古曰笮才各反還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

而太史公留滯周南如言曰周南洛陽也張晏曰洛陽而謂南者自陝呂東皆周南之地也不得與從事師古曰與

發憤且卒而子遷適及見父於河雒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

予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

絕於予乎汝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

而予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予死爾必為太史為太史毋忘

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

世言顯父母此孝之大也師古曰此孔子說孝經之辭也夫天下稱周公言其能論歌

衰作彙

西司馬皆奉使巴蜀

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風師古曰召讀曰邵達大王王季思慮爰及公劉曰尊

后稷也師古曰爰曰也發語辭也曰爰於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脩舊起廢論

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曰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

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壹統明主賢君忠臣義士予為太史

而不論載廢天下之文予甚懼焉爾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

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不敢闕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紬史

記石室金鑽之書如淳曰紬微舊書故事而次述之師古曰此說非也紬謂綴集之音貫鑽與墮同五年而當太初元

年李奇曰遷為太史後五年適當武帝太初元年時述史記也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歷始改建於明

堂諸神受記張晏曰呂元新改立明堂朝諸侯及邵受正朔各有山川之神故曰諸神受祀孟康曰明堂班十二月之政歷紀四時故云建於明堂諸神受記若句

子孔子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而明之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

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攘焉師古曰讓占讓字言當已述成先人之業何敢自謙當五百歲

而讓服虔曰仲舒也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為何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之董生

周道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時之不

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師古曰是非謂本其得失曰為天下儀表

貶諸侯討大夫曰達王事而已矣師古曰時諸侯僭侈大夫擅權故貶討之也貶退也討治也子曰我欲

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春秋上明三王之道

下辨人事之經絕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與師古曰與讀曰豫善善惡惡賢賢

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弊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

四時五行故長於變師古曰呂變化之道為長也長讀如本字一曰長謂崇長之也音竹兩及下皆類此禮綱紀人倫故

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

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呂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

是故禮呂節人樂呂發和書呂道事詩呂達意易呂道化春秋呂

道義師古曰道言也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張晏曰春秋萬八千字當言減

天歷始改謂自
此初用夏也

記當作祀

汪脫重句

善仲舒傳羊春秋
似非曲解按是
駢注云大史公此詳是
述董生之言仲舒自
治羊經傳凡有重
四千餘字故云其
說得之

禮記經解篇易
曰君子慎始若
高蹇謬以千里
則非獨易於
有之直云易家
別家七未及也

而云成字誤也師古曰張說非也一萬之外即萬言之故云數萬何迺忽言減乎學
百又為曲解六公羊經傳凡四萬四千餘字尤疏謬矣史遷豈謂公羊之傳為春秋乎其指數
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
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不可勝數師古曰解並察其所自皆失其本已

師古曰已故易曰差以豪釐謬以千里師古曰今之易經及彖象繫辭並無此語所
語終之辭稱易緯者則有之焉斯蓋易家之別說者也

故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漸久矣師古曰易坤有國者不

可臣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臣

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師古曰為人君

父者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師古曰蒙為人臣子不

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誅死之罪其實皆臣善為之而不知

其義師古曰其心雖善臣不知被之空言不敢辭蘇林曰趙盾不知討賊夫不通

禮義之指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師

曰為臣下所十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

者天下之大過也曰天下大過予之受而不敢辭故春秋者禮義

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

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

故作春秋垂空文曰斷禮義師古曰斷決也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

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臣何明太

史公曰唯唯否否晉灼曰唯唯謙應也否否不然余聞之先人曰處戲至

純厚作易八卦師古曰處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

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

漢興已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師

曰於歎辭也穆美也言天子有澤流罔極師古曰罔無海外殊俗重譯款塞師古曰

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師古曰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

意師古曰且士賢能矣而不用有國者恥也主上明聖德不布聞有

十年史記作年
徐廣曰天漢三年
作七為是

司之過也且余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賢大夫之業不

述墮先人所言師古曰墮毀也謂不脩之也音火規反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

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十年而遭李

陵之禍幽於纍繼師古曰纍係也繼長繩也迺喟然而歎曰是余之辜師古曰

其志之思也師古曰隱憂也音丘位反夫身虧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師古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

卒述陶唐呂來至于麟止服虔曰武帝得白麟而鑄金作麟足形作史記止於

自黃帝始師古曰遷之書序案篇各

紀第一夏本紀第二殷本紀第三周本紀第四秦本紀第五始皇

本紀第六項羽本紀第七高祖本紀第八呂后本紀第九季文本

紀第十季景本紀第十一今上本紀第十二三代世表第一十三

諸侯年表第二十六國年表第三秦楚之際月表第四漢諸侯年表

第五高祖功臣年表第六惠景間功臣年表第七建元呂來侯者

年表第八王子侯者年表第九漢興呂來將相名臣年表第十禮

書第一樂書第二律書第三歷書第四天官書第五封禪書第六

河渠書第七平準書第八吳太伯世家第一齊太公世家第二魯

周公世家第三燕召公世家第四師古曰召讀曰邵管蔡世家第五陳杞世

家第六衛康叔世家第七宋微子世家第八晉世家第九楚世家

第十越世家第十一鄭世家第十二趙世家第十三魏世家第十

四韓世家第十五田完世家第十六孔子世家第十七陳涉世家

第十八外戚世家第十九楚元王世家第二十荆燕王世家第二

十一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曹相國世

家第二十四留侯世家第二十五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絳侯世

家第二十七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五宗世家第二十九師古曰景帝子凡十

家第二十九師古曰景帝子凡十

三人爲王而母五人所生遷謂同明都爲一宗故云五宗也

三王世家第三十伯夷列傳第一管晏列傳

第二老子韓非列傳第三司馬穰苴列傳第四師古曰苴音丁問反孫子吳起

列傳第五伍子胥列傳第六仲尼弟子列傳第七商君列傳第八

蘇秦列傳第九張儀列傳第十樛里甘茂列傳第十一穰侯列傳

第十二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平原虞卿

列傳第十五孟嘗君列傳第十六魏公子列傳第十七春申君列

傳第十八范雎蔡澤列傳第十九樂毅列傳第二十廉頗藺相如

列傳第二十一田單列傳第二十二魯仲連列傳第二十三屈原

賈生列傳第二十四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刺客列傳第二十六

李斯列傳第二十七蒙恬列傳第二十八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

九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黥布列傳第三十一淮陰侯韓信列傳

第三十二韓信盧縮列傳第三十三田儋列傳第三十四樊鄴滕

灌列傳第三十五張丞相倉列傳第三十六酈生陸賈列傳第三

十七傅靳鄒成侯列傳第三十八師古曰鄒成侯周繇也鄒音普肯反又音陪劉敬叔孫通列

傳第三十九季布欒布列傳第四十爰盎朝錯列傳第四十一張

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田叔列傳第

四十四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魏其武

安列傳第四十七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

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平津主父列傳第五十一匈奴列傳第

五十二南越列傳第五十三閩越列傳第五十四朝鮮列傳第五

十五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淮南衡山

列傳第五十八循吏列傳第五十九汲鄭列傳第六十儒林列傳

第六十一酷吏列傳第六十二犬宛列傳第六十三游俠列傳第

六十四佞幸列傳第六十五滑稽列傳第六十六日者列傳第六

接迂齋曰公孫弘以
儒顯與叔孫通定
禮儀一白相似皆有
深意

十七龜策列傳第六十八貨殖列傳第六十九惟漢繼五帝末流
接三代絕業周道既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鑽

玉版圖籍散亂如淳曰玉版刻玉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倉

為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師古曰彬

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仍父子相繼纂其

職師古曰餐曰於戲師古曰於戲歎聲也於讀曰烏戲讀曰呼古字或作烏

之故司馬氏世主天官至於余平欽念哉師古曰罔羅天下放失舊

聞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三代錄秦漢上

記軒轅下至於茲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竝時異世年差不明

作十表師古曰並時則年歷差殊異禮樂損益律歷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

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幅共一轂運行

無窮孟康曰象黃帝曰下二十家也老子言車三十輻運行無窮曰象王者此也輔弼股

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曰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倣儻不令已

失時師古曰倣儻大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

萬六千五百字為太史公書序略曰拾遺補藝成一家言孟康曰說音

協六經異傳齊百家雜語臧之名山副在京師

曰埃後聖君子第七十師古曰埃遷之自敘云爾

而十篇缺有錄無書張晏曰遷沒之後亡景紀武紀

刑之後為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益州刺史任安師古曰故人者予遷

書責曰古賢臣之義遷報之曰少卿足下如淳曰少曩者辱賜書教

曰慎於接物推賢進士為務意氣勤勤懇懇師古曰懇懇若望僕不相

皆疎

兵書即謂律書
太史公自序甚明
謂失與本無者

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戰野有斬將舉旗

之功師古曰舉拔也取敵人之旗也舉音寒下之不能累日積勞取尊官厚祿曰為宗族交

遊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於此矣鄉者

僕亦嘗廁下大夫之列韋昭曰周官太史位下大夫也臣瓚曰漢太史令千石故比下大夫師古曰鄉謂曰嚮嚮曩昔時也陪外廷

末議不曰此時引維綱盡思慮今已虧形為埽除之隸在闕茸之

中師古曰闕茸狼賤也闕下也茸細毛也言非豪華也闕吐合反茸人勇反迺欲叩首信眉論列是非師古曰叩讀曰仰信讀曰伸列陳也

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師古曰羞辱也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尚何

言哉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才長無鄉曲之譽師古曰不羈言

其材質高遠不可羈繫也負者亦言無此事也主上幸曰先人之故使得奉薄技出入周衛之中

服度曰薄技薄材也師古曰周衛言衛周密也僕曰為戴盆何曰望天如淳曰頭戴盆則不得望天望天則不得戴盆事不可兼施言已方

有所造不暇備人事也師古曰言營職務其未論造書也如說失之故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

不自之材加務壹心營職曰求親媚於主上而事迺有大謬不然

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相善也趣舍異路師古曰趣所嚮也舍所廢也未嘗

銜盃酒接殷勤之歡然僕觀其為人自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

廉取予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師古曰下音胡亞反常思奮不顧身曰徇國家

之急師古曰徇從也營也其素所畜積也師古曰畜讀曰蓄僕曰為有國士之風夫人臣

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已奇矣今舉事壹不當而

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臣瓚曰媒謂適合會之孽謂為生其罪也師古曰媒如媒娉之媒孽如鞠孽之孽一曰齊人為媒也

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疆胡李奇曰挑音鈔師古曰音徒了反叩億萬之師師古曰叩讀曰似漢軍北向切

與單于連戰十餘日所殺過當師古曰率計戰士殺敵數多故云過當也虜救死扶傷

不給師古曰給猶供也旃裘之君長咸震怖迺悉徵左右賢王舉引弓之民

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

傷如積然李陵一呼勞軍師古曰呼音火故反士無不起躬流涕沫血飲泣張

以下言已非平日不慎于接物

道書即其職務下文亦自云守創也或通會以揭說也

奴南下北方地高故云然

師古曰能引弓者皆發之

空券冒白刃北首爭死敵

孟康曰沫音類李奇曰券弩弓也師古曰沫古類案類酒面也言流血在面如鹽類冒犯也首嚮也沫音呼內反字

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為之食

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

見主上慘悽怛悼誠欲効其款款之愚曰為李陵素與士大夫

絕甘分少師古曰自絕音甘而與衆人分之共同其少多也能得人之死

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富而報漢師古曰欲於匈奴立功而歸曰到國破敗之罪事已無可

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已暴於天下師古曰謂摧破匈奴之功也僕懷欲陳之而未

有路適會召問即曰此指推言師古曰指意也欲已廣主上之意塞睚

眦之辭未能盡明師古曰睚眦舉目皆也猶言顧瞻之頃也雖音厓音目才賜反明主不深曉曰為僕沮貳

師而為李陵游說師古曰沮毀壞也音才汝反遂下於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師古曰

因為誣上卒從吏議師古曰卒終也家貧財賂不足曰自

曰拳拳忠謹之貌劉向傳作倦倦字音義同耳列陳也

贖交遊莫救左右親近不為壹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深幽

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正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邪李陵

既生降隕其家聲孟康曰家世為將有名聲陵降而隕之也師古曰隕墜也音頽而僕又茸曰蠶室蘇林曰其次也若人相俾

事未易一二為俗人言也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

歷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假令

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異師古曰螻蟻蝓也螻蛄也蟻蚍蜉也音蟲之微小者螻音樓而世

又不與能死節者比師古曰與許也特曰為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

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

毛用之所趨異也師古曰趨讀曰趣趨嚮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

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誑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

箠楚受辱師古曰箠杖也音止樂反其次鬻毛髮嬰金鐵受辱師古曰嬰繞也鬻音吐計反其次毀肌

以下言己亦非隨俗流移自有足以垂榮百世者欲少卿知其心之所存勿望以不師用其說也

被字句絕功字連上四字讀

膚斷支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師古曰腐刑解在景紀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

節不可不厲也猛虎處深山百獸震恐及其在奔檻之中搖尾而

求食師古曰奔掘地曰陷獸也音不性反積威約之漸也故士有畫地為牢執不入削木

為吏議不對定計於鮮也文穎曰未遇刑自後為鮮明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

榜箠師古曰榜音彭幽於圜牆之中師古曰圜牆獄也周禮謂之圜上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

地師古曰搶千羊反視徒隸則心惕息師古曰惕懼也息喘息也何者積威約之執也及已至

此言不辱者所謂彊顏耳曷足貴乎師古曰強音其兩反且西伯伯也拘膺里

李斯相也具五刑師古曰說在刑法志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師古曰高祖為遊雲夢而信至陳上謁助見囚執械

謂程彭越張敖南鄉稱孤繫獄具罪師古曰或繫於獄或至大罪也鄉音頌曰嚮絳侯誅諸呂權

傾五伯囚於請室師古曰伯讀曰霸魏其大將也衣赭關三木師古曰三木在頸及手足李布

為朱家鉗奴灌夫受辱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

罪至囚加不能引決自財師古曰財與裁同古通用字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

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執也彊弱形也審矣曷足怪乎且人不

能蚤自財繩墨之外已稍陵夷至於鞭箠之閒迺欲引節斯不亦

遠乎古人所曰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為此也師古曰重難也夫人人情莫不貪

生惡死念親戚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師古曰言激於義理者則不顧念親戚妻子迺有

不得已也今僕不幸蚤失二親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

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師古曰勇敢之人聞

於立理未必能死名節怯懦之夫心知義則處處皆能勉勵也僕雖怯勇欲苟活師古曰勇柔弱也音人反反亦頗識去就

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累繼之辱哉師古曰湛讀曰沈累音力追反且夫臧獲婢妾猶能

引決應劭曰楊雄方言云海岱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燕之北郊民而尊婢謂之臧女而婦奴謂之獲晉灼曰臧獲敗斂所被虜獲為奴隸者師古曰應說也是也況若僕

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幽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

不盡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也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

唯倣儻非常之人稱焉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危而作春秋屈

原放逐。迺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贖脚，兵法脩列。文類曰：孫子與

龐涓學而為龐涓所斷。足師古曰：贖音頻，忍反。不韋遷蜀，世傳呂覽。蘇林曰：呂氏春秋篇名八覽六論。韓非囚秦，說難

孤憤。師古曰：說難孤憤，韓子之篇名。詩三百篇，犬氏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師古曰：氏歸也，音丁禮反。此

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師古曰：今將來之人見已志也。及如

左丘明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

以自見。師古曰：見，胡電反。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

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師古曰：稽，計也。興壞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已究天

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適會此禍，惜其不成

是已，就極刑而無愠色，僕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

大都。師古曰：其人謂能行其書者。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為

智者道，難為俗人言也。且貧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僕已口語遇

遭此禍，重為鄉黨戮笑，汙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

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已，腸一日而九回，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

則不知所如往。師古曰：如，亦往也。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霑衣也。身直為

閨閣之臣，寧得自引，深藏於巖穴邪？故且從俗浮湛，與時俯仰。師古曰：師

曰：湛，讀目沉。已通其狂惑，今少卿迺教已推賢進士，無迺與僕之私指謬

乎。師古曰：指，意也。今雖欲自彫琢。師古曰：琢，刻也，音篆。曼辭已自解。如淳曰：曼，美也。師古曰：曼音萬。無益於俗

不信，祇取辱耳。師古曰：祇，適也。要之死日，然後是非迺定，書不能盡意，故略

陳固陋。遷既死後，其書稍出，宣帝時，遷外孫平通侯揚惲祖述其

書，遂宣布焉。至王莽時，求封遷後為史通子。應劭曰：已遷世為史通子爵也。今也李奇曰：史通國子爵也。

贊曰：自古書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載籍博矣。至孔氏纂之。師古曰：纂，與撰同。

上繼唐堯，下訖秦繆，唐虞已前，雖有遺文，其語不經。師古曰：非經典所說。故言

黃帝顓頊之事，未可明也。及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而左丘明

論輯其本事，已為之傳。古曰：輯，與集同。又纂異同為國語，又有世本、錄黃

可見作史雖欲網羅放失定亦無取乎駁雜

帝曰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後七國並

服虔曰關東六國與秦七國

爭秦兼諸侯有戰國策漢興伐秦定天下有楚漢春秋

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

於天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撫傳師古曰撫拾也音之亦反分散數家之事甚

多疏略或有抵牾如淳曰牾讀曰迕相觸迕也師古曰抵牾也牾相支柱不安也牾音悟亦其涉獵者廣博貫

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閒斯曰勤矣又其是非頗繆於聖

人師古曰頗普我反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姦

雄述貨殖則崇執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楊雄博極

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

故謂之實錄師古曰實錄應劭曰言其錄事實烏呼曰遷之博物洽聞而不能自傷悼小雅

陷極刑幽而發憤書亦信矣師古曰言其錄實迹其所自傷悼小雅

巷伯之倫師古曰巷伯奄官也遇讒而作詩列在小雅其詩曰萋兮菲兮成是貝錦是也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

身難矣哉師古曰尹吉甫作燕民之詩曰美宣王而論仲山甫之德曰既明且哲曰保其身其詩列於大雅故贊云然

黃東發云遷以邁往不羣之氣無辜受辱激為文章雄視千古嗚呼亦壯矣惜乎其未聞道也

蓋吾夫子病紛者之誣民也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之哀不足以訓復約史記以修

春秋百王之大法盡在是矣今遷之所取皆吾夫子之所棄而遷文足以傳世示遠遂使里

巷不經之說間六得為萬世不利之信史斯說也間之故師席王宗論文貫云

黃東坡云觀成
太子事益知教
太子不可不謹

武五子傳第三十三

師古曰諸帝子傳皆言王而此獨云子者以廢太子在其中也

漢書六十三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孝武皇帝六男衛皇后生戾太子趙婕妤生孝昭帝王夫人生齊

懷王閔師古曰閔音宏李姬生燕刺王旦廣陵厲王胥師古曰不知官秩故云李姬諡法暴戾無親曰刺刺音來葛反

李夫人生昌邑哀王髡師古曰髡音博戾太子據元狩元年立為皇太子年

七歲矣初上年二十九廼得太子甚喜為立禱師古曰禱求子之神也解在枚臯傳使東

方朔枚臯作禱祝師古曰祝禱之祝辭少壯詔受公羊春秋師古曰少壯者言漸長大也少讀如本字又從

瑕丘江公受穀梁及冠就宮上為立博望苑師古曰取其廣博觀望也使通賓客從

其所好故多呂異端進者元鼎四年納史良娣韋昭曰良娣太子之內官也太子有妃有良娣有孺子凡

三等師古曰娣音弟產子男進號曰史皇孫張晏曰皆以舅氏姓為氏以相別也師古曰進者皇孫名武帝末衛后寵

衰江充用事充與太子及衛氏有隙師古曰充為直指使者劾太子家車行恐馳道上沒入車馬太子求充充不聽也

上晏駕後為太子所誅會巫蠱事起充因此為姦是時上春秋高

韋注即外戚傳之文

因懼并誅遂教太子
以反却夫始為身謀
不顧禍及宗社往
如此

書日

詐

意多所惡。臣為左右皆為蠱道。祝詛窮治其事。丞相公孫賀父子

陽石諸邑公主。師古曰：兩公主。及皇后弟子長平侯衛伉皆坐誅。師古曰：伉音語。

在公孫賀江充傳。充典治巫蠱。既知上意，自言宮中有蠱氣入宮

至省中壞御座掘地。上使按道侯韓說、御史章贛、黃門蘇文等助

充。師古曰：說讀曰悅，贛音貢。充遂至太子宮掘蠱，得桐木人。時上疾，辟暑甘泉宮。師古曰：辟

讀曰避。獨皇后太子在。師古曰：在京師。太子召問少傅石德。師古曰：石慶子。德懼為師傅，并

誅。因謂太子曰：「前丞相父子兩公主及衛氏皆坐此。今巫與使者

掘地得徵驗，不知巫置之邪？將實有也。無臣自明，可矯臣節收捕

充等繫獄。師古曰：矯託也。託詔命也。窮治其姦詐，且上疾在甘泉，皇后及家吏請問

皆不報。蘇林曰：家吏，皇后吏也。臣瓚曰：太子稱家吏是太子吏也。師古曰：既言皇后及家吏，此為皇后吏及太子吏耳。瓚說是也。上存亡未可知

而姦臣如此。太子將不念秦扶蘇事邪？韋昭曰：始皇死，趙高詐殺扶蘇而立胡亥也。太子急然德

言征和二年七月壬午，廼使客為使者收捕充等。按道侯說疑使

者有詭，不肯受詔。客格殺說，御史章贛被創突亡，自歸甘泉。太子

使舍人無且。師古曰：且音子，閭反。持節夜入未央宮殿，長秋門因長御倚華。鄭

曰：長音長者，如淳曰：漢儀注，女長御比侍中。皇后見姪娥以下，長御稱謝倚華字也。師古曰：倚音於綺反。具白皇后發中殿車載射士

出武庫兵發長樂宮衛告令百官曰：「江充反，廼斬充。」臣

徇炙胡巫上林中。服虔曰：作巫蠱之胡人也。炙，燒火。師古曰：胡巫受充意指，妄作蠱狀。太子特忿且欲得其情實，故以火炙之，令毒痛耳。遂部

賓客為將率與丞相劉屈氂等戰。長安中擾亂，言太子反。臣故衆

不肯附太子兵，敗亡不得。師古曰：太子出亡，而吏追捕不得也。上怒甚，群下憂懼不知所

出。師古曰：計無所出。壺關二老茂上書曰：師古曰：壺關，上黨之縣也。荀悅漢紀云：臣聞父

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安，陰陽和調，物廼茂成。

父慈母愛，室家之中子廼孝順。陰陽不和則萬物夭傷，父子不和

則室家散亡。故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雖有粟，吾豈

得而食諸？師古曰：論語云：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言父子君臣之道不立。

散作喪

燒火所燒也

則國必危亡倉廩雖多吾不得食也昔者虞舜孝之至也而不中於瞽叟師古曰中當也瞽叟舜父也言不當其意也中

音竹孝已被謗伯奇放流師古曰孝已伯奇並已解於上骨肉至親父子相疑何者積毀

之所生也由是觀之子無不孝而父有不察今皇太子為漢適嗣

師古曰適讀曰嫡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

之人閭閻之隸臣耳師古曰隸賤也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臣迫蹙皇

太子師古曰蹙音千六反造飾姦詐羣邪錯謬是以親戚之路鬲塞而不通師古曰

曰蹙與隔同太子進則不得上見退則困於亂臣獨冤結而亡告不忍忿

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逋逃師古曰逋逃亡也子盜父兵官救難自免耳臣竊

臣為無邪心詩云營營青蠅止于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

極交亂四國師古曰小雅青蠅之詩也營營往來之貌也藩籬也愷悌易也言青蠅來往止於藩籬變白作黑讒人構毀間親令疏樂易之君子不當信用若讒言無極

則四國亦以交亂宜深察也往者江充讒殺趙太子天下莫不聞其罪固宜師古曰充宜得罪也

陛下不省察深過太子師古曰以太子為罪過而深責之發盛怒舉大兵而求之三公

自將智者不敢言辯士不敢說臣竊痛之臣聞子胥盡忠而忘其

號師古曰忘亡也吳王殺之被以惡名失其善稱號比干盡仁而遺其身師古曰比干殷之賢臣以道諫紂紂怒殺之而剖其心也忠臣

竭誠不顧鈇鉞之誅師古曰鈇所以砍人如今整刃也音膚臣陳其愚志在匡君安社稷也

師古曰匡正也正其失也詩云取彼譖人投畀豺虎師古曰小雅巷伯之詩也言譖讒之人誠可疾惡願投與猛獸食之畀音必寐反唯

陛下寬心慰意少察所親師古曰父子之道人性之親也毋患太子之非亟罷甲兵無

令太子久云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臣不勝惓惓師古曰惓讀曰拳解在劉向傳出一旦之命待罪建

章闕下書奏天子感寤太子之亡也東至湖師古曰湖縣名今魏州屬鄉湖城二縣皆其地也臧

匿泉鳩里師古曰泉鳩水今在閩鄉縣東南十五里見有戾太子冢家在澗東也主人家貧常賣屨以給太子太

子有故人在湖聞其富贍使人呼之師古曰贍足也而發覺吏圍捕太子太

子自度不得脫師古曰度音大各反即入室距戶自經山陽男子張富昌為李

足蹋開戶新安令史李壽趨抱解太子主人公遂格鬪死皇孫二

人皆并遇害上既傷太子廼下詔曰蓋行疑賞所臣申信也其封

李壽為邗侯韋昭曰邗在河內師古曰為其解救太子也邗音大張富昌為題侯孟康曰縣名也晉灼曰地理志無也功臣表食邑鉅鹿師

古曰晉說是也久之巫蠱事多不信上知太子惶恐無他意而車千秋復訟

太子寃上遂擢千秋為丞相而族滅江充家焚蘇文於橫橋上師古曰橫

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師古曰言已望而思之庶太子之魂歸來也其臺在今湖

城縣之西闕鄉音光師古曰即及泉鳩里加兵刃於太子者初為北地太守後族上憐

尚焉及太子敗皆同時遇害衛史良娣葬長安城南史皇孫皇

孫妃王夫人及皇女孫葬廣明蘇林曰苑名也皇孫二人隨太子者與太子

并葬湖師古曰今太子冢北有二冢相次則二皇孫也太子有遺孫一人史皇孫子王夫人男年

十八即尊位是為孝宣帝帝初即位帝詔曰故皇太子在湖未有

號諡歲時祠其議諡置園邑有司奏請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也故

降其父母不得祭師古曰謂本生之父母也尊祖之義也陛下為孝昭帝後承祖宗

之祀制禮不踰閑師古曰閑猶限也謹行視孝昭帝所為故皇太子起位在

湖文穎曰位冢位也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史良娣冢在博望苑北親史皇孫位在廣明郭北

如淳曰親謂父也諡法曰諡者行之迹也愚以為親諡宜曰悼皇母曰悼后

比諸侯王園置奉邑三百家故皇太子諡曰戾置奉邑二百家史

良娣曰戾夫人置守冢三十家園置長丞周衛奉守如法呂湖闕

鄉邪里聚為戾園孟康曰闕古闕字從門中曼建安中正作闕師古曰曼舉目使人也曼音許密反闕字本從曼其後轉訛誤遂作門中受耳而郭璞通音汝授

反蓋天理遠耳長安白亭東為戾后園廣明成鄉為悼園皆改葬焉後八歲

有司復言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呂天子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

立廟因園為寢呂時薦享焉益奉園民滿千六百家呂為奉明縣

尊戾夫人曰戾后置園奉邑及益戾園各滿三百家

齊襄王閔與燕王旦廣陵王胥同日立皆賜策各呂國土風俗申

戒焉曰惟元狩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師古曰張湯廟立子

閔為齊王師古曰於廟授策也曰烏呼小子閔受茲青社張晏曰王者以五色土為太社封四方諸侯各以其方色上與

之宜以白茅歸以立社朕承天序惟稽古建爾國家師古曰言考於古道而立子為王封于東土世為

漢藩輔烏呼念哉其朕之詔師古曰其讀曰恭言敬聽我詔惟命不于常師古曰言皇天無

得之惡則失之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俾君子怠師古曰言人若好德則能明顯有光輝若不圖於義

則君子懈怠無歸附之者圖謀也俛使也悉爾心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師古曰能盡爾心信執中祿者也厥有

愆不臧迺凶于乃國而害于爾躬師古曰臧善也乃汝也嗚呼保國人民可不敬

與王其戒之師古曰保安也又治也與讀曰歟閔母王夫人有寵閔尤愛幸立八年薨

無子國除

燕刺王旦賜策曰嗚呼小子旦受茲玄社建爾國家封于北土世

為漢藩輔嗚呼薰鬻氏虐老獸心呂姦巧邊眈服虔曰薰鬻堯時匈奴號也孟康曰眈音萌師古曰

虐老謂以壯而食甘肥賤者老而與粗而惡也獸心言貪暴而無仁義也眈庶人薰音勳鬻音育朕命將率徂征厥罪師古曰徂往也萬夫

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帥張晏曰時所獲帥也降旗奔師如淳曰昆邪王偃其旗鼓而來降也薰鬻徙

域張晏曰匈奴徒東北州呂安孟康曰古綴字也臣贊曰安安也悉爾心毋作怨毋作棗

德服虔曰棗薄也師古曰棗古匪字也匪非也毋迺廢備師古曰禦邊之備不可廢非教士不得從徵張晏曰士不素

主其戒之旦壯大就國為人辯略博學經書雜說好星歷數術倡

優射獵之事招致游士及衛太子敗齊懷王又薨旦自己次第當

立上書求入宿衛上怒下其使獄後坐臧匿亡命削良鄉安次文

安三縣武帝由是惡旦後遂立少子為太子帝崩太子立是為孝

昭帝賜諸侯王璽書旦得書不肯哭曰璽書封小張晏曰文少則封小京師疑

有變遣幸臣壽西長孫縱之王孺等之長安師古曰因之往也呂問禮儀為名

王孺見執金吾廣義師古曰郭廣義問帝崩所病師古曰因何病而崩立者誰子年幾歲

廣意言待詔五存宮師古曰存讀與存同宮中謹言帝崩諸將軍共立太子為

帝年八九歲葬時不出臨師古曰臨音力禁反歸以報王王曰上棄羣臣無語

言蓋主又不得見甚可怪也復遣中大夫至京師上書言竊見孝

武皇帝躬聖道孝宗廟慈愛骨肉和集兆民德配天地明並日月

威武洋溢師古曰洋溢言盛多也洋音美遠方執寶而朝增郡數十斥地且倍師古曰封斥開也封

泰山禪梁父巡狩天下遠方珍物陳于太廟德甚休盛師古曰休美也請立

廟郡國奏報聞時大將軍霍光秉政褒賜燕王錢三十萬益封萬

三千戶旦怒曰我當為帝何賜也遂與宗室中山哀王子劉長齊

孝王孫劉澤等結謀詐言曰武帝時受詔得職吏事修武備備非

常如淳曰諸侯不得治民與職事是以為詐言受詔得知職事發兵為備也長於是為旦命令羣臣曰寡人賴先帝

休德師古曰休美也獲奉北藩親受明詔職吏事領庫兵飭武備師古曰飭讀與救同飭整也

任重職大夙夜兢兢子大夫將何曰規佐寡人且燕國雖小成周

之建國也師古曰自周以來則為燕國言以久遠上自召公下及昭襄師古曰召公謂召公奭也昭襄六國時燕之二王也召讀曰邵

于今千載豈可謂無賢哉寡人束帶聽朝三十餘年曾無聞焉其

者寡人之不及與師古曰與讀曰歟意亦子大夫之思有所不至乎其咎安

在方今寡人欲矯邪防非章聞揚和師古曰矯正也章表也橋與矯同其字從手也撫慰百姓移

風易俗厥路何由子大夫其各悉心曰對寡人將察焉羣臣皆免

冠謝郎中成軫謂旦曰大王失職獨可起而索不可坐而得也師古曰失

職謂當為漢嗣而不被用也索求也大王壹起國中雖女子皆奮臂隨大王旦曰前高后

時偽立子弘為皇帝諸侯交手事之八年師古曰交手謂拱手也呂太后崩大臣

誅諸呂迎立文帝天下迺知非孝惠子也我親武帝長子反不得

立上書請立廟又不聽立者疑非劉氏即與劉澤謀為姦書言少

帝非武帝子大臣所共立天下宜共伐之使人傳行郡國以搖動

百姓澤謀歸發兵臨淄與燕王俱起旦遂招來郡國姦人賦斂銅

鐵作甲兵數閱其車騎材官卒建旌旗鼓車旄頭先毆師古曰毆與驅同郎

中侍從者著貂羽黃金附蟬音灼曰以翠羽飾冠也師古曰貂羽以貂尾為冠之羽也附蟬謂金蟬以附冠前也凡此旄頭先驅天子之制而貂羽附蟬又天子侍中之飾王僭為之皆號侍中旦從相中尉呂下勒車騎發民會圍大

...

三五武帝時生區區命則
良鄉安次文安三縣是文
安已不屬于燕又云昭帝
立益封萬三千戶然則
文安之仍屬于燕必在
益封之後亭林云

獵文安縣呂講士馬須期日師古曰講習也須待也郎中韓義等數諫旦旦殺義

等凡十五人會餅侯劉成知澤等謀師古曰餅侯菑川靖王子也餅步丁反告之青州刺史

雋不疑不疑收捕澤以聞天子遣大鴻臚丞治連引燕王有詔勿

治而劉澤等皆伏誅益封餅侯久之旦姊鄂邑蓋長公主張晏曰食邑鄂蓋侯

權有隙皆知旦怨光即私與燕交通旦遣孫縱之等前後十餘輩

賈金寶走馬師古曰走馬馬之善走者賂遺蓋主上官桀及御史大夫桑弘羊等

皆與交通數記疏光過失與旦令上書告之桀欲從中下其章師古曰下音

旦聞之喜上疏曰昔秦據南面之位制一世之命威服四夷

輕弱骨肉顯重異族廢道任刑無恩宗室其後尉佗入南夷陳涉

呼楚澤師古曰呼音火故反近狎作亂內外俱發師古曰狎習也近習之人謂趙高也趙氏無炊火焉

高皇帝覽蹤迹觀得失見秦建本非是故改其路

規土連城布王子孫師古曰規畫也是呂支葉扶疏異姓不得聞也師古曰聞音工覓反

今陛下承明繼成師古曰承聖明之後繼已成之業委任公卿羣臣連與成朋非毀宗

室師古曰與謂黨與也膚受之愬日騁於廷惡吏廢法立威主恩不及下究師古曰究究竟也言不終竟於下

臣聞武帝使中郎將蘇武使匈奴見留二十年不降還置

為典屬國師古曰為音佩今大將軍長史敞無勞為搜粟都尉師古曰楊敞也又將軍

都郎羽林張晏曰都試郎羽林也師古曰都大也謂大會試之漢光祿掌令諸當試者不會都所免之道上移蹕如淳曰移猶傳也太官

先置師古曰昭紀云詐令人為燕王且上書又云王曰朕知此書詐也將軍都郎屬耳燕王何以得知之而此傳乃云且自上疏此下又云帝覺有詐遂親信光參錯不同疑此傳為誤

臣且願歸符璽入宿衛察姦臣之變是時昭帝年十四覺其有詐

遂親信霍光而疏上官桀等桀等因謀其殺光廢帝迎立燕王為

天子且置驛書往來相報許立桀為王外連郡國豪桀且千數且

呂語相平平曰大王前與劉澤結謀事未成而發覺者呂劉澤素

夸好侵陵也平聞左將軍素輕易車騎將軍少而驕臣恐其如劉

澤時不能成又恐既成反大王也且曰前日一男子詣闕自謂故

太子長安中民趣鄉之師古曰鄉讀曰嚮正謹不可止師古曰人衆既多故謹謹也大將軍恐

出兵陳之以自備耳我帝長子天下所信何憂見反後謂羣臣益

主報言獨患大將軍與右將軍王莽張晏曰大水人也字稚叔今右將軍物故師古曰謂死也

丞相病幸事必成徵不久令羣臣皆裝是時天雨虹下屬宮中師古曰謂死也

鬪死鼠舞殿端門中師古曰端門正門也殿上戶自閉不可開天火燒城門大

風壞宮城樓折拔樹木流星下墮后妃呂下皆恐王驚病使人祠

葭水台水晉灼曰地理志葭水在黃平南和台水在鴈門師古曰葭音家台音怡王客呂廣等知星為王言當有

兵圍城期在九月十月漢當有大臣戮死者語具在五行志王愈

憂恐謂廣等曰謀事不成妖祥數見兵氣且至奈何會蓋主舍人

父燕倉知其謀告之由是發覺丞相賜璽書部中二千石逐捕孫

縱之及左將軍桀等皆伏誅且聞之召相平曰事敗遂發兵乎平

曰左將軍已死百姓皆知之不可發也王憂懣師古曰懣音滿又音悶解在司馬遷傳置酒

萬載宮會賓客羣臣妃妾坐飲王自歌曰歸空城兮狗不吠雞不

鳴橫術何廣廣兮固知國中之無人蘇林曰廣音曠臣瓚曰術道路也師古曰廣讀如本字此歌意言身死之後國當空也

華容夫人起舞曰髮紛紛兮寘渠孟康曰寘音真髮歷繫挂岸也臣瓚曰寘寒溝渠師古曰贊說是也寘音徒十反骨

籍籍兮二居師古曰籍籍從橫貌也居處也母求死子兮妻求死夫裴回兩渠間兮君

子獨安居師古曰置酒之宮池沼所在其間有渠故即其所見以為歌辭也坐者皆泣有赦令到王讀之曰

嗟乎獨赦吏民不赦我因迎后姬諸夫人之明光殿王曰老虜曹

為事當族師古曰曹輩也欲自殺左右曰黨得削國師古曰黨音他朗反幸不死后姬夫

人共啼泣止王會天子使使者賜燕王璽書曰昔高皇帝王天下

建立子弟以藩屏社稷先日諸呂陰謀大逆劉氏不絕若髮賴絳

侯等誅討賊亂尊立孝文呂安宗廟非呂中外有人表裏相應故

當此之時頭
如蓬葆不
如蓬草羽葆也師
古曰草叢生曰葆
音保。恐頭久不
上尚脫某入曰字

邪樊鄴曹灌攜劔推鋒師古曰樊喻鄴從高帝墜菑除害耘鋤海內師古

勞裂地而王之。分財而賜之。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今王骨肉至親。

敵吾一體師古曰言若迺與他姓異族謀害社稷親其所疏疏其所親

有逆悖之心無忠愛之義如使古人有知當何面目復舉齊耐見

高祖之廟乎師古曰古且得書曰符璽屬醫工長師古曰屬委也醫工長王

謝相二千石奉事不謹死矣即自絞后夫人隨且自殺者二

十餘人天子加恩赦王太子建為庶人賜且諡曰刺玉且立三十

八年而誅國除後六年宣帝即位封且兩子慶為新昌侯賢為定

安侯又立故太子建是為廣陽頃王二十九年薨子穆王舜嗣二

十一年薨子思王璜嗣二十年薨子嘉嗣王莽時皆廢漢藩王為

家人嘉獨以獻符命封扶美侯賜姓王氏

廣陵厲王胥賜策曰嗚呼小子胥受茲赤社建爾國家封于南土

世世為漢藩輔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

保疆李奇曰三代要服不及以正師古曰要服次荒服之內嗚呼悉爾心祇

祇兢兢迺惠迺順師古曰祇祇敬也兢兢慎也毋桐好逸毋邇宵人應劭曰無

惟法惟則師古曰言書云臣不作福不作威師古

空手搏熊羆猛獸動作無法度故終不得為漢嗣

昭帝初立益封胥萬三千戶元鳳中入朝復益萬戶賜錢二千萬

黃金二千斤安車駟馬寶劔及宣帝即位封胥四子聖曾寶昌皆

為列侯又立胥小子弘為高密王所自褒賞甚厚始昭帝時胥見

上年少無子有覬欲心師古曰而楚地巫鬼師古曰言其土俗胥迎女巫

李女須使下神祝詛師古曰女須女須泣曰孝武帝下我左右皆服師古

伏

伏

女須云武帝神下故伏而聽之言吾必令胥為天子胥多賜女須錢使禱巫山師古曰即楚地之巫山也

會昭帝崩胥曰女須良巫也殺牛塞禱師古曰以為禱祝詛而崩也塞音先代反及昌邑王

徵復使巫祝詛之後王廢胥滯信女須等師古曰滯古浸字也滯漸也益也數賜予錢

物宣帝即位胥曰太子孫何以反得立復令女須祝詛如前又胥

女為楚王延壽后弟婦數相餽遺通私書師古曰餽亦饋字後延壽坐謀反

誅辭連及胥有詔勿治賜胥黃金前後五千斤它器物甚眾胥又

聞漢立太子謂姬南等曰我終不得立矣迺止不詛後胥子南利

侯寶坐殺人奪爵還歸廣陵與胥姬左修姦事發覺繫獄棄市相

勝之奏奪王射陂草田曰賦貧民張晏曰射水之陂在射陽縣奏可胥復使巫祝詛

如前胥宮園中棗樹生十餘莖莖正赤葉白如素池水變赤魚死

有鼠晝立舞王后廷中胥謂姬南等曰棗水魚鼠之怪甚可惡也

居數月祝詛事發覺有司按驗胥惶恐藥殺巫及宮人二十餘人

呂絕口公卿請誅胥天子遣廷尉大鴻臚即訊師古曰訊就問也胥謝曰罪死

有餘誠皆有之師古曰誠實也事久遠請歸思念具對胥既見使者還置酒

顯陽殿召太子霸及子女董訾胡生等夜飲師古曰董訾胡生皆女名使所幸八子

郭昭君家人子趙左君等鼓瑟歌舞師古曰八子姬妾之秩號也家人子無官秩者也王自歌曰

欲久生兮無終長不樂兮安窮師古曰人所以欲久生者貴其安豫無有終極而我在生長不歡樂焉用窮盡年壽也奉天

期兮不得須臾張晏曰奉天子期當死不得復延年千里馬兮駐待路張晏曰一卿亭驛待以答詔命黃泉下

兮幽深人生要死何為苦心師古曰言人生必當有死無假勞心懷悲戚何用為樂心所喜出

入無惊為樂韋昭曰惊亦樂也音裁宗反亟數亦疾也謂不久也人生以何為樂但以心志所喜好耳今我出入皆無歡怡不得久長也喜音許吏反亟音丘

反高里召兮郭門闕師古曰高里死人里死不得取代庸身自逝師古曰言死當自去不

也逝合韻音上列反左右悉更涕泣奏酒師古曰更互也奏進也更音工衡反至雞鳴時罷胥謂太子霸

曰上遇我厚今負之甚我死骸骨當暴幸而得葬薄之無厚也即

以綬自殺死及八子郭昭君等二人皆自殺天子加恩赦王諸子

太子止有妃良娣孺子三等皇孫止名家人子今滿國乃真子之號未詳

亭林云千里馬言神魂飛揚將乘此馬而遠遁千里之外異以為驛馬非

皆為庶人賜諡曰厲王立六十四年而誅國除後七年元帝復立
胥太子霸是為孝王十三年薨子其王意嗣師古曰其二年薨子哀
王護嗣十六年薨無子絕後六年成帝復立孝王子子守是為靖王
立二十年薨子宏嗣王莽時絕初高密哀王弘本始元年呂廣陵
王胥少子立九年薨子頃王章嗣二十二年薨子懷王寬嗣十一
年薨子慎嗣王莽時絕

昌邑哀王體天漢四年立十一年薨子賀嗣立十三年昭帝崩無

嗣大將軍霍光徵王賀典喪師古曰今為喪主璽書曰制詔昌邑王師古曰太

使行大鴻臚事少府樂成師古曰史樂成宗正德光祿大夫吉師古曰丙吉也中郎將

利漢師古曰不知姓徵王乘七乘傳詣長安邸夜漏未盡一刻呂火發書其

日中賀發晡時至定陶行百三十五里侍從者馬死相望於道郎

中令龔遂諫王令還郎謁者五十餘人賀到濟陽求長鳴雞師古曰鳴聲長

者道買積竹杖文類曰合竹作杖也過弘農使大奴善呂衣車載女子師古曰凡言大奴者謂奴

之尤長大者也至湖師古曰湖縣使者呂讓相安樂張晏曰使者長安使人也師古曰讓責也安樂告遂遂入

問賀賀曰無有遂曰即無有何愛一善呂毀行義請收屬吏師古曰以善付

吏也屬音之欲反其下亦同呂湔洒大王師古曰湔滌也洒濯也前音子顛反洒音先禮反即粹善屬衛士長行法

師古曰粹持頭也衛士長主衛之官粹音材兀反賀到霸上大鴻臚郊迎騶奉乘輿車王使僕壽

成御郎中令遂參乘旦至廣明東都門遂曰禮奔喪望見國都哭

此長安東郭門也賀曰我嗌痛不能哭師古曰嗌喉咽也音益至城門遂復言賀

曰城門與郭門等耳且至未央宮東闕遂曰昌邑帳在是闕外馳

道北文類曰弔喪帳也師古曰是謂此未至帳所有南北行道馬足未至數步大王宜下

車鄉闕西面伏哭盡哀止師古曰鄉讀曰嚮王曰諾到哭如儀王受皇帝璽

綬襲尊號即位二十七日行淫亂大將軍光與羣臣議曰孝昭皇

后廢賀歸故國賜湯沐邑二千戶故王家財物皆與賀及哀王女

止謂昌邑帳中

四人各賜湯沐邑千戶語在霍光傳國除為山陽郡初賀在國時
數有怪嘗見白犬高三尺無頭其頸以下似人而冠方山冠後見
熊左右皆莫見又大鳥飛集宮中王知惡之輒呂問郎中令遂遂
為言其故語在五行志王叩天歎曰不祥何為數來師古曰叩遂叩
頭曰臣不敢隱忠數言危亡之戒大王不說師古曰說夫國之存亡
豈在臣言哉願王內自揆度師古曰度大王誦詩三百五篇人事決
王道備師古曰決微王之所行中詩一篇何等也師古曰言王所行皆不合法度
竹仲反大王位為諸侯王行汙于庶人師古曰汙濁穢呂存難呂亡易宜深察
之後又血汙王坐席王問遂遂叫然號曰宮空不久祇祥數至血
者陰憂象也宜畏慎自省賀終不改節居無何徵既即位後王夢
青蠅之矢積西階東可五六石呂屋版瓦覆師古曰版發視之青蠅
矢也呂問遂遂曰陛下之詩不云乎蘇林曰猶言陛下所讀之詩也營營青蠅至于藩

愷悌君子毋信讒言

師古曰已

陛下左側讒人衆多如是青蠅惡矣

師古曰惡即矢也越王句踐為吳王嘗惡亦其義也

宜進先帝大臣子孫親近呂為左右如不忍昌

邑故人

師古曰如若也不忍謂不能疏遠也

信用讒諛必有凶咎願詭禍為福皆放逐之

師古曰詭猶反

臣當先逐矣賀不用其言卒至於廢大將軍光更尊立武帝

曾孫是為孝宣帝即位心內忌賀元康二年遣使者賜山陽太守

張敞璽書曰制詔山陽太守其謹備盜賊察往來過客毋下所賜

書師古曰密令警

敞於是條奏賀居處著其廢亡之效師古曰

曰臣敞地

節三年五月視事故昌邑王居故宮奴婢在中者百八十三人閉

大門開小門廉吏一人為領錢物市買朝內食物師古曰每

它不得

出入

師古曰食物之外皆不得要有出入

督盜一人別主徼循察往來者以王家錢取卒迺

宮清中備盜賊

李奇曰迺遮也鄧展曰令其宮中清靖不得妄有異人也師古曰以王家錢顧人為卒也

臣敞數遣丞吏行

察師古曰行音下更反

四年九月中臣敞入視居處狀故王年二十六七為人

青黑色小目鼻末銳鼻少須眉身體長大疾瘳行步不便師古曰瘳風痺疾也

音人衣短衣大袴冠惠文冠蘇林曰治獄法冠也孟康曰今侍中所著也服虔曰武冠也或曰趙惠文王所服故曰惠文晉灼曰柱後惠文法冠也但言惠文侍中冠孟說是也

佩玉環簪筆持牘趨謁師古曰簪筆挿筆於首也牘木簡也臣敞與坐語中庭

閱妻子奴婢臣敞欲動觀其意即已惡鳥感之曰昌邑多梟故王

應曰然前賀西至長安殊無梟復來東至濟陽迺復聞梟聲臣敞

閱至子女持轡師古曰賀之子女各持轡故王跪曰持轡母嚴長孫女也臣敞故知

執金吾嚴延年字長孫女羅紉師古曰羅紉其名也紉音敷前為故王妻察故王衣

服言語跪起清狂不惠蘇林曰凡狂者陰陽脈盡今此人不狂似狂者故言清狂也或曰色理青徐而心不慧曰清狂清狂如今曰癡也妻十

六人子二十二二人其十一人男十一人女昧死奏各籍及奴婢財

物簿臣敞前書言昌邑哀王歌舞者張修等十人無子又非姬但

良人無官名王薨當罷歸太傅豹等擅留昌為哀王園中人所不

當得為師古曰於法不當然請罷歸故王聞之曰中人守園疾者當勿治相殺

傷者當勿法欲令亟死太守奈何而欲罷之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其天資喜由

亂亡終不見仁義如此師古曰喜好也由從也喜音許吏反後丞相御史臣敞書聞奏

可皆已遣上由此知賀不足忌其明年春迺下詔曰蓋聞象有罪

舜封之骨肉之親析而不殊師古曰析分也殊絕也其封故昌邑王賀為海昏侯

食邑四千戶師古曰海昏豫章之縣侍中衛尉金安上上書言賀天之所棄陛下

至仁復封為列侯賀嚚頑放廢之人不宜得奉宗廟朝聘之禮奏

可賀就國豫章數年揚州刺史柯奏賀師古曰柯者刺史之名也與故太守卒史孫

萬世交通萬世問賀前見廢時何不堅守毋出宮斬大將軍而聽

人奪璽綬乎賀曰然失之萬世又已賀且王豫章不久為列侯賀

曰且然師古曰謂亦將如此非所宜言有司按驗請逮捕制曰削戶三千後薨

豫章太守廖奏言舜封象於有鼻師古曰廖太守名也有鼻在零陵今鼻亭是也廖音聊死不為置

後以為暴亂之人不宜為太祖師古曰謂國之始祖海昏侯賀死上當為後者

柯廖皆刻薄小
人不知國體治
以重無告取媚于
上元帝復封賀
後善其加賀不堪
主下身既廢黜
請則何罪并斬
其一國之祀也

海昏之嗣歷王莽至
中興不絕異哉

舉秦以見漢之得
禍未極猶有倚焉痛
其詞以著戒也

此等名理
元氣所結
必不可磨
滅

子充國師古曰上謂由充國死復上弟奉親奉親復死是天絕之也

下聖仁於賀甚厚雖舜於象無呂加也宜呂禮絕賀呂奉天意願

下有司議議皆呂為不宜為立嗣國除元帝即位復封賀子代宗

為海昏侯傳子至孫今見為侯

贊曰巫蠱之禍豈不哀哉此不唯一江充之辜亦有天時非人力

所致焉建元六年蚩尤之旗見其長竟天後遂命將出征略取河

南建置朔方其春戾太子生自是之後師行三十年兵所誅屠夷

滅死者不可勝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師古曰儂儂太子

子父皆敗故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何獨一嬰臣哉秦始皇即

位三十九年內平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暴骨長城之下頭

盧相屬於道師古曰盧額骨也不一日而無兵由是山東之難興四方

潰而逆秦秦將吏外畔賊臣內發亂作蕭牆禍成二世師古曰蕭牆謂

行故曰兵猶火也弗戢必自焚師古曰左傳隱四年衛有州吁之亂公問於衆仲曰

可妄動久而不戢則自焚燒戢斂也信矣是曰倉頡作書止戈為武師古曰武字從止聖人以

武禁暴整亂止息干戈非呂為殘而興縱之也易曰天之所助者

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君子履信思順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師古曰

師古曰故車千秋指明蠱情章太子之冤千秋材知未必能過人也

已其銷惡運遇亂原師古曰遇止因衰激極道迎善氣師古曰激去至極之災

日傳得天人之祐助師古曰

黃三守會稽數年
不聞問其才可
知徒以押闔取寵
以押闔誅

吳人舉賢良自助始

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第二十四上

師古曰分嚴安以後為下卷

漢書六十四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嚴助會稽吳人嚴夫子子也

張晏曰夫子嚴忌也

或言族家子也

師古曰亦云夫子之族子也

郡

舉賢良對策百餘人武帝善助對繇是獨擢助為中大夫後得朱

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主父偃徐樂嚴安東方朔枚臯膠倉終

軍嚴葱奇等並在左右是時征伐四夷開置邊郡軍旅數發內改

制度朝廷多事婁舉賢良文學之士

師古曰婁古婁字

公孫弘起徒步數年

至丞相開東閣延賢人與謀議朝覲奏事因言國家便宜上令助

等與大臣辨論中外相應呂義理之文

師古曰中謂天子之賓客若嚴助之輩也外謂公卿大夫也

大臣

數誦

師古曰謂計議不如助等每誦服也音丘勿反

其尤親幸者東方朔枚臯嚴助吾丘壽王司

馬相如相如常稱疾避事朔臯不根持論上頗俳優畜之

師古曰論議委隨不能持正如樹木之無根根也

能持正如樹木

之無根根也唯助與壽王見任用而助最先進建元三年閩越舉兵

利口遂開黷武之端其不以令終也宜

安之上世皆特以博名而不出于誠故其詞過于煩修

圍東甌東甌告急於漢時武帝年未二十呂問太尉田蚡蚡曰為

越人相攻擊其常事又數反覆不足煩中國往救也自秦時棄不

屬師古曰言不臣屬於中華於是助詰蚡曰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誠能何故棄

之且秦舉咸陽而棄之何但越也師古曰舉總也言總天下乃至京師皆棄也今小國以窮困

來告急天子不振尚安所愬師古曰振舉也起也安焉也又何呂子萬國乎師古曰子謂畜為臣子也

上曰太尉不足與計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迺遣助呂

節發兵會稽會稽守欲距法不為發師古曰以法距之為無符驗也助迺斬一司馬諭

意指師古曰以天子意指曉告之遂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罷後三歲閩

越復興兵擊南越南越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而上書以聞上多

其義師古曰多猶重也大為發興遣兩將軍將兵誅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諫

曰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緩刑罰薄賦斂哀鰥寡恤孤獨養耆老

振匱乏之盛德上隆和澤下洽近者親附遠者懷德天下攝然孟康曰攝安也

音奴人安其生自以身不見兵革今聞有司舉兵將已誅越臣安竊

為陛下重之師古曰重難也越方外之地勸髮文身之民也晉灼曰淮南云越人勸髮張楫以為古翦字也

正朔師古曰與讀曰豫非疆弗能服威弗能制也言為不居之地不收之民不

足以煩中國也師古曰地不可居而民不可牧養也故古者封內甸服師古曰封內謂封圻千里之內也甸服主治王田以供祭祀也

封外侯服師古曰封外千里之外也侯侯也為王者斥侯侯衛賓服服古曰侯服之外又有衛服賓賓蠻夷見以王也侯衛二服同為賓也蠻夷

要服師古曰又在侯衛之外而居九州之也戎狄荒服師古曰此在九州之外者也荒遠言其荒忽絕遠來去無常也遠

近執異也自漢初定已來七十二年吳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

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

之間篁竹之中服虔曰竹叢也音皇師古曰竹田曰篁習於水鬪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

險師古曰昧暗也言多草木中國之人不知其執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

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

過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師古曰間中間也或八九百里或千里也阻險林叢弗能盡著師古曰不可盡

載於圖也著音竹助反視之若易行之甚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大寧戴白之

老不見兵革師古曰戴白言白髮在首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

名為藩臣貢耐之奉不輸大內應劭曰越國僻遠珍奇之貢宗廟之祭皆不與也大內都內也國家寶藏也師古曰百官公卿表云

治粟屬官有都內令丞也一卒之用不給上事師古曰給供也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

反臣中國而勞蠻夷也師古曰疲勞中國之人於蠻夷之地且越人愚戇輕薄負約反覆

其不可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師古曰積久也壹不奉詔舉兵誅之臣

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聞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爵贅子已接

衣食如淳曰淮南俗賣子與人作奴婢名為贅子三年不能贖遂為奴婢師古曰賴陛下德

澤振救之得毋轉死溝壑四年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師古曰生謂生業復

音拱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師古曰輿轎而諭領服虔曰轎音橋梁譚監道輿車

也臣瓚曰今竹輿也江表竹竹輿以行是也項昭曰陵絕水曰轎音旗扇反領山領也不通船車連轉皆擔輿也師古曰服音瓚說也是也項氏謬矣此直言以轎過領耳何云陵絕水乎又旗廟

之音無所依據喻與諭同挖舟而入水師古曰挖曳也音它行數百千里夾已深林叢竹水道上

下擊石師古曰謂船觸石難以行也林中多蝮蛇猛獸師古曰蝮惡蛇也音敷福反解在田儋傳夏月暑時歐

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師古曰泄吐也音弋制反屬音之欲反曾未施兵接及死傷者必眾

矣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聞忌將兵擊之文穎曰先臣淮南厲王長也聞忌人

姓名師古曰淮南王傳作簡忌此本作聞傳寫字誤省耳以其軍降處之上塗蘇林曰塗音耿奔之後復反會

天暑多雨樓船卒水居擊權師古曰言常居舟中水上而又有擊權行舟之役故多死也權音直孝反未戰而疾

死者過半親老涕泣孤子號號師古曰號古啼字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外

裹骸骨而歸悲哀之氣數年不息長老至今已為記曾未入其地

而禍已至此矣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之各以其愁苦之

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師古曰薄迫也而災氣為之生也陛下德配天

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飢寒不終其天年而死

者為之悽愴於心今方內無狗吠之警師古曰方內中國四方之內也而使陛下甲卒

南方輿轎自漢已然

死亡暴露中原。露漬山谷。邊境之民。為之早閉晏開。師古曰晏晚也。言有兵難。故邊城早

閉而晚。鼃不及外。師古曰鼃古朝字也。言憂危云不自保也。臣安竊為陛下重之。師古曰重難也。不習南方

地形者。多以越為人眾。兵彊能難邊城。服虔曰為邊城作難也。淮南全國之時。多

為邊吏。師古曰全國謂未分為三之時也。淮南人於邊為吏。與越接壤。故知其地形也。臣竊聞之。與中國異。師古曰言其風土不同。限

曰高山。人迹所絕。車道不通。天地所隔。外內也。其入中國。必下

領水。領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師古曰言水流湍急。石為之。轉觸破舟船也。漂音匹。遙反。不可曰大船

載食糧下也。越人欲為變。必先田餘于界中。韋昭曰越邑。今鄱陽縣也。積食糧。迺入

伐材。治船。邊城守候。誠謹。越人有入伐材者。輒收捕。焚其積聚。雖

百越。奈邊城何。且越人。緣力薄材。孟康曰緣音滅。薄力也。師古曰緣弱也。言其柔弱如緣。讀如木字。孟說非也。不能

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曰保地險。而中國之人

不能其水土也。師古曰能堪也。臣聞越甲卒不下數十萬。所以入之。五倍迺

足。師古曰不下言不滅也。漢軍多之。五倍然後可入其地也。輓車奉饗者不在其中。師古曰輓引也。音晚。饗亦餉字。南方暑

溼。近夏。暉熱。師古曰暉黃。病音丁。幹反。暴露水居。蝮蛇蠱生。師古曰蠱毒也。音空。疾癘多。作兵未

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曰償所亡。師古曰舉謂總取也。

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弒而殺之。師古曰甲者閩王弟之名。甲曰誅死其民。未有

所屬。陛下若欲來內處之中國。使重臣臨存。師古曰存謂省問之。施德垂賞。以

招致之。此必攜幼扶老。曰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絕世

存其亡國。建其王侯。曰為畜越。李奇曰如人畜養六畜也。師古曰道謂畜養之耳。非六畜也。此必委質為

藩臣。世共貢職。師古曰共讀曰供。陛下曰方寸之印。丈二之組。填撫方外。師古曰組者

曰組者不勞一卒。不頓一戟。師古曰頓壞也。一曰頓讀曰鈍。而威德並行。今曰兵入其地

此必震恐。曰有司為欲屠滅之也。必雉兔逃入山林。險阻。師古曰如雉兔之逃

窺而入山林。背而去之。則復相羣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勦

食糧之絕。師古曰罷讀曰疲。勦亦倦字。男子不得耕稼。種樹。婦人不得紡績。織紉。師古曰

曰樹植也。機縷曰紙。紉音人。禁反。丁壯從軍。老弱轉餉。師古曰餉亦饗字。居者無食。行者無糧。民苦

盧循入寇。先於豫章作伐材治舟之計。凡此書。載皆字。實錄。今古可以施行者也。

臣聞閩越王弟甲弒而殺之。即下文所云閩越王弟餘善殺王以降者也。當淮南王上書之時。不知其名。故謂之甲。猶云某甲。百類注非。

兵事亡逃者必眾隨而誅之不可勝盡盜賊必起臣聞長老言秦

之時嘗使尉屠睢擊越張晏曰郡都尉又使監祿鑿渠通道張晏曰監郡御史也名祿

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持久士卒勞倦

越廼出擊之秦兵大破廼發適戍以備之師古曰適讀曰適當此之時外內

騷動百姓靡散師古曰靡散也音靡行者不還往者菓反皆不聊生亡逃相從

羣為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此老子所謂師之所處荆棘生之

者也師古曰老子道經之言也師旅行必殺傷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從

臣恐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也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

克之師古曰既濟九三爻辭鬼方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蠻

夷三年而後克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

戰言莫敢校也師古曰校計也不敢與計疆弱曲直如使越人蒙死微幸曰逆執事之顏

行文穎曰顏行猶鴈行在前行故曰顏也師古曰蒙犯也行音胡郎反斯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張晏曰斯微輿衆也師古曰斯

析薪者輿主駕車者此皆言賤役之人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為大漢羞之陛下曰四海為

境九州為家八蹄為囿江海為池師古曰八數謂魯有大野晉有大陸秦有楊汭宋有孟諸楚有雲夢吳越之間有具區齊有海

隅鄭有圃田生民之屬皆為臣妾人徒之眾足曰奉千官之共師古曰千官猶百官也多言之

耳共讀曰供租稅之收足曰給乘輿之御玩心神明秉執聖道負黼依師古曰

天下四海之內莫不嚮應師古曰嚮讀曰響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師古曰露謂使之霑潤澤

也或露或覆言養育也使元元之民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

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師古曰維謂聯繫之夷狄之地何足以為一日

之間如淳曰得其地物不足為一日閒暇之虞也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既來

師古曰大雅常武之詩也猶道也允信也塞滿也既盡也言王道信充滿於天下則徐方淮夷盡來服也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臣

聞之農夫勞而君子養焉師古曰言農夫勤力於耕稼所得五穀以養君子也愚者言而智者擇焉

臣安幸得為陛下守藩臣身為郵蔽人臣之任也邊境有警愛身

有一不備言兵敗散亡也

之死而不畢其愚非忠臣也師古曰畢盡也臣安竊恐將吏之臣十萬

之師為一使之任也師古曰言漢發一使鎮撫是時漢兵遂出踰領適會

閩越王弟餘善殺王以降漢兵罷上嘉淮南之意美將卒之功廼

令嚴助諭意風指於南越師古曰風讀曰諷以天子之意指諷告也南越王頓首曰天子廼幸

與兵誅閩越死無巨報即遣太子隨助入侍助還又諭淮南曰皇

帝問淮南王使中大夫王上書言事聞之朕奉先帝之休德夙興

夜昧明不能燭師古曰燭照也重巨不德師古曰重音直用反是巨比年凶菑害眾師古曰菑音古災

夫巨眇眇之身託于王侯之上內有飢寒之民南夷相攘師古曰攘謂相

使邊騷然不安朕甚懼焉今王深惟重慮師古曰惟思也慮計也明太平

巨彌朕失稱三代至盛際天接地人迹所及咸盡賓服藐然甚慙

助諭朕意告王越事助諭意曰今者大王巨發屯臨越事上書陛

下故遣臣助告王其事王居遠事薄遠不與王同其計如淳曰薄迫也

先與王共議之或曰薄語助也師古曰薄迫是也遽速也音其据反朝有闕政遺王之憂師古曰言朝政有闕乃使王有憂也遺猶與也陛下

甚恨之夫兵固凶器明主之所重出也師古曰重難也然自五帝三王禁暴

止亂非兵未之聞也漢為天下宗操殺生之柄師古曰操執持也音千高反巨制海

內之命危者望安亂者印治師古曰印讀曰仰謂仰而望之今閩越王狼戾不仁師古曰狼戾言狼戾者謂貪而戾

殺其骨肉離其親戚所為甚多不義又數舉兵侵陵百越

并兼鄰國以為暴彊陰計奇策入燔尋陽樓船師古曰漢有樓船貯在尋陽也欲招會

稽之地以踐句踐之迹師古曰先是越王句踐稱霸中國今越王欲慕之句音工侯反今者邊又言閩王

率兩國擊南越陛下為萬民安危久遠之計使人諭告之曰天下

安寧各繼世撫民禁毋敢相并有司疑其巨虎狼之心貪據百越

之利或於逆順不奉明詔則會稽豫章必有長患且天子誅而不

伐焉有勞百姓苦士卒乎師古曰王者之兵但行誅耳無有戰鬪故云不伐也故遣兩將屯於境上

宋作中大夫安未詳

震威武揚聲鄉師古曰鄉屯曾未會師古曰言兵未盡集天誘其衷閩王隕命軌

遣使者罷屯毋後農時師古曰今及農時不待後也南越王甚嘉被惠澤蒙休德願

革心易行身從使者入謝師古曰革改也有狗馬之病不能勝服師古曰謂朝服也故

遣太子嬰齊入侍病有瘳願伏北闕望大廷師古曰大廷臣報盛德閩王臣八

月舉兵於冶南蘇林曰山名也今各東冶屬會稽士卒罷倦師古曰罷讀曰疲三王之眾相與攻之

因其弱弟餘善臣成其謀至今國空虛遣使者上符節請所立不

敢自立臣待天子之明詔此一舉不挫一兵之鋒不用一卒之死

而閩王伏辜南越被澤威震暴王義存危國此則陛下深計遠慮

之所出也事效見前師古曰見顯也前謂目前故使臣助來諭王意於是王謝曰雖

湯伐桀文王伐崇誠不過此臣安妄以愚意狂言陛下不忍加誅

使使者臨詔臣安臣所不聞師古曰先未聞者今得聞也臣不勝厚幸助由是與淮

南王相結而還上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助侍燕從容師古曰從容間語也從音于容反上問助

居鄉里時助對曰家貧為友壻富人所辱師古曰壻音之壻上問所欲對願

為會稽太守於是拜為會稽太守數年不聞問師古曰無音聲賜書曰制詔

會稽太守君厭承明之慮張晏曰承明慮在石渠閣外直宿所止曰慮勞侍從之事懷故土師古曰

思也師古曰越種出為郡吏會稽東接於海南近諸越師古曰越種非一故言諸北枕大江師古曰枕臨也

間者闊焉久不聞問具臣春秋對毋曰蘇秦從橫師古曰從音子容反助恐上

書謝稱春秋天王出居于鄒不能事母故絕之師古曰周惠王之子襄王也弟叔帶帶有寵於惠后欲

立之故襄王遊難而出奔也僖二十四年經書天王出居於鄭公羊傳曰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乎母也臣事君猶子事父母也臣助

當伏誅陛下不忍加誅願奉三年計最如淳曰舊法當使丞奉歲計今助自欲入奉也晉灼曰最凡要也詔

許因留侍中有奇異輒使為文師古曰謂非常之文及作賦頌數十篇後淮南

王來朝厚賂遺助交私論議及淮南王反事與助相連上薄其罪

欲勿誅師古曰以其過為輕廷尉張湯爭臣為助出入禁門腹心之臣而外與

諸侯交私如此不誅後不可治助竟棄市

助適會季淮
南之言乃常道
也後有安思功
安南諸夷者不
可不取諫書深
味之

助以此舉尤為武
帝親任豈知南淮
南相結他日禍胎已
在此乎

引經不倫

湯誅助誅解
皆合法意

昔康世云朱買

臣吾丘壽王皆

武帝私人折難

大臣者壽王難

禁弓矢視難禁

期方者優焉然

寶日非周鼎之

說則排優取寵

朱買臣字翁子吳人也家貧好讀書不治產業常艾薪樵賣日給

食師古曰艾讀曰刈給供也擔束薪行且誦書其妻亦負戴相隨數止買臣毋歌嘔

道中師古曰嘔讀曰買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我年五十

當富貴今已四十餘矣女苦日久待我富貴報女功師古曰女皆讀曰汝妻恚

怒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耳何能富貴買臣不能留即聽去其後

買臣獨行歌道中負薪墓間故妻與夫家俱上冢見買臣飢寒呼

飯飲之師古曰飯謂飲之音扶晚反飲音於禁反後數歲買臣隨上計吏為卒將重車至長安

上計吏卒更乞句之師古曰更音工衡反乞音氣句音工大反會邑子嚴助貴幸薦買臣召見

說春秋言楚詞帝甚說之師古曰說讀曰悅拜買臣為中大夫與嚴助俱侍

中是時方築朔方公孫弘諫已為罷敞中國師古曰罷讀曰疲上使買臣難

謂弘語在弘傳後買臣坐事免久之召待詔是時東越數反覆買

臣因言故東越王居保泉山師古曰泉山即今泉州之山也臨海去海十餘里保

人守險千人不得上今聞東越王更徙處南行去泉山五百里居

大澤中今發兵浮海直指泉山陳舟列兵席卷南行可破滅也上

拜買臣會稽太守上謂買臣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今子

何如買臣頓首辭謝詔買臣到郡治樓船備糧食水戰具須詔書

到軍與俱進師古曰須待也初買臣免待詔常從會稽守邸者寄居飯食師古

吏方相與羣飲師古曰直讀曰值不視買臣買臣入室中守邸與共食食且

飽少見其綬師古曰見顯示也守邸怪之前引其綬視其印會稽太守章也

守邸驚出語上計掾吏皆醉大呼曰妄誕耳師古曰誕大言也呼音火故反次下亦同守邸曰

試來視之其故人素輕買臣者入視之還走疾呼曰實然坐中驚

駭白守丞服虔曰守邸丞也張晏曰漢舊郡國丞長吏與計吏俱送計也師古曰張說是也謂之守丞者繫太守而言也守音式授反相推排陳列

春秋楚詞漢初

吳會之學

中庭拜謁買臣徐出戶有頃長安殿吏乘駟馬車來迎張晏曰故事大夫乘官車駕駟

如今州牧買臣遂乘傳去師古曰傳音張戀反會稽聞太守且至發民除道縣吏

並送迎車百餘乘入吳界見其故妻妻夫治道買臣駐車呼令後

車載其夫妻到太守舍置園中給食之師古曰食讀曰飲居一月妻自經死

買臣乞其夫錢令葬師古曰乞音氣悉召見故人與飲食諸嘗有恩者皆報

復焉師古曰復音扶目反居歲餘買臣受詔將兵與橫海將軍韓說等俱擊破

東越師古曰說讀曰悅有功徵入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數年坐法免官復

為丞相長史張湯為御史大夫始買臣與嚴助俱侍中費用事湯

尚為小吏趨走買臣等前後湯召廷尉治淮南獄排陷嚴助買臣

怨湯及買臣為長史湯數行丞相事知買臣素貴故陵折之買臣

見湯坐牀上弗為禮師古曰言不動容以禮之也為音于偽反買臣深怨常欲死之師古曰致後死以書之

遂告湯陰事湯自殺上亦誅買臣買臣子山拊如淳曰拊音夫官至郡守右

扶風

吾丘壽王字子贛趙人也年少以善格五召待詔蘇林曰博之類不用箭各行伍相各故言各劉德曰格五禁行禁法曰塞白乘五至五格不得行故云格五師古曰即今戲之塞也音先代反詔使從中大夫董仲舒

受春秋高材通明遷侍中中郎坐法免上書謝罪願養馬黃門上

不許師古曰請於黃門供養馬之事後願守塞扞寇難復不許久之上疏願擊匈奴詔

問狀壽王對良善復召為郎稍遷會東郡盜賊起拜為東郡都尉

上召壽王為都尉不復置太守是時軍旅數發年歲不孰多盜賊

詔賜壽王璽書曰子在朕前之時知略輻湊師古曰言其無方而呂為天

下少雙海內寡二及至連十餘城之守任四千石之重師古曰郡守都尉皆二千石以

壽王為都尉不置太守兼總二任故云四千石也職事並廢盜賊從橫師古曰從音子庸反甚不稱在前時何也

壽王謝罪因言其狀後徵入為光祿大夫侍中丞相公孫弘奏言

民不得挾弓弩十賊殲弩百吏不敢前張晏曰殲音郭師古曰引滿曰殲盜賊不輒伏

辜免脫者衆害寡而利多此盜賊所已蕃也師古曰蕃亦多也音扶元反禁民不得

挾弓弩則盜賊執短兵短兵接則衆者勝已衆吏捕寡賊其執必

得盜賊有害無利則莫犯法刑錯之道也臣愚已爲禁民毋得挾

弓弩使上下其議壽王對曰臣聞古者作五兵非已相害已禁暴

討邪也師古曰五兵謂矛戟弓劍戈安居則已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已設守衛而

施行陣及至周室衰微上無明王諸侯力政疆侵弱衆暴寡海內

抗敝師古曰抗訛盡也音五官反是以巧詐並生知者陷愚勇者威怯苟以得勝爲務

不顧義理故機變械飾所以相賊害之具不可勝數於是秦兼天

下廢王道立私議滅詩書而首法令師古曰以法令爲首去仁恩而任刑戮師古曰去除去也

墮名城殺豪桀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已獲鉏耒相撻

擊師古曰耒耨田之器也耒馬過也耒大杖也耒音憂耒音之累反耒音大鼎反犯法滋衆盜賊不勝師古曰滋益也勝言不可勝也至

於赭衣塞路羣盜滿山卒已亂亡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

不足恃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舉俊材興學官三公有司或由

窮巷起白屋裂地而封師古曰白屋以白茅覆屋也宇內日化方外鄉風

男子生桑弧蓬矢已舉之明示有事也師古曰有四方扞禦之義孔子曰吾何執執

射乎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

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師古曰小雅賓之初筵之詩也侯所以居的以皮爲之天子射豹侯諸侯射熊侯卿

王合射已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爲禁也且所爲禁者爲盜賊之已

致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

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已自備而抵法禁師古曰抵觸也是擅賊威而

奪民救也師古曰擅專也竊已爲無益於禁姦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

習行其禮夫不便書奏上以難丞相弘弘誦服焉及汾陰得寶鼎

是以二字一在並生下

武帝嘉之薦見宗廟臧於甘泉宮羣臣皆上壽賀曰陛下得周鼎

壽王獨曰非周鼎生聞之召而問之曰今朕得周鼎羣臣皆以為

然壽王獨曰非周鼎也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壽王對曰臣安敢無

說臣聞周德始乎后稷長於公劉大於大王師古曰公劉后稷曾孫也大成

於文武顯於周文師古曰昭明也漏言無所不通上

天報應鼎為周出故名曰周鼎今漢自高祖繼周亦昭德顯行布

恩施惠六合和同至於陛下恢廓祖業功德愈盛天瑞並至珍祥

畢見昔秦始皇親出鼎於彭城而不能得天祚有德而寶鼎自出

此天之所以與漢也漢寶非周寶上曰善羣臣皆稱萬歲是日賜

壽王黃金十斤後坐事誅

莊父偃齊國臨菑人也學長短從橫術服虔曰蘇秦法百家書說也師古曰晚

廼學易春秋百家之言游齊諸子間師古曰諸子諸儒生相與排償不

容於齊家貧假貸無所得師古曰貸北游燕趙中山皆莫能厚客甚

困以諸侯莫足游者元光元年廼西入關見衛將軍師古曰衛將軍

數言上上不省資用乏留久諸侯賓客多厭之廼上書闕下朝奏

暮召入見所言九事其八事為律令一事諫伐匈奴曰臣聞明主

不惡切諫臣博觀忠臣不避重誅臣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

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臣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

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師古曰司馬穰苴善用兵者書

古主兵之官有言兵法謂之司馬法一說司馬春蒐秋獮諸侯春振

旅秋治兵所曰不忘戰也師古曰春為陽中其行木也秋為陰中其行金也金木兵

殺氣也振整旅眾也獮音先淺反且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

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師古曰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

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為一功

容

衛將軍不推薦去
獨言天子不何也

黃帝云及
傾危之士

成其姓賴此書而傳

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

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輕兵深入糧食必絕運糧日行重

不及事得其地不足日為利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李奇曰不可和調也勝必

棄之非民父母靡敝中國甘心匈奴師古曰靡散也音廢其下類此非完計也秦皇帝

不聽遂使蒙恬將兵而攻胡卻地千里日河為境地固澤鹵不生

五穀師古曰地多沮澤而鹹鹵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

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眾之不足兵革之不備哉

其執不可也又使天下飛芻輓粟師古曰連載芻粟令其疾至故曰飛芻也輓謂引車船也音晚起於黃腫

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師古曰黃腫二縣名也並在東萊言自東萊及琅邪率緣海諸郡皆令轉輸至北河也腫音直端反又音誰

三十鍾而致一石師古曰六斛四斗為鍾計其道路所費凡用卽九十二斛乃得一石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

餉師古曰餉亦饋字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

道死者相望師古曰道死謂死於路也蓋天下始叛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

於邊聞匈奴聚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諫曰不可夫匈奴默

聚而鳥散從之如搏景師古曰搏擊也搏人之陰景言不可得也今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

危之高帝不聽遂至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帝悔之迺使劉敬往

結和親然後天下亡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與師十萬日費千金秦

常積眾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師古曰覆音芳目反適足日結怨

深讐不足日償天下之費夫匈奴行盜侵毆所日為業天性固然

之不比為人夫不上觀虞夏殷周固不程督師古曰程課也督視責也禽獸畜

所日大恐百姓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師古曰言思慮變易

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將吏相疑而外市張晏曰與外國交市已利若章邯之比也故尉佗

章邯得成其私師古曰佗音徒何反而秦政不行權分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

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師古曰此周書者本尚書之餘願陛下孰計之而加

常也

安漢云按此策用之
一時可以稍殺尾大
之勢久則諸侯分
大弱不收封運之效
矣宜隨時補救過
此則惟有功德者始
得推恩子弟地宜
者稍予之世絕而地
入王朝故封乃善
耳

人人喜得所願管
子亦謂出令當流
水也鬼賈謀國巧
拙之判如此
上同賈生之智此祖
要致之策已行而人
不至驚擾生亂豈可
用也非其時則不可
偃固有以報衛氏
矣

前諫伐匈奴何以
復置朔方郡前書
地固澤鹵不生五穀
轉輸率三十鍾致一
石此何以復之地肥
饒轉輸成漕豈非
進由衛氏衛將軍始
取其地故偃麥前說
以還此計乎雖然秦
漢既都關中不取河
南則置朔方則邊
寇偃之計不以穀
不能誑

察焉是時徐樂嚴安亦俱上書言世務書奏上召見三人謂曰公
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師古曰言皆者各在何處迺拜偃樂安皆為郎中偃數上疏
言事遷謁者中郎中大夫歲中四遷偃說上曰古者諸侯地不過
百里疆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
為淫亂急則阻其疆而合從師古曰從音子容反呂逆京師今呂法割削則逆
節萌起師古曰萌謂事之始生如草木之萌芽也前日朝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
代立師古曰適讀曰嫡餘雖骨肉無尺地之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
諸侯得推恩分子弟呂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呂德施實分
其國必稍自銷弱矣於是上從其計又說上曰茂陵初立天下豪
桀兼并之家亂眾民皆可徙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姦猾此所謂不
誅而害除上又從之尊立衛皇后及發燕王定國陰事偃有功焉
大臣皆畏其口賂遺累千金或說偃曰大橫師古曰橫音胡孟反偃曰臣結髮

游學四十餘年身不得遂師古曰遂猶達也親不呂為子昆弟不收賓客棄
我我阨日久矣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亨耳張晏曰五鼎食牛羊豕魚鱗也諸侯五卿大夫
三師古曰五鼎亨之謂被饑亨之誅吾日暮故倒行逆施之師古曰暮三年齒老也倒行逆施謂不遵常理此語本出五千言偃述而稱之偃
盛言朔方地肥饒外阻河蒙恬築城呂逐匈奴內省轉輸成漕廣
中國滅胡之本也上覽其說下公卿議皆言不便公孫弘曰秦時
嘗發三十萬眾築北河終不可就師古曰就成也已而棄之朱買臣難誦弘
遂置朔方本偃計也元朔中偃言齊王內有淫失之行師古曰失讀曰佚音尹一反
上拜偃為齊相至齊徧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予之數日師古曰數音也數音
所具始吾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我內門師古曰衣音於既反食讀曰於門中也今
吾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絕矣毋復入偃之門迺使人
呂王與姊姦事動王王呂為終不得脫恐效燕王論死迺自殺偃
始為布衣時嘗游燕趙及其貴發燕事趙王恐其為國患欲上書

欲勿誅者上以僂策
本以銷弱諸侯明不
受金也僂不承齊事
而服趙王使命所對
獄甚巧

高林云地理志無燕即
而無終屬石北平者燕
王定國以元朔二年秋有
罪自殺而元朔六年夏
四月始立自王子旦為
王其間為燕即者十
年而志軼之也徐登其
書當在此時無終其
時屬燕後改屬石北
平耳
黃云玉傾瓦解一
書大要可觀惜
駁處多

言其陰事為居中不敢發及其為齊相出關即使人上書告僂受
諸侯金呂故諸侯子多呂得封者及齊王呂自殺聞上大怒呂為
僂劫其王令自殺迺徵下吏治僂服受諸侯之金實不劫齊王令
自殺上欲勿誅公孫弘爭曰齊王自殺無後國除為郡入漢僂本
首惡非誅僂無呂謝天下迺遂族僂僂方貴幸時客呂千數及族
死無一人視獨孔車收葬焉上聞之呂車為長者

徐樂燕郡無終人也上書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

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

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鄉曲之譽非有孔曾墨子之賢陶朱猗

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師古曰棘戟也矜者戟之把也時秦銷兵器偏袒

大呼天下從風師古曰呼音火故反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

不知俗已亂而政不修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為資也此之謂土崩

故曰天下之患在乎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

為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

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師古曰攘謂侵取漢地而身為禽於中原者此

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

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眾故諸侯無意外之助師古曰竟讀日境其下同此之謂瓦

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此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執雖布

衣窮處之士或首難而危海內師古曰首難謂首唱而作難也陳涉是也況三晉之君

或存乎師古曰韓魏趙三國本共分晉故稱三晉天下雖未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執雖有疆國

勁兵不得還踵而身為禽師古曰還讀日旋吳楚是也況羣臣百姓能為亂

乎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賢主之所留意而深察也閒者關東五

穀數不登年歲未復師古曰復音扶目反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師古曰重音直用反

推數循理而觀之民宜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

崩之執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修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也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執而已矣故雖有疆國勁兵陛下逐走獸射飛身弘游燕之囿淫從恣之觀極馳騁之樂自若師古曰自若者言如其常無所廢損也從讀曰縱金石絲竹之聲不絕於耳帷幄之私俳

優朱儒之笑不乏於前而天下無宿憂師古曰宿久也名何必夏子俗何必成康服虔曰夏禹也子湯也湯子姓雖然臣竊以為陛下天然之質寬仁之資而誠曰

天下為務則禹湯之名不難侔而成康之俗未必不復興也師古曰侔也此二體者立然後處尊安之實揚廣與於當世親天下而服四夷

餘恩遺德為數世隆南面背依攝袂而揖王公師古曰依讀曰展已解於上此陛下之所服也師古曰服事也臣聞圖王不成其敝足曰安師古曰言其敝末之法猶足自安也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威而不成奚征而不服哉師古曰奚何也

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第三十四上終漢書六十四

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第三十四下師古曰此卷首尚載嚴朱吾丘主父徐者存其本書通目以示不變易也漢書六十四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嚴安者臨苗人也曰故丞相史上書曰臣聞鄒衍曰師古曰鄒衍之書也政教文質者所曰云救也師古曰以救故當時則用過則舍之師古曰非其時則廢置也有易則易也

車馬衣裘宮室皆競修飾調五聲使有節族蘇林曰族音奏師古曰節止也奏進也雜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於前曰觀欲天下孟康曰觀猶顯也師古曰顯示之使其慕欲也彼民之情見美則願之是教民曰侈也侈而無節則不可贍師古曰贍足也民離本而徼末矣師古曰徼要末也音工堯反末不可徒得師古曰徒空也故搢紳者不憚為詐帶劔者

夸殺人曰矯奪師古曰夸大也競也矯偏也而世不知媿故姦軌浸長師古曰浸漸也夫佳麗珍怪固順於耳目故養失而泰樂失而淫禮失而采如淳曰采飾也師古曰采者文過其實也教失而偽

黃東發云嚴安一書言武帝靡敝中國結怨夷狄而其後則謂郡守之權非特六卿豈慮根本既耗或有乘時而起者耶

承文景之積若使不
喜功生事定行斯政
則既富加教三代之
俗可致也安言言雖
未密而頗見大體

偽采淫泰非所已範民之道也師古曰範謂為之立法也是已天下人民逐利無已

犯法者衆臣願為民制度已防其淫使貧富不相耀已和其心心

既和平其性恬安恬安不營則盜賊銷盜賊銷則刑罰少刑罰少

則陰陽和四時正風雨時草木暢茂五穀蕃熟六畜遂字師古曰蕃多也遂成

也宗生也蕃音扶元反民不夭厲和之至也師古曰厲病也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

成康其隆也刑錯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亦三百餘年故五伯

更起師古曰伯讀曰霸更音工衡反以下並同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

已尊天子五伯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疆

陵弱衆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並為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

疆國務攻弱國修守合從連衡馳車轂擊師古曰車轂相擊言其衆多也從音子容反介胄生

蟻蝨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皇帝一海

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已為鍾虞師古曰虞懸鍾者也解在賈山司馬相如傳示不復

用元元黎民既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己為更生師古曰言天下既免戰國之苦

若逢明聖之主則可以更生而秦皇反為虐政以殘害也鄉使秦緩刑罰薄賦斂師古曰鄉讀曰嚮省繇役貴仁義

賤權利上篤厚下伎巧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

行是風循其故俗為知巧權利者進篤厚忠正者退法嚴令苛謂

諛者衆師古曰諛古諂字白聞其美章廣心逸欲威海外使蒙恬將兵已北

攻疆胡辟地進境師古曰辟讀曰闢戍於北河飛芻輓粟已隨其後又使尉屠

睢將樓船之士攻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地越人遁逃曠日

持久糧食乏絕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迺使尉佗將卒已戍越當

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師古曰挂懸也宿兵於無用之地師古曰宿留也進而

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

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畔陳勝吳廣舉陳師古曰舉謂起兵也武臣張耳

舉趙項梁舉吳田儋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

此實情也

正史卷之

谷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然本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師古曰長官謂

一官之無尺寸之執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

同會壤長地進至乎伯王張晏曰長進益也師古曰言其稍稍攻伐進益土境以至疆大也長音竹兩反伯讀曰霸時教使然

也秦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

失之疆不變之患也今徇南夷朝夜郎降羌夔略葭州建城邑張晏

曰歲貉也師古曰歲與穢同深入匈奴燔其龍城師古曰燔燒也龍城匈奴祭天處燔音扶元反議者美之此人臣

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警而外累於遠方之備

靡敝國家師古曰累音力反非所已巨子民也師古曰子謂養之如子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

結怨於匈奴非所已安邊也禍拏而不解兵休而復起師古曰拏相連引也音女居反

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已持久也今天下鍛甲摩劍矯箭控弦

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師古曰幾音鉅依反次下亦同列城數十形東壤

制孟康曰言其土地形帶脅諸侯師古曰帶者言諸侯之於郡守譬若佩帶謂輕小也脅非

宗室之利也上觀齊晉所已亡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覽秦之

所已滅刑嚴文刻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

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逢萬世

之變則不可勝諱也師古曰言不可盡諱者言必滅亡也後已安為騎馬令師古曰王天子之騎馬也騎音其寄反

終軍字子雲濟南人也少好學已辯博能屬文聞於郡中師古曰屬音之欲反

年十八選為博士弟子至府受遣師古曰博士弟子屬太常受遣者由郡遣詣京師太守聞其有

異材召見軍甚奇之與交結軍揖太守而去至長安上書言事武

帝異其文拜軍為謁者給事中從上幸雍祠五時獲白麟一角而

五蹄師古曰每一足有五蹄也時又得奇木其枝旁出輒復合於木上上異此二物

博謀羣臣師古曰訪其徵應也軍上對曰臣聞詩頌君德樂舞后功異經而同

指明盛德之所隆也南越竄屏葭葦與鳥魚羣師古曰葭蘆也成長則曰葭葭音加正朔

安意蓋指連年征伐五大在邊恐朝有未於本意又借郡守言之然東漢末祀亦收事葉之善將亦如燭照數計矣不敢片言天子故曰宗室

終子雲谷子雲揚子雲

無補子用而極精鍊麟之是非不可知就本意推論切極微應諛而不入子偽

於外

久家作

黃東坡云終童少年能文章一不幸白麟奇木之對又不幸而中皆所以盛其氣而趣其顛也嗚呼安得以白露兼葭之對詩而告

不及其俗有司臨境而東甌內附閩王伏辜南越賴救北胡隨畜

薦居蘇林曰薦草也師古曰蘇說非也薦讀曰荐荐屨也言隨畜牧屢易故居不安住也左傳戎狄荐居者也禽獸行虎狼心上古未能

攝大將軍秉鉞單于犇幕師古曰犇古奔字票騎抗旌昆邪右衽師古曰抗舉也右衽從中國化

是澤南洽而威北暢也師古曰洽溥也暢達也若罰不阿近舉不遺遠設官

不專師古曰言自謙也建二宮之文質章厥職之所宜服虔曰三宮明堂辟雍靈臺也鄭氏曰於三宮班政教有文質者也

封禪之君無聞焉張晏曰前世封禪之君不聞若斯之美也夫人命初定萬事草創師古曰謂始受命之君也

及臻六合同風九州共貫必待明聖潤色祖業傳於無窮師古曰潤色謂光飾之

故周至成王然後制定而休徵之應見師古曰休美也徵證也陛下盛日月之光

垂聖思於勒成專神明之敬奉燔瘞於郊宮師古曰燔祭天也瘞祭地也祭天則燒之祭地則蕪之郊宮謂

矣昔武王中流未濟白魚入於王舟俯取以燎羣公咸曰休哉師古曰謂伐紂時解在董仲舒傳今郊祀未見於神祇而獲獸以饋師古曰以饋謂充祭俎也此天之所以

示饗而上通之符合也宜因昭時令日改定告元張晏曰改元年以告神祇也師古曰昭明也令

善苴以白茅於江淮發嘉號于營丘日應緝熙服虔曰苴作席也張晏曰江淮職貢三春菜為藉也孟康

蓋六鵬退飛逆也張晏曰六鵬退飛象諸侯白魚登舟順也張晏曰周木德也舟木也殷水德魚木物

亂飛鳥下動淵魚師古曰亂變也各日類推今野獸并角明同本也師古曰并合也獸皆兩角

今此獨一眾支內附示無外也若此之應殆將有解編髮削左衽襲

冠帶要衣裳而蒙化者焉師古曰要衣裳謂著中國之衣裳也編讀曰解要音一遙反斯拱而袂之耳師古曰拱

手而待之對奏上甚異之由是改元為元狩後數月越地及匈奴名

王有率眾來降者時皆以軍言為中師古曰中音竹仲反元鼎中博士徐偃使

改定告元事本專以獲獸適當祠時明已然之效異獸

角木枝復合小者復相類以下目推

未然之符獸之象

並重口帶說在第二段內

名無以字

行風俗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偃矯制師古曰矯託也託言受詔也使膠東魯國鼓鑄鹽鐵如淳曰鑄銅鐵翁熾

之鼓謂還奏事徒為太常丞御史大夫張湯劾偃矯制大害法至死偃

曰為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已安社稷存萬民顓之可也師古曰顓與專

同下亦類此湯以致其法不能誅其義有詔下軍問狀軍詰偃曰古者諸

侯國異俗分百里不通時有聘會之事安危之執呼吸成變故有

不受辭造命顓已之宜今天下為一萬里同風故春秋王者無外

偃巡封域之中稱以出疆何也且鹽鐵郡有餘藏師古曰先有畜積正二國

廢國家不足曰為利害而以安社稷存萬民為辭何也又詰偃膠

東南近琅邪北接北海魯國西枕泰山東有東海受其鹽鐵偃度

四郡口數田地師古曰度計也音大各反率其用器食鹽不足曰并給二郡邪將孰

宜有餘而吏不能也何以言之偃矯制而鼓鑄者欲及春耕種贍

民器也師古曰贍足也今魯國之鼓當先具其備師古曰備者猶今言調度至秋適能舉火此

言與實反者非師古曰重問之偃已前三奏無詔師古曰不報聽也不惟所為不許師古曰惟

也而直矯作威福曰從民望干名采譽師古曰干求也采取也此明聖所必加誅

也枉尺直尋孟子稱其不可師古曰孟子孟軻也八尺曰尋孟子之書曰陳代問於孟子曰枉尺直尋若可為也孟子曰子過矣枉已者未

有能直人者也尋長而尺短故陳代言所直者多而所曲者少則可為之孟子以為苟有小曲則害於大直故不可也今所犯罪重所就者小師古曰

成也偃自子必死而為之邪師古曰子許也將幸誅不加欲曰采名也師古曰幸冀也

偃窮誅服罪當死軍奏偃矯制顓行非奉使體請下御史徵偃即

罪師古曰徵召也即就也奏可上善其詰有詔示御史大夫初軍從濟南當詣博

士步入關關吏予軍繻張晏曰繻音須繻符也書帛裂而分之若券契矣蘇林曰繻帛邊也舊關出入皆以傳傳煥因裂繻頭合以為符信也師古曰

蘇說軍問曰此何為吏曰為復傳師古曰復返也謂返出關更以為傳還當曰

合符軍曰大丈夫西游終不復傳還棄繻而去軍為謁者使行郡

國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其後亦同建節東出關關吏識之曰此使者迺前棄繻生也軍

行郡國所見便宜曰聞還奏事上甚說師古曰說讀曰悅當發使使匈奴師古曰漢

朝欲遣人為軍自請曰軍無橫草之功師古曰言行草中使草偃臥故云橫草也得列宿衛食祿

五年邊境時有風塵之警臣宜被堅執銳當矢石啓前行師古曰行音下郎反

驚下不習金革之事今聞將遣匈奴使者臣願盡精厲氣奉佐明

使畫吉凶於單于之前臣年少材下孤於外官師古曰孤遠也外官謂非侍衛之臣也不足

巨冗一方之任師古曰冗當也音抗竊不勝憤懣詔問畫吉凶之狀上奇軍對

擢為諫大夫南越與漢和親迺遣軍使南越說其王欲令人朝比

內諸侯軍自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師古曰言如馬羈也軍遂

往說越王越王聽許請舉國內屬天子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賜南越大臣

印綬壹用漢法呂新改其俗令使者留填撫之師古曰填音竹刃反越相呂嘉

不欲內屬發兵攻殺其王及漢使者皆死語在南越傳軍死時年

二十餘故世謂之終童

王褒字子淵蜀人也宣帝時修武帝故事講論六藝羣書博盡奇

異之好徵能為楚辭九江被公師古曰被姓也音皮義反召見誦讀益召高材劉向

張子儵華龍柳褒等待詔金馬門師古曰華音戶化反神爵五鳳之間天下殷

當數有嘉應上頗作歌詩欲興協律之事丞相魏相奏言知音善

鼓雅琴者渤海趙定梁國龔德皆召見待詔於是益州刺史王襄

欲宣風化於衆庶聞王褒有俊材請與相見使褒作中和樂職宣

布諫師古曰中和者言政治和平也樂職者言百官各得其職也宣布者風化普洽無所不被選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習而

歌之時汜鄉侯何武為僮子選在歌中師古曰汜音凡久之武等學長安歌

太學下轉而上聞宣帝召見武等觀之皆賜帛謂曰此盛德之事

吾何足以當之褒既為刺史作頌師古曰即上中和樂職宣布詩也以美盛德故謂之頌也又作其傳師古曰

益州刺史因奏褒有軼林師古曰軼與逸同上迺徵褒既至詔褒

為聖主得賢臣頌其意褒對曰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絲之麗

密師古曰純絲也謂織為縉帛之麗絲續之密也一說純絲不雜縵也羹藜哈糗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服虔

不能防此年

與前與傳鄭

班固述諸公不同

為歌頌太子體不
安復以誦讀居後
然則褒以文為優
戲者歟

曰吟音含師古曰模即今之熬米
麥所為者音丘九反又音昌少反
今臣辟在西蜀師古曰辟讀曰僻生於窮巷之中長於

蓬茨之下師古曰蓬茨以蓬蓋屋也茨音才私反無有游觀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

師古曰顧猶反也累音力端反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指師古曰塞當也雖然敢不略陳愚而抒情

素師古曰抒猶泄也音食汝反記曰其惟春秋法五始之要服虔曰其敬也張晏曰要春秋稱元年春王正月此五始也師古曰元音

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主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即位者一國之始是為五始共讀曰恭在乎審已正統而已夫賢者國

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師古曰趨讀曰趣音博也器用利則用力

少而就效眾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應劭曰矻矻極貌如淳曰健

作貌也師古曰如說是也矻音口骨反及至巧冶鑄干將之樸清水焯其鋒師古曰焯謂燒而內木

也音內越砥斂其矦音矦曰砥石出南昌故曰越也水斷蛟龍陸刺犀革師古曰

督繩公輪削墨張晏曰離婁黃帝時明目者也應劭曰公輪魯般性巧者也師古曰督察視也雖崇臺五增延袤百丈

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師古曰溷亂也音胡頓反庸人之御駑馬亦傷吻敝策而不

進於行師古曰吻口角也策所以擊馬也匈喘膚汗人極馬倦及至駕齧鄰驂乘日孟

曰良馬低頭口至鄰故曰齧鄰張晏曰駕則且至故曰乘且師古曰乘音食證反王良執靶張晏曰王良郵無恤字伯樂音灼曰靶

語孟子郵無恤郵良劉無止王良總一人也楚辭云驥躡蹄踏於敝輦遇孫陽而得代王逸云孫陽伯樂姓名也列子云伯樂秦穆公時人考其年代不相當張說云良字伯樂斯失之矣韓哀

附輿應劭曰世本韓哀作御師古曰宋衷云韓哀韓文侯也時已縱馳騁驚忽如景靡

師古曰亂馳曰驚景靡者如光景之徙靡也過都越國蹶如歷塊師古曰如經歷一塊言其起疾之甚塊音口內反追奔電逐遺

風師古曰呂氏春秋云遺風之乘言馬行尤疾每在風前故遺風於後今此言逐遺風則是風之遺逸在後者馬能逐及也周流八極萬里壹息何

其遼哉人馬相得也師古曰遠謂所行遠故服絺絺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

師古曰鬱熱氣也燠溫也音於六反襲貂狐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悽愴師古曰悽愴寒冷也煖音乃短反何則

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主之所已易海內也是已嘔喻

受之應劭曰嘔喻和悅貌師古曰嘔音於付反開寬裕之路已延天下英俊也師古曰裕饒也夫竭知附

賢者必建仁策索人求士者必樹伯迹師古曰伯讀曰霸昔周公躬吐捉之

勞故有圍空之隆師古曰飯三吐食一沐三捉髮以實賢士故能成太平之化刑措不用囹圄空虛也齊桓設庭燎之禮

注春王正月下當有公即位三字

李云離免也言
隱居以免後患

故有匡合之功。應劭曰有以九九求見桓公桓公不納其人曰九九小術而君不納之況大
以霸師古曰九九計數之書若今算經也臣謂一匡天下也合謂九合諸侯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

人。師古曰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
也音口本反陳見惴誠則上不然其信。師古曰惴至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

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刃。師古曰勤於鼎俎謂負鼎祖以百里自

鬻甯子飯牛。師古曰鬻賣也呂氏春秋云百里奚之未遇時也虞亡而虜繆公以離此

患也。師古曰離遭也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即見聽進退

得闢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去卑辱與潔而升本朝。張晏曰與幽也潔狎也

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曰資說士。師古曰談說之故世必有聖知

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列風龍興而致雲。師古曰列列蟋蟀

埃秋陰蟬蟪出巨陰。孟康曰蟬蟪渠略也師古曰蟋蟀今之促織也蟬蟪中也。易曰

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師古曰乾卦九五爻辭也言王者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

國。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也思語辭也皇美故世平主聖俊艾將自至。師古曰艾

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臯陶伊尹呂望。師古曰契讀與商同明明

在朝穆穆列布。師古曰明明察聚精會神相得益章。師古曰雖伯牙操遞

鍾。晉灼曰遞音遞迭之遞二三四鍾各有節奏擊之不常故曰遞也鐘高調伯牙以善鼓琴不聞說能擊鍾也師古曰琴名是也字既

作遞則與楚辭不同不得逢門子變烏號。師古曰逢門善射者即逢蒙猶未足已喻

其意也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已顯其德上

下俱欲驩然交欣千載壹合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過順風沛乎

如巨魚縱大壑。師古曰巨亦大其得意若此則胡禁不止葛令不行。師古

皆何也。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畢臻。師古曰臻是已聖王

不徧窺望而視已明不單頃耳而聽已聰。師古曰單盡極恩從祥風

德與和氣游。師古曰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師古曰遵遊自然之執

收出頌其意文兼
頌體故多賦詞

此論自非六代之君所
及知此者又何病乎詞
賦也然又何如崇尚經
術則治理明而風俗
亦淳厚乎

褒以往祀金馬碧
雞病死于道自
得賢臣篇終托
詞之意及所以為
詞人也
東漢書曰日抄云
罷未佳一議豈特
有益當時亦可垂
詔後世惜其交揚
與以躁進自惟
石顯之謹錄也
然君子不以人廢
言

恬淡無為之場休徵自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何必偃

叩誠信若彭祖响嘘呼吸如僑松如淳曰五帝紀彭祖堯舜時人列仙傳彭祖殷大夫也歷夏至商末壽年七百師古曰信讀曰

伸响嘘皆張口出氣也僑王僑松赤松子皆仙人也响音許于反嘘音虛眇然絕俗離世哉師古曰眇然高遠之意也詩云濟濟多士

文王曰寧師古曰亦文王之詩也濟濟盛貌也言文王能多用賢人故邦國得以安寧也蓋信乎其曰寧也是時上頗

好神僊故褒對及之上令褒與張子僑等並待詔數從褒等放獵

師古曰放士衆大獵也一曰游放及田獵所幸宮館輒為歌頌第其高下曰差賜臯議者多曰

為淫靡不急上曰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師古曰此論語載孔子之辭也言博奕雖非道

執無事為之猶賢也奕今之圍棋也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辯麗可喜師古曰喜好也音許吏反辟如

女工有綺縠音樂有鄭衛師古曰辟讀曰譬今世俗猶皆曰此虞說耳目師古曰虞與娛同說

辭賦比之尚有仁義風諭師古曰風讀曰諷身獸草木多聞之觀賢

於倡優博奕遠矣頃之擢褒為諫大夫其後太子體不安苦忽忽

善忘不樂詔使褒等皆之太子宮虞侍太子師古曰虞之在也朝夕誦讀奇文

及所自造作疾平復迺歸師古曰復音扶目反太子喜褒所為甘泉及洞簫頌

之寶可祭祀致也宣帝使褒往祀焉褒於道病死上閔惜之

賈捐之字君房賈誼之曾孫也元帝初即位上疏言得失召待詔

金馬門初武帝征南越元封元年立儋耳珠厓郡皆在南方海中

洲居師古曰居海中之洲也水中可居者曰洲廣袤可千里師古曰袤長也合十六縣戶二萬三千餘其

民暴惡自以阻絕數犯吏禁吏亦酷之率數年壹反殺吏漢輒發

兵擊定之自初為郡至昭帝始元元年二十餘年間凡六反叛至

其五年罷儋耳郡并屬珠厓至宣帝神爵三年珠厓三縣復反反

後七年甘露元年九縣反輒發兵擊定之元帝初元元年珠厓又

反發兵擊之諸縣更叛連年不定師古曰更音工衡反上與有司議大發軍捐

之建議以為不當擊上使侍中駙馬都尉樂昌侯王商詰問捐之

之建議以為不當擊上使侍中駙馬都尉樂昌侯王商詰問捐之

杜佑云捐之誼
之孫高見實
類其祖
對甚條暢壯健有
祖風

曰珠厓內屬為郡久矣今背叛逆節而云不當擊長蠻夷之亂虧

先帝功德經義何巨處之師古曰於六經之內捐之對曰臣幸得遭明盛

之朝蒙危言之策無忌諱之患師古曰危言直言也言出而身危故云敢昧死

竭卷卷師古曰卷讀與拳同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臣瓚曰禹之功德

不能優秦耳故孔子稱堯曰大哉詔曰盡善禹曰無間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大

美夫又盡善也又曰禹吾無間然夫韻辭樂各間音工竟反曰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被流沙東漸

于海朔南暨聲教迄于四海師古曰此引禹貢之辭漸入也欲與聲教則治

之不欲與者不疆治也師古曰與讀曰豫故君臣歌德師古曰言皆含氣之物各

德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師古曰武丁殷之高宗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

氏羗南不過蠻荆北不過朔方是曰頌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

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晉灼曰遠國使來因九譯言語乃通也張晏曰越不詳家說

越裳自是國名非以襲衣裳始為稱號王稟中國化遣譯來著衣裳也故曰越裳也師古曰張說非也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也南征

不還師古曰謂昭王也齊桓抹其難師古曰謂襄王也初為太子而惠王欲立王子帶齊孔

子定其文張晏曰孔子作春秋夷狄之國雖大自稱王者皆貶為子以至乎秦與兵遠攻貪外虛內務欲

廣地不慮其害然地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太原而天下潰畔禍卒

在於二世之末師古曰卒終也長城之歌至今未絕賴聖漢初興為百姓請

命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

賦四十丁男二年而一事如淳曰常賦歲百二十歲一事時天下民多故出賦四十三歲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

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師古曰鸞旗編以羽毛列繫幢後載於車上大駕出則吉

行日五十里師行二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師古曰安之言何所適往於是

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當此

之時逸游之樂絕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賢

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諡為孝文廟稱太

宗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師古曰粟久腐壞則色紅赤也都

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按。師古曰按謂數計也。迺探平城之事。師古曰追計其事故言探。錄冒頓以

來。數為邊害。籍兵厲馬。因富民以攘服之。師古曰攘却也。西連諸國。至于安

息。東過碣石。以玄菟樂浪為郡。師古曰樂音洛浪音郎。北卻匈奴。萬里更起營塞。

制南海。以為八郡。則天下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權之利。

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

子鬪傷於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師古曰淚流被

面以入於口。故言飲泣也。遙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淮南王盜寫虎符。陰聘名士。

關東公孫勇等。詐為使者。是皆廓地秦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天

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獨有齊楚。民衆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

相枕席於道路。如淳曰。席音藉。師古曰。席即藉也。不勞借音。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

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悄悄之怨。欲驅士衆。濟之大海之

助飢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荆。犬邦為讐。師古曰。詩小雅采芣之詩也。蠢動貌也。蠻荆。荆州之蠻也。言敢與大國為讐敵也。

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為國家難。自古而

患之久矣。何況迺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

浴。相習。已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顛顛獨居一海之

中。師古曰。顛與專同。專猶區區也。一曰。圜貌也。霧露氣溼。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虞戰

士自死。又非獨珠厓有珠犀瑇瑁也。師古曰。瑇瑁。文甲也。瑇音代。瑁音妹。棄之不足惜。不

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鼈。何足貪也。臣竊已往者。羌軍言之。暴師

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迺已少府

禁錢續之。師古曰。少府。錢主。供天子。故曰禁錢。夫一隅為不善。費尚如此。況於勞師遠攻。

亡士毋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已為非宗

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已為。師古曰。為。猶用也。願遂棄珠厓

專用恤關東。為憂對奏。上已問丞相御史。御史大夫陳萬年已為

空國主指之讓
活數萬人陰德遇
治獄矣

此詔亦有文景

詔即採對中欲
興教則治之不欲
與者不強治意

當擊丞相于定國。呂為前日與兵擊之。連年護軍都尉校尉及丞
凡十一人。遺者二人。卒士及轉輸死者萬人。呂上費用三萬萬餘。尚
未能盡降。今關東困乏。民難搖動。捐之議是。上廼從之。遂下詔曰。
珠厓虜殺吏民。背畔為逆。今廷議者或言可擊。或言可守。或欲棄
之。其指各殊。朕日夜惟思議者之言。羞威不行。則欲誅之。狐疑辟
難。則守屯田。師古曰。辟讀曰。避。次下亦同。通于時變。則憂萬民。夫萬民之饑餓與遠
蠻之不誅。危孰大焉。且宗廟之祭。凶年不備。況乎辟不嫌之辱哉。
今關東大困。倉庫空虛。無呂相贖。又呂動兵。非特勞民。凶年隨之。
其罷珠厓郡。民有慕義欲內屬。便處之。師古曰。欲有來入內郡者。所至之處。即安置之。不欲勿彊
珠厓。由是罷捐之數。召見言多。納用時中書令石顯用事。捐之數
短顯。師古曰。談說其長短。呂故不得官。後稀復見。而長安令楊興新呂材。能得
幸與捐之。相善。捐之欲得。召見。謂興曰。京兆尹缺。使我得見。言君

蘭張晏曰。楊興字。

京兆尹可立。得興曰。縣官嘗言興。瘡辭大夫。

張晏曰。瘡也。辭廣德為御史大夫。師

古曰。瘡與愈同。

我易助也。君房下筆。言語妙天下。

師古曰。於天下最為精妙耳。

使君房為尚書

令勝五鹿充宗。遠甚。捐之曰。今我得代充宗。君蘭為京兆。京兆郡

國首尚書百官。本天下真大治士。則不隔矣。捐之前言平恩侯。可

為將軍。

張晏曰。許嘉也。期思侯並可為諸曹。

師古曰。期思侯當是賁赫之後嗣也。而表不載。

皆如言。又薦謁

者滿宣立為冀州刺史。言中謁者不宜受事。宦者不宜入宗廟。立

止。相薦之信不當如是乎。

師古曰。冀相薦之效。當如前所言諸事。見納用。

興曰。我復見言君房也。

捐之復短石顯。興曰。顯鼎貴。如淳曰。鼎音釘。言方且欲貴矣。上信用之。今欲

進弟從我計。師古曰。弟但也。且與合意。即得入矣。捐之即與興共為薦顯。奏

曰。竊見石顯。本山東名族。有禮義之家也。持正六年。未嘗有過。明

習於事。敏而疾。見出公門。入私門。師古曰。言自公庭出。即歸其家。不妄交游。

宜賜爵。關內侯。引

其兄弟。呂為諸曹。又共為薦興。奏曰。竊見長安令興。幸得呂知名

君房薦顯。此君
明不密。又下等

成帝時諫大夫
楊與嘗與博士
即勝對黃露
塞終曰谷由太后
諸弟以無功封不
知即君蘭否

數召見與事父母有曾氏之孝師古曰曾參也事師有顏閔之材師古曰顏閔子榮

名聞於四方明詔舉茂材列侯呂為首為長安令吏民敬鄉師古曰鄉讀曰

道路皆稱能觀其下筆屬文則董仲舒進談動辭則東方生置

之爭臣則汲直張晏曰汲黯方直故世謂之汲直用之介冑則冠軍侯施之治民則趙

廣漢抱公絕私則尹翁歸與兼此六人而有之守道堅固執義不

回師古曰回邪也臨大節而不可奪國之良臣也可試守京兆尹石顯聞知

曰之上廼下與捐之獄令皇后父陽平侯禁與顯共雜治奏與捐

之懷詐偽曰上語相風更相薦譽師古曰風讀曰諷更音工衡反欲得大位漏世省中

語師古曰上不道書曰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師古曰虞書舜典之辭也言讒巧王

制順非而澤不聽而誅師古曰禮記王制云行偽而堅言偽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

非文過辭語順澤不聽教命有如此者皆誅殺也請論如法捐之竟坐棄市與減死罪一等髡鉗

為城旦成帝時上郎刺史

贊曰詩稱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師古曰魯頌閔宮之詩也膺當也懲創也言魯

以精久矣其為諸夏患也漢興征伐胡越於是為盛究觀淮南捐之

主父嚴安之義深切著明師古曰究極也故備論其語世稱公孫弘排主父

張湯陷嚴助石顯譖捐之察其行迹主父求欲鼎亨而得族嚴賈

出入禁門招權利死皆其所也亦何排陷之恨哉

汪無明字宗

東方朔傳第三十五

漢書六十五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東方朔字曼倩

師古曰倩音千見反

平原厭次人也

師古曰高祖功臣表有厭次侯爰類是則厭次之名也其來久矣而說者乃云

後漢始為縣於此致疑斯未通也厭音一涉反又音一琰反

武帝初即位徵天下舉方正賢良文學材力

之士待呂不次之位

師古曰不拘常次言超擢也

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銜鬻者

呂千數

師古曰銜行賣也鬻亦賣也銜音州縣之縣又音工縣反

其不足采者輒報聞罷

師古曰報云天子已聞其所上之書而罷之令

朔初來上書曰臣朔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三學書二冬文

史足用

如淳曰貧子冬日乃得學書言文史之事足可用也

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

師古曰擊劍遙擊而中之非斬刺也

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鉦鼓之教

師古曰鉦鼓所以為進退士衆

之節也

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固已誦四十四萬言又常服子路

師古曰

之言

服虔曰無宿諾

臣朔年二十一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

師古曰

勇若孟賁

師古曰孟賁衛人古之勇士也尸子說云人謂孟賁生平曰勇賁采曰勇富采曰勇三者人之所難而皆不足呂易勇故能攝三軍服猛獸也

捷若

黃云朔固滑稽之

雄也然未嘗有一

語道人主於非至

其却董偃諫起

林對化民有道三

事忠言謹論如矢

斯直一時文墨議

論至孰有髣髴

其萬一者乎

李云報聞如今

知道

文吏多用謂史書

是得九千字以上

可用以應帝

劉劭曰子路言

有勇者

也音

鞭

也音

鞭

也音

鞭

也音

鞭

慶忌師古曰王子慶忌也射之矢滿廉若鮑叔師古曰齊大夫也與管仲分財自取其少

信若尾生師古曰尾生古之信士與女子期於梁下若此可已為天子大臣矣

臣朔昧死再拜已聞朔文辭不遜高自稱譽上偉之師古曰已為大奇也令待

詔公車師古曰公車令屬衛尉上書者所詣也奉祿薄未得省見師古曰不被省納不得見於天子也奉音扶用反其下並同

久之朔給騶朱儒文類曰朱儒之為騶者也師古曰朱儒短人也騶本廐之御騶也後人言為騎謂之騶騎曰上已若曹無

益於縣官師古曰若汝也曹輩也耕田力作固不及人臨眾處官不能治民從軍

擊虜不任兵事無益於國用徒索衣食如淳曰索盡也師古曰音先各反下云索長安米亦同也今欲盡

殺若曹朱儒大恐啼泣朔教曰上即過叩頭請罪居有頃聞上過

朱儒皆號泣頓首上問何為對曰東方朔言上欲盡誅臣等上知

朔多端召問朔何恐朱儒為對曰臣朔生亦言死亦言朱儒長三

尺餘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臣朔長九尺餘亦奉一囊粟錢二百

四十朱儒飽欲死臣朔飢欲死臣言可用幸異其禮不可用罷之

無令但索長安米上大笑因使待詔金馬門稍得親近上嘗使諸

數家射覆師古曰數家術數之家也於覆器之下而置諸物置守宮盃下射之皆

不能中師古曰守宮蟲名也術家云日器養之食日丹砂滿七斤壽治萬杵日點女太體終身不滅若有房室之事則滅矣言可已防閑淫逸故謂之守宮也今呼俗為辟宮辟亦禦

而對曰師古曰別分也音彼列反臣已為龍又無角謂之為蛇又有足跂跂脈脈善

緣壁是非守宮即蜥蜴師古曰跂跂行貌也脈脈視貌也爾雅云蝮蜥蜴蜥蜴蝮蝮

輒賜帛師古曰中音竹仲反其下並同時有幸倡郭舍人滑稽不窮師古曰幸倡倡優之見幸

之臣榜百不能中臣賜帛師古曰榜擊也音步行反迺覆樹上寄生令朔射之朔曰

是婁敷也蘇林曰婁音貧婁之婁敷音敷錢之數婁敷鈎灌四股鈎也師古曰婁敷敷器也

類淋潦之日著樹而生形有周圍象婁敷者今關中俗亦呼為寄生非為葛之寄生寓木宛童有

林葉者也故朔云著樹為寄生盆下為婁敷明其常在盆下今讀書者不曉其意謂射覆之物覆

盆初曰角音盧谷反獸不童也

八孫弘東方朔皆待詔金馬門

劉放曰守宮注屋壁如守宮然故名之何在防淫佚也一蟲之微何能食丹砂七斤人亦安肯捐之斤以餌一蟲也

宗初曰角音盧音茂音

本宗作奉

本宗作敷

周禮大司馬司服有女御之綴人有女御八注家言有女御者以衣服進或當于王廣其祀使無色易漢置更衣蓋本于此然豈謂在外固

游皆曰本或衛子夫以更衣得幸亦王家猶官林事而失之者也

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自此始微行呂夜漏下十刻
迺出常稱平陽侯如淳曰平陽侯曹壽尚帝姊時見尊寵故稱之旦明入山下馳射鹿豕狐兔手

格熊羆馳騫禾稼稻杭之地師古曰稻有芒之穀總稱也杭其不黏者也音庚民皆號呼罵詈師古

怒使吏呵止獵者數騎見畱迺示呂乘輿物久之迺得去時夜出

夕還後齋五日糧會朝長信宮師古曰五日一朝長信宮故齋五日糧也長信太后之宮也上大驩樂之

是後南山下乃知微行數出也然尚迫於太后未敢遠出丞相御

史知指師古曰指謂天子之意也乃使右輔都尉徽循長楊呂東師古曰徽循也徽音工鈞反

右內史發小民共待會所師古曰共讀曰供後迺私置更衣師古曰為休息易衣之處亦置宮人從

宣曲呂南十二所中休更衣師古曰宣曲宮名在昆明池西投宿諸宮師古曰晝休更衣夜則別宿於諸宮長

楊五柞倍陽宣曲尤幸師古曰倍陽即黃陽也其音同耳宮名在鄠縣也於是上呂為道遠勞苦

又為百姓所患迺使太中大夫吾丘壽王與待詔能用算者二人

舉籍阿城呂南師古曰舉計其數而為簿籍也阿城本秦阿房宮也呂其牆壁崇廣故俗呼為阿城蓋屋呂東宜春呂西

提封頃畝及其賈直師古曰提封亦謂提舉四封之內總計其數也賈讀曰價欲除呂為上林苑屬之南

山師古曰屬連也音之欲反又詔中尉左右內史表屬縣草田欲呂償鄠杜之民師古

朔在傍進諫曰臣聞謙遜靜慤天表之應應之呂福師古曰慤謹也音口角反驕溢

靡麗天表之應應之呂異今陛下累郎臺恐其不高也師古曰郎弋堂下周屋

獵之處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為變則三輔之地盡可呂為苑何必

蓋屋鄠杜乎師古曰中尉及左右內史則為三輔矣非必謂京兆馮翊扶風也學者疑此言為後人所增斯未達也奢侈越制天為之

變上林雖小臣尚呂為大也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

河渭其地從汧隴呂東商雒呂西服虔曰商與上雒二縣也師古曰汧汧水也隴隴坻也厥壤肥饒漢

興去三河之地止霸產呂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

師古曰高平曰陸關中地高故稱其海者萬物所出言關中山川物產饒富是呂謂之陸海也秦之所呂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

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栢異類之物不可勝原師古曰原本也言說不能盡其根本

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仰足也師古曰仰音牛向反又有秔稻黎粟桑麻竹箭

之饒土宜薑芋水多蠃魚師古曰芋草名其葉似藕荷而長不圓其根正白可食蠃即蛙字也似蝦蟆而小長脚益人亦取食之貧者

得呂人給家足無飢寒之憂故鄴鎬之間號為土膏其賈畝一金

師古曰賈讀曰價今規呂為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土乏國

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棄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師古曰耗減也音呼到反是其不

可一也且盛荆棘之林而長養麋鹿廣狐菟之苑大虎狼之虛師古曰虛讀曰墟

又壞人家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是

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囿之師古曰斥却也騎馳東西車騫南北師古曰騫亂馳也

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已危無隄之興蘇林曰隄限也興乘輿也無限若言不嘗也不敢斥天子故言輿也張晏曰一日之樂謂田獵也無隄之興謂天子富貴無隄限也師古曰張說是也音丁奚反

是其不可三也故務苑

囿之大不恤農時非所已疆國富人也夫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

味應劭曰紂於宮中設九市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師古曰楚靈王作章華之臺納亡人曰實之卒有乾谿之禍也章華臺在華容

也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糞土愚臣忘生觸死師古曰忽忘其生而觸死罪也逆盛

意犯隆指罪當萬死不勝大願願陳泰階六符孟康曰泰階二台也每台二星凡六星符六星之符

驗也應劭曰黃帝泰階六符經曰太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為天子中階為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為士庶人上階上星為男主下星為女主中階上星為諸侯公下星為卿大夫下階上星為元士下星為庶人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社稷神祇咸獲其宜天下大安是為太平三階不平則五神乏祀日有食之水潤不浸稼穡不成冬雷夏霜百姓不寧故治道傾天子行暴令好興甲兵修宮榭廣苑囿則上階為之奄奄流

闊也呂考武皆有此事故朔為陳之呂觀天變不可不省是日因奏泰階之事

上迺拜朔為太中大夫給事中賜黃金百斤然遂起上林苑如壽

王所奏云久之隆慮公主師古曰慮音廬尚帝女夷安公主隆慮

主病困呂金千斤錢千萬為昭平君豫贖死罪上許之隆慮主卒

昭平君日驕醉殺主傅獄繫內官服虔曰主傅主之官也如淳曰禮有傅姆說者又曰傅者老大夫也漢使中行說傅翁主也師

古曰傅姆是也服說失之內官署名解在律歷志呂公主子廷尉上請請論師古曰論決其罪也左右人人為

言前又入贖陛下許之上曰吾弟老有是一子死呂屬我師古曰老乃有子言

其子首也於是為之垂涕歎息良久曰法令者先帝所造也用弟故

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又下負萬民迺可其奏哀不

自止左右盡悲朔前上壽曰臣聞聖王為政賞不避仇讐誅不

擇骨肉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師古曰周書洪範之辭也蕩蕩平坦之貌此二者五帝所重

三王所難也陛下行之是臣四海之內元元之民各得其所天下

幸甚臣朔奉觴昧死再拜上萬歲壽上迺起入省中夕時召讓朔

師古曰曰傳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師古曰論語稱孔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讓責也曰傳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對曰犬

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今先生上壽時乎師古曰言所上壽豈謂時乎朔免冠頓首

曰臣聞樂太甚則陽溢哀太甚則陰損陰陽變則心氣動心氣動

則精神散而邪氣及銷憂者莫若酒臣朔所曰上壽者明陛下正

而不阿因曰止哀也愚不知忌諱當死先是朔嘗醉入殿中小遺

殿上師古曰小便也劾不敬有詔免為庶人待詔宦者署因此時復為中

李云名理

郎賜帛百匹初帝始館陶公主號竇太主如淳曰竇太后之女也故曰竇太主也堂邑侯陳

午尚之午死主寡居年五十餘矣近幸董偃始偃與母曰賣珠為

事偃年十三隨母出入主家左右言其姣好師古曰姣美麗也音狡主召見曰吾

為母養之因畱第中教書計相馬御射師古曰計謂用算也頗讀傳記至年十

八而冠出則執轡入則侍內為人溫柔愛人曰主故諸公接之名

稱城中號曰董君主因推令散財交士令中府曰師古曰中府掌金帛之藏者也董君

所發一日金滿百斤錢滿百萬帛滿千匹乃白之師古曰言不滿此數者皆恣與之安

陵爰叔者爰盎兄子也與偃善謂偃曰足下私侍漢主挾不測之

罪將欲安處乎師古曰不測者言其深也安處何自自安處也一日身挾大罪迺欲自安而居處者乎偃懼曰憂之久矣

不知所曰師古曰呂用也爰叔曰顧城廟遠無宿宮又有萩竹籍田如淳曰

曰其間雖有地皆有萩竹籍田無可作宿觀也師古曰如說非也萩即楸字也言有萩樹及竹林可遊玩而籍田所在上又須躬親行事當有宿宮故宜獻此園足下何不

白主獻長門園如淳曰竇太主園在長門長門在長安城東南園可曰為宿館處所故獻之此上所欲也如是上知

竇太后用貴諸書以東宮金財物賜長公主如淳曰知乃縱其淫縱如此耶

劉放曰城改或

天重精神散三字

計出於足下也則安枕而臥長無慘怛之憂久之不然上且請之

於足下何如偃頓首曰敬奉教入言之主主立奏書獻之上大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更名竇太主園為長門宮主大喜使偃呂黃金百斤為爰

叔壽叔因是為董君畫求見上之策令主稱疾不朝上往臨疾問

所欲主辭謝曰妾幸蒙陛下厚恩先帝遺德奉朝請之禮備臣妾

之儀師古曰請音才姓反列為公主賞賜邑入師古曰既別得賞賜又所食之邑入其租賦也隆天重地死無

呂塞責師古曰塞補也一日卒有不勝洒掃之職師古曰卒讀曰粹酒音信又音山歧反先狗馬填溝

窟竊有所恨不勝大願願陛下時忘萬事養精游神從中掖庭回

輿枉路臨妾山林應劭曰公主園中有山謙不敢稱築故託山林也服虔曰主所豫作廟陵故曰山林師古曰山林應說是也不當請帝臨其家墓也得

獻觴上壽娛樂左右如是而死何恨之有上曰主何憂幸得愈恐

群臣從官多大為主費上還有頃主疾愈起謁上呂錢千萬從主

飲後數日上臨山林主自執宰敝膝師古曰為道賤者之服道人登階就坐坐未

定上曰願謁主人翁主迺下殿去簪珥師古曰珥珠玉飾耳者也音餌徒跣頓首謝曰

妾無狀師古曰狀形貌也無狀猶言無顏面目見人也一曰自言所行醜惡無善狀負陛下身當伏誅陛下不致之

法頓首死罪有詔謝主簪履起之東箱自引董君師古曰董君之往也董君綠幘

傅鞬應劭曰鞬人服也韋昭曰鞬形如射鞬呂縛左右手於事便也師古曰綠幘賤人之服也傅者也鞬即今之臂鞬也傅讀曰附鞬音工侯反隨主前伏殿

下主迺贊師古曰贊進也進傳謁辭館陶公主胞人臣偃昧死再拜謁師古曰胞與庖同因叩

頭謝上為之起有詔賜衣冠上師古曰上上坐偃起走就衣冠主自奉食進

觴當是時董君見尊不名稱為主主人翁飲大驩樂主迺請賜將軍

列侯從官金錢雜繒各有數於是董君貴寵天下莫不聞郡國狗

馬楚鞠劔客輻湊師古曰楚音千六反鞠音鉅六反解在藝文志董氏常從游戲北宮馳逐平樂

觀雞鞠之會角狗馬之足師古曰角猶校也上大歡樂之於是上為竇太主

置酒宣室使謁者引內董君是時朔陛戟殿下師古曰持戟列陛側辟戟而前

曰師古曰辟音頻亦反董偃有斬罪三安得入乎上曰何謂也朔曰偃呂人臣

劉敞曰董氏當屬上句

傲存使家

劉放曰劉向說春秋賦南方淫氣所生以應哀妻則期正用指偃尔何必遷就魅域也

私待公主其罪一也敗男女之化而亂婚姻之禮傷王制其罪二也陛下富於春秋方積思於六經留神於王事馳騫於唐虞折節於三代偃不遵經勸學反曰靡麗為右奢侈為務師古曰右尊也盡狗馬之樂極耳目之欲行邪枉之道徑淫辟之路師古曰徑由也辟讀曰僻是乃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賊師古曰賊魅也音或說者曰為短狐非也短狐射工耳於此不當其義今俗猶謂魅也偃為淫首其罪三也昔伯姬燔而諸侯憚應劭曰憚敬也敬其節直也師古曰伯姬宋恭姬也遇火災待姆不出而死也柰何乎陛下上默然不應良久曰吾業已設飲後而自改朔曰不可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故淫亂之漸其變為篡是曰豎貂為淫而易牙作患師古曰豎貂易牙皆齊桓公臣也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將快寡人尚可疑邪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子其子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曰豎貂自宮曰近寡人猶可疑邪對曰以人之情非不愛其身也其身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曰諾管仲死盡逐之而公食不甘宮不治居三年公曰仲父不亦過乎於是皆復召即反之明年公有病易牙豎貂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故無所得又曰我欲飲婦人曰吾無所得公曰何故對曰易牙豎貂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故無所得公慨然歎涕出口嗟乎聖人所見豈不遠哉若死者有知我將何面目見仲父子蒙衣袂而絕乎壽宮蟲流

出於戶蓋曰楊門慶父死而魯國全師古曰慶父魯桓公弟也莊公薨慶父殺莊公之子閔公而欲作亂不克奔莒其後僖公立曰昭

管蔡誅而周室安上曰善有詔止更置酒北宮蘇林曰曰偃從此門入交會於內故曰名焉賜朔

黃金三十斤董君之寵由是日衰至年三十而終後數歲實太主

卒與董君會葬於霸陵是後公主貴人多踰禮制自董偃始時天

下侈靡趨末師古曰趨讀曰趣末謂工商之業百姓多離農畝上從容問朔吾欲化民

豈有道乎師古曰從音千谷反朔對曰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

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

見之貴為天下富有四海身衣弋綈師古曰弋黑色也綈厚繒首徒奚反足履革舄師古曰革牛皮

不用柔韋師古曰但空言儉率也曰韋帶劍師古曰但空用韋不加飾莞蒲為席師古曰莞夫離也今謂之蔥蒲曰莞及蒲為席亦尚質也莞音完又音官兵

木無刃服虔曰兵器如木而無刃言不大治兵器也衣緼無文師古曰緼亂絮也言內有亂絮上無文綵也緼音於粉反集上書囊曰

為殿帷師古曰集謂合聚也曰道德為麗曰仁義為準師古曰麗美也準平法也於是天下望風

東司馬門後已更名故自疏之不如說也
如蓋王近幸子客丁外之皆武帝尊之也陽石公主與太僕公孫敖聲私通事在武帝存時

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呂城中為小圖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如

曰闕名也師古曰鳳闕名神明臺名也號稱千門萬戶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績罽師古曰績五綵也罽織毛也

之屬麗麗宮人簪瑋瑁垂珠璣師古曰瑋瑁文甲也璣珠之不圓者瑋音代瑁音昧璣音居依反又音鉅依反設戲車教馳逐

飾文采鼓珍怪師古曰鼓音代瑁音昧璣音居依反又音鉅依反撞萬石之鐘擊雷霆之鼓師古曰言其聲震大也作俳優

舞鄭女上為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師古曰失

農謂失農業也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應劭曰

呂甲乙第之耳孟康曰西域傳贊云與造甲乙之帳絡呂隨珠和璧天子襲翠被憑玉几而處其中也師古曰謂推而去之燔焚燒也却走馬示不復用

師古曰却退也走馬善走之馬也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

之豪釐差呂千里師古曰今易無此文已解於上也願陛下留意察之朔雖談笑師古曰談笑戲

也談笑謂譎詐發言可笑也談音快其下談啁談諧並同然時觀察顏色直言切諫上常用之自公卿在

位朔皆敖弄無所為屈師古曰敖讀曰傲為音干偽反上呂朔口諧辭給師古曰給捷也好作問

之師古曰故動作之而問呂言辭也嘗問朔曰先生視朕何如主也朔對曰自唐虞之

隆成康之際未足言論當世臣伏觀陛下功德陳五帝之上在三

王之右師古曰右亦高上也非若此而已誠得天下賢士公卿在位咸得其人

矣譬若呂周邵為丞相師古曰周公旦邵公奭二人也孔丘為御史大夫應劭曰御史大夫職典制度文章

太公為將軍師古曰太公呂望也知戰陳征伐之事故云為將軍畢公高拾遺於後師古曰畢公高文王之子也為周太師故云拾

遺也弁嚴子為衛尉師古曰言其有勇皋陶為大理師古曰言其作士士亦理官后稷為司農師古曰

播種種伊尹為少府應劭曰伊尹善烹割太官屬少府故令作之也子贛使外國師古曰言其有辯說顏閔為博士

師古曰顏回閔子騫為皆有德行也子夏為太常師古曰言有文學故為太常也而應劭曰言子夏兩字總合為夔解云夔知樂故可為太常此說非也益

為右扶風應劭曰益作舜虞掌山澤之官也季路為執金吾師古曰亦言其有勇力契為鴻臚

應劭曰為作司徒敬敷五教是時諸侯王治民鴻臚主諸侯王也師古曰契讀與齒同字本作僕益後從省耳龍逢為宗正師古曰關龍逢桀之臣也忠諫而死也言其直

無所阿私伯夷為京兆應劭曰帝曰伯夷汝作秩宗秩宗主郊廟京兆與太常同典齋祀故令為之管仲為馮翊應劭曰管仲定民之居寄

電令於內政終令匡師古曰言其巧仲山甫為光祿音灼曰光祿主三魯般為將作師古曰言其巧申伯為太僕應劭曰申伯周宣王之舅也大僕主大駕親御職又密近故用親親也

其染亦不茹剛亦不吐申伯為太僕應劭曰申伯周宣王之舅也大僕主大駕親御職又密近故用親親也延陵季子為水衡

水衡使吳人會屬國使秦人

應劭曰水衡主池苑季子吳人故百里奚為典屬國應劭曰奚秦人秦近西戎曉其風俗故令為之柳下惠

為大長秋師古曰惠魯大夫展禽也食粟柳下諡曰惠曰其貞絜故為大長秋史魚為司直師古曰史魚衛大夫史鱣也論語稱孔子曰直哉史

詹事應劭曰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莫敢過而致難乎其君故為詹事師古曰孔父宋大夫也父讀曰甫孫叔敖為諸侯相子產為

郡守師古曰善治邦邑也王慶忌為期門應劭曰其勁捷可為期門郎也夏育為鼎官

或曰夏育衛人力舉千鈞鼎官今殿前舉鼎者也羿為旄頭應劭曰羿善射故令為旄頭公孫弘為之髮止宋

萬為式道侯師古曰萬宋閔公臣亦有勇力也式表也表道之侯若今之武侯引駕上廼大笑是時朝廷多賢

材上復問朔方今公孫丞相兒大夫師古曰公孫弘及兒董仲舒夏侯始

昌司馬相如吾丘壽王主父偃朱買臣嚴助汲黯膠倉終軍嚴安

徐樂司馬遷之倫皆辯知閎達溢于文辭師古曰溢者言其有餘也先生自視何與

比哉師古曰何與猶言何如也朔對曰臣觀其函齒牙樹頰胄師古曰頰肉曰胄音改吐脣吻擢項

頤師古曰頤頤下也音怡結股腳連脰尻師古曰脰脰也音誰遺蛇其迹行步偶旅師古曰遺蛇猶

躬貌也蛇音移偶音禹臣朔雖不肖尚兼此數子者朔之進對澹辭皆此類也師古曰

曰澹古瞻字也瞻給也武帝既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師古曰程謂量計之也時

方外事胡越內興制度國家多事自公孫弘呂下至司馬遷皆奉

使方外或為郡國守相至公卿而朔嘗至太中大夫後常為郎與

枚臯郭舍人俱在左右談喁而已師古曰喁與謝同音竹交反久之朔上書陳農戰

疆國之計因自訟獨不得大官欲求試用其言專商鞅韓非之語

也指意放蕩頗復談諧辭數萬言終不見用朔因著論設客難已

用位卑呂自慰諭其辭曰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

主而都卿相之位如淳曰都居也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

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著於竹帛脣腐齒落服膺而

不釋師古曰服膺俯服其智臆也釋廢置也好學樂道之效明白甚矣自呂智能海內無雙

則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已事聖帝曠日持久官不過侍

著讀涉略反昌黎詩吾老著讀書本此自以無雙

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師古曰可遺之行言不盡善也同胞之徒無所容居

其故何也蘇林曰胞音胞胎之胞也言親兄弟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固非

子之所能備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蘇秦張儀之時

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呂兵并為十二國未有雌雄

師古曰十二國謂魯衛齊楚宋鄭魏燕趙中山秦韓也得士者彊失士者亡故談說行焉身處尊位珍

寶充內外有廩倉澤及後世子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流德天下

震懾諸侯賓服師古曰懾恐也音之涉反連四海之外呂為帶師古曰言如帶之相連也安於覆盂師古曰

曰言不可傾搖動猶運之掌師古曰言至易賢不肖何呂異哉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

無不得其所故緩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為將卑之則為虜抗

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泉之下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

雖欲盡節效情安知前後夫天地之大士民之眾竭精談說並進

輻湊者不可勝數悉力募之困於衣食或失門戶師古曰言不得所由入也一日謂被誅戮喪其

家室也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常侍郎

乎故曰時異事異雖然安可呂不務修身乎哉詩云鼓鐘于宮聲

聞于外師古曰小雅白華之詩也言苟有於中必形於外也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師古曰小雅鶴鳴之詩也言處卑而聲徹其高遠

苟能修身何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廼設用於文武得

信厥說師古曰設施也信讀曰伸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所呂日夜孳孳敏行

而不敢怠也師古曰學與夜同敏勉也辟若鸞鶴飛且鳴矣師古曰鸞領雅渠小青雀也飛則鳴行則搖言其勤苦也辟讀曰譬

鸞音零傳曰天不為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師古曰輟止也地不為人之惡險而

輟其廣君子不為小人之匆匆而易其行師古曰匆匆謹議之聲天有常度地有

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師古曰道由也詩云禮義之不

愆何恤人之言師古曰逸詩也愆過也恤憂也故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師古曰徒

也非也黃黃色也續縣也呂黃縣為用組縣之於冕垂兩耳旁示不外聽非玉瑱之縣也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赦

此望武帝知不盡反言明有賢者君道固然而有遺行或在河怨不誣勸我以大官者亦所以待其自得非亦也無徒獨居解上無所容居

小過無求備於一人之義也

師古曰論語仲弓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救小過舉賢才周公謂魯公曰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毋求備於一人

故朔引此言也士有百行功過相除不可求備也

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

度之使自索之

師古曰杜曲也索亦求也度音徒各反

蓋聖人教化如此欲自得之自得之

則敏且廣矣

師古曰敏疾也

今世之處士魁然無徒廓然獨居

師古曰塊上觀

許由下察接輿計同范蠡忠合子胥

師古曰許由堯讓呂天下而耻聞之楚狂接輿陽狂匿迹范蠡佐句踐功成而退子

胥忠諫至死不易

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耦少徒固其宜也

師古曰耦合也徒眾也子何疑

於我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酈食其之下齊說行如流

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也子又

何怪之邪語曰呂筦闕天呂蠡測海

服虔曰筦音管張晏曰蠡瓢也師古曰呂筦古管字蠡音來矣反瓢音平搖反

筦撞鐘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音聲哉

師古曰考究也

絲是觀之譬猶騶駒之襲狗

服虔曰音縱劬如淳曰騶駒小鼠也音精劬

孤豚之咋虎

師古曰孤豚孤特之

豚也咋嚼也音仕客反至則靡耳何功之有

師古曰靡碎滅也且語辭

今呂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

困固不得已此適足呂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或於大道也又設非

有先生之論其辭曰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稱往古呂厲主意退

不能揚君美呂顯其功默默無言者三年矣吳王怪而問之曰寡

人獲先人之功寄於衆賢之上夙興夜寐未嘗敢怠也今先生率

然高舉遠集吳地

師古曰率然猶颯然

將呂輔治寡人誠竊嘉之體不安席食

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虚心定志欲聞流議

者三年于茲矣

師古曰流未流也猶言餘論也

今先生進無呂輔治退不揚主譽竊不

為先生取之也蓋懷能而不見是不忠也見而不行主不明也

顯也意者寡人殆不明乎非有先生伏而唯唯

師古曰唯唯然應也音七癸反

吳王曰可

呂談矣寡人將竦意而覽焉

師古曰竦企待也

先生曰於戲

師古曰於讀曰呼鳥戲讀曰呼可乎

哉可乎哉

師古曰言不可談何容易

師古曰不見寬容則事不易故曰何容易也易弋鼓反

夫談有悖於目拂

於耳謬於心而便於身者

師古曰悖逆也拂違戾也悖音布內反拂音佛

或有說於目順於耳快

張湯諸類異被
誅陰擗狄究地
汲黯亦以直廢胡
之言皆以漢武帝
之病也

於心而毀於行者師古曰說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吳王曰何為

其然也中人曰上可曰語上也師古曰引論語載孔子之言中先生試言寡

人將聽焉先生對曰昔者關龍逢深諫於桀而王子比干直言於

紂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閔王澤不下流而萬民騷動師古曰故直

言其失切諫其邪者將曰為君之榮除主之禍也今則不然反曰

為誹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師古曰不省其忠果紛然傷於身蒙不辜

之名師古曰戮及先人為天下笑故曰談何容易是曰輔弼之臣瓦

解而邪諂之人並進及蜚廉惡來輩等蘇林曰二人皆紂時邪佞人也孟二

人皆詐偽巧言利口曰進其身陰奉瑯琊刻鏤之好曰納其心師古

崩陲國家為虛師古曰陲積也音放戮聖賢親近讒夫詩不云乎讒人

罔極交亂四國師古曰小雅青蠅之此之謂也故卑身賤體說色微辭師

曰說讀悅愉愉啍啍終無益於主上之治師古曰愉愉顏色和也啍則志士仁

人不忍為也將儼然作矜嚴之色深言直諫上曰拂主之邪下曰

損百姓之害師古曰拂與則忤於邪主之心歷於衰世之法師古曰忤逆也

故養壽命之士莫肯進也遂居家山之閒積土為室編蓬為戶彈

琴其中曰咏先王之風亦可曰樂而忘死矣是曰伯夷叔齊避周

紂于首陽之下後世稱其仁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談何

容易於是吳王懼然易容師古曰懼然失守之捐薦去几危坐而聽師古曰

而去馮几自貶損也先生曰接輿避世箕子被髮陽狂師古曰解並此二人者皆避

濁世曰全其身者也使遇明王聖主得清燕之閒寬和之色師古曰

開關暇也發憤畢誠師古曰圖畫安危揆度得失師古曰圖上曰安主體下曰

便萬民則五帝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師古曰故伊尹蒙耻辱負鼎

俎和五味曰干湯師古曰蒙太公釣於渭之陽曰見文王心合意同

冒也犯也

三作主

進下有逆

家注作

謀無不成計無不從誠得其君也深念遠慮引義曰正其身推恩

曰廣其下本仁祖義師古曰曰仁為本曰義為始褒有德祿賢能誅惡亂總遠方一

統類美風俗此帝王所由昌也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天地

和洽遠方懷之故號聖王臣子之職既加矣於是裂地定封爵為

公侯傳國子孫名顯後世民到于今稱之曰遇湯與文王也太公

伊尹曰如此龍逢比干獨如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

王穆然張晏曰穆音默師古曰穆然靜思貌俛而深惟仰而泣下交頤曰嗟乎余國之不

亡也縣縣連連殆哉世不絕也師古曰曰於危也於是正明堂之朝齊君之位

舉賢材布德惠施仁義賞有功躬節儉減後宮之費損車馬之用

放鄭聲遠佞人師古曰遠離也音于萬反省庖廚去侈靡卑宮館壞苑囿填池塹曰

予貧民無產業者開內藏振貧窮存者老卹孤獨薄賦斂省刑辟

行此三年海內晏然天下大治陰陽和調萬物咸得其宜國無災

害之變民無飢寒之色家給人足畜積有餘囹圄空虛師古曰曰囹圄鳳

凰來集麒麟在郊甘露既降朱草萌芽遠方異俗之人鄉風慕義

師古曰曰鄉讀曰響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治亂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見而

君人者莫肯為也臣愚竊曰為過故詩云主國克生惟周之楨濟

濟多士文王曰寧師古曰曰大雅文王之詩也言文王之國生此多士為周室楨幹之臣所曰安寧也此之謂也朔之文辭

此二篇最善其餘有封泰山責和氏璧及皇太子生襟屏風殿上

柏柱平樂觀賦獵八言七言上下詩各存上下篇從公孫弘借車凡

劉向所錄朔書具是矣師古曰曰劉向別錄所載世所傳他事皆非也師古曰曰謂如東方朔別傳及俗用五

皆非實事也贊曰劉向言少時數問長老賢人通於事及朔時者師古曰曰與朔同時也皆曰

朔口諧倡辯不能持論喜為庸人誦說師古曰曰喜音許吏反為音于偽反故令後世多

傳聞者而揚雄亦曰為朔言不純師行不純德其流風遺書蔑如

窮其說

第坤曰漢書精員此為第一讀漢書者當窮其說

也師古曰言辭義淺薄不足稱也然朔名過實者曰其談達多端不名一行應諧似優

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穢德似隱非夷齊而是柳下惠戒其子曰上

容應劭曰容身避害也首陽為拙應劭曰伯夷叔齊不食周粟餓死首陽山為拙柱下為工應劭曰老子為周柱下史朝隱故終身無患是為工也

飽食安步曰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如淳曰依違朝隱樂玩其身於一世也反時直言正諫則與富貴不

相逢矣臣瓚曰行與時詭而不逢禍害也師古曰瓚說是也說違也其滑稽之雄乎師古曰雄謂為之長師也朔之談諧逢占射

覆如淳曰逢占逢人所問而占之也師古曰此說非也逢占逆占事猶云逆刺也其事浮淺行於眾庶童兒牧豎莫不

眩耀而後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語附著之朔故詳錄焉師古曰言此傳所曰

詳錄朔之辭語者為俗人多曰奇異妄附於朔故取欲明傳所不載皆非其實也而今之為漢書學者猶更取他書雜說假合東方朔之事曰博異問良可歎矣他皆類此著音直畧反

東方朔傳第三十五漢書六十五

東方朔傳云一日卒有不勝洒掃之職顏師古注云卒讀曰粹洒

音信又音山豉反檢諸本及前所校過並如此臣似按許慎說文

洒字解云音先禮反古又為灑掃字其灑字解云汛也汛音信今

校定此注合云洒音先禮反古文為灑掃字灑汛也所釐反汛音

信蓋傳寫脫誤少一十七字多又音山豉反五字

此傳詳著其事者不欲異端之徒得假託于朔非刺叢眩以博異也六代史家如此者數矣

公孫劉田王楊蔡陳鄭傳第三十六

漢書六十六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公孫賀字子叔北地義渠人也賀祖父昆邪師古曰昆音戶門反景帝時為隴

西守呂將軍擊吳楚有功封平曲侯著書十餘篇師古曰魏文志陰陽家有公孫渾邪十五篇是也

賀少為騎士從軍數有功自武帝為太子時賀為舍人及武帝

即位遷至太僕賀夫人君孺衛皇后姊也賀由是有寵元光中為

輕車將軍軍馬邑後四歲出雲中後五歲呂車騎將軍從大將軍

青出有功封南窳侯師古曰窳音南窳侯表亦作窳後再呂左將軍出

定襄無功坐酎金失侯復呂浮沮將軍出五原二千餘里無功師古曰

後八歲遂代石慶為丞相師古曰石慶為丞相蔡嚴青翟趙周三人比坐事死師古曰

石慶雖呂謹得終然數被譴初賀引拜為丞相不受印綬頓首涕

泣師古曰謂察視也

黃東發云賀以
戚畹入乎並位公
卿無德而福其
及固宜若其悲
泣不受宰相印
綬則漢事從可
知矣

泣曰臣本邊鄙已奉馬騎射為官材誠不任宰相上與左右見賀
悲哀感動下泣曰扶起丞相賀不肯起上迺起去賀不得已拜出
左右問其故賀曰主上賢明臣不足已稱恐負重責從是殆矣師古

曰治危也賀子敬聲代賀為大僕父子並居公卿位敬聲曰皇后姊子驕
奢不奉法征和中擅用北軍錢千九百萬發覺下獄是時詔捕陽

陵朱安世不能得上求之急賀自請逐捕安世曰贖敬聲罪上許
之後果得安世安世者京師大俠也聞賀欲已贖子笑曰丞相禍

及宗矣南山之竹不足受我辭斜谷之木不足為我械師古曰斜谷名
謂桎梏也言我方欲告丞相事獄辭且多械繫方久故云然也斜音弋奢反安世遂從獄中上書告敬聲與陽石公

主私通師古曰武帝女及使人巫祭祠詛上且上甘泉當馳道埋偶人師古曰
在北山故欲往言上也刻木為人象人之形謂之偶人偶並也對也祝詛有惡言下有司案驗賀窮治所犯遂

父子死獄中家族巫蠱之禍起自朱安世成於江充遂及公主皇

后太子皆敗語在江充戾園傳師古曰武五子傳敘戾太子
諡戾而置園邑故云戾園也

劉屈氂武帝庶兄中山靖王子也師古曰屈音丘勿反又音其勿反不知其始所已進征
和二年春制詔御史故丞相賀倚舊故乘高執而為邪師古曰帝為太

賂上流師古曰丞相貪買受賂于下故使眾庶貨賄上流執事者也朕忍之久矣終不自革師古曰革改也迺已邊
為援如淳曰使內郡自作車耕者自轉所已饒邊饒邊所已行恩施為已名援也或曰已胡為援也使內郡自省作車服虔曰詐今內

擾畜者重馬傷耗武備衰減師古曰重謂懷孕者也言轉運之勞畜產疲困故反使懷孕者為之傷耗已減武備也耗音呼到反下
吏妄賦百姓流亡又詐為詔書已姦傳朱安世師古曰傳逮捕也獄已正於

遠方之選師古曰待得賢人當拜為右丞相夫親親任賢周唐之道也已澎戶二千二
百封左丞相為澎侯服虔曰澎音彭晉灼曰東海縣其秋戾太子為江充所譖殺充發

黃云戾太子之
變使宰相得人
明太子之無他容
江充之傾危抗
章武帝身任
安危之托猶庶
幾也而使屈廢
當之非夫

兵入丞相府屈釐挺身逃亡其印綬師古曰挺引也獨引身而逃難故失印綬也是時上避暑

在甘泉宮丞相長史乘疾置呂闡師古曰置謂所置驛也上問丞相何為對曰丞

相祕之未敢發兵上怒曰事籍籍如此何謂祕也師古曰籍籍猶紛紛也丞相無

周公之風矣周公不誅管蔡乎乃賜丞相璽書曰捕斬反者自有

賞罰呂牛車為櫓師古曰櫓楫也遠與敵戰故呂車為櫓用自蔽也一說櫓望敵之樓也毋接短兵多殺傷士

眾師古曰用短兵則士眾多死傷堅閉城門毋令反者得出太子既誅充發兵宣言帝

在甘泉病困疑有變姦臣欲作亂上於是從甘泉來幸城西建章

宮詔發三輔近縣兵部中二千石呂下丞相兼將太子亦遣使者

橋制師古曰橋與矯同其字從手橋制託稱詔命也赦長安中都官囚徒師古曰京師諸官府發武庫兵命少

傅石德及賓客張光等分將使長安囚如侯持節發長水及宣曲

胡騎師古曰長水校名宣曲宮也並胡騎所屯今鄠縣東長水鄉即舊營校之地皆呂裝會侍郎莽通使長安因追

捕如侯告胡人曰節有詐勿聽也遂斬如侯引騎入長安又發輯

濯士呂子大鴻臚商丘成師古曰輯濯士主用輯及濯行船者也短曰輯長曰濯輯音集字木從水其音同耳濯字本亦作攢並音直孝反

初漢節純赤呂太子持赤節故更為黃旄加上呂相別太子召監

北軍使者任安發北軍兵安受節已閉軍門不肯應太子太子引

兵去毆四市人師古曰毆與驅同凡數萬眾至長樂西闕下逢丞相軍合戰

五日死者數萬人血流入溝中師古曰溝街衢之旁通水者也丞相附兵浸多師古曰浸漸也太

子軍敗南奔覆盎城門得出師古曰長安城南出東頭第一門曰覆盎城門一號杜門會夜司直田仁部

閉城門坐令太子得出丞相欲斬仁御史大夫暴勝之謂丞相曰

司直吏二千石當先請奈何擅斬之丞相釋仁師古曰釋放也上聞而大怒

下吏責問御史大夫曰司直縱反者承相斬之法也大夫何呂擅

止之勝之皇恐自殺及北軍使者任安坐受太子節懷二心司直

田仁縱太子皆要斬上曰侍郎莽通獲反將如侯長安男子景建

從通獲少傅石德可謂元功矣大鴻臚商丘成力戰獲反將張光

莽通即馬通

田仁任安皆自出衛將軍府故坐太子事死

其封通為重合侯建為德侯成為秭侯孟康曰秭音姪在濟陰成武今有亭諸太子賓客

嘗出入宮門皆坐誅其隨太子發兵呂反法族吏士劫略者皆徙

焯煌郡師古曰非其本心然被太子劫略故徙之也呂太子在外始置屯兵長安諸城門後二

十餘日太子得於湖語在太子傳師古曰湖縣名其明年貳師將軍李廣利

將兵出擊匈奴丞相為祖道送至渭橋師古曰祖者送行之祭因設宴飲焉與廣利辭決

廣利曰願君侯早請昌邑王為太子如淳曰漢儀注列侯為丞相稱君侯師古曰楊惲傳丘常謂惲為君侯是則通呼列侯之

也如氏之說不為通矣如立為帝君侯長何憂乎師古曰如若也屈釐許諾昌邑王

者貳師將軍女弟李夫人子也貳師女為屈釐子妻故共欲立焉

是時治巫蠱獄急內者令郭穰告丞相夫人呂丞相數有譴使巫

祠社祝詛主上有惡言及與貳師共禱祠欲令昌邑王為帝有司

奏請按驗罪至大逆不道有詔載屈釐廚車呂徇師古曰對東載食之車也徇行示也要

斬東市妻子梟首華陽街貳師將軍妻子亦收貳師聞之降匈奴

宗族遂滅

車千秋本姓田氏其先齊諸田徙長陵師古曰劉敬所言徙關東大族者千秋為高寢

郎師古曰高廟衛侯之郎會衛太子為江充所譖敗久之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冤

嘗夢見一白頭翁教臣言是時上頗知太子惶恐無他意乃大感

寤召見千秋至前千秋長八尺餘體貌甚麗武帝見而說之師古曰說讀曰

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公獨明其不然此高廟神靈使公

教我公當遂為吾輔佐立拜千秋為大鴻臚師古曰當其立見而即拜之言不移時也數月遂

代劉屈釐為丞相封富民侯千秋無他材能術學又無伐閱功勞

者至匈奴單于問曰聞漢新拜丞相何用得之師古曰言此人何自得為相也使者曰

呂上書言事故單于曰苟如是漢置丞相非用賢也妄一男子上

今人以門蔭為代閱謀矣

千秋高寢郎又嘗自言白頭翁教之言故曰此高廟神靈使云

書即得之矣使者還道單于語武帝曰為辱命欲下之吏良久迺

貫之師古曰貫寬縱也謂釋放之也其下亦同然千秋為人敦厚有智居位自稱踰於前後數

公師古曰言稱其職也初千秋始視事見上連年治太子獄誅罰尤多羣下恐

懼思欲寬廣上意尉安眾庶師古曰尉安之字本無心也迺與御史中二千

石共上壽頌德美勸上施恩惠緩刑罰玩聽音樂養志和神為天

下自虞樂師古曰虞與娛同上報曰朕之不德自左丞相與貳師陰謀逆亂

巫蠱之禍流及士大夫師古曰謂與太子戰死者也朕日一食者累月迺何樂之聽

痛士大夫常在心既事不咎師古曰言既往之事不可追咎雖然巫蠱始發詔丞相御

史督二千石求捕師古曰督察視也廷尉治未聞九卿廷尉有所鞫也師古曰鞫問也

曩者江充先治甘泉宮人轉至未央椒房師古曰椒房殿名皇后所居也已

及敬聲之疇李禹之屬謀入匈奴有司無所發今丞相親掘蘭臺

蠱驗所明知也至今餘巫頗脫不止師古曰言往往尚為蠱也陰賊侵身遠近為蠱

朕媿之其何壽之有敬不舉君之觴謹謝丞相二千石各就館師古曰就館

告也館官舍也書曰毋偏母黨王道蕩蕩師古曰周書洪範之辭也毋有復言師古曰不許其更請後歲餘

武帝疾立皇子鈞弋夫人男為太子師古曰鈞弋宮名也昭帝母趙婕妤居之故號鈞弋夫人也拜大將

軍霍光車騎將軍金日磾御史大夫桑弘羊及丞相千秋並受遺

詔輔道少主師古曰道讀曰導武帝崩昭帝初即位未任聽政師古曰年幼故未堪聽政政事

壹決大將軍光千秋居丞相位謹厚有重德每公卿朝會光謂千

秋曰始與君侯俱受先帝遺詔今光治內君侯治外宜有呂教督

使光毋負天下師古曰督視也千秋曰唯將軍留意即天下幸甚終不肯有

所言光曰此重之每有吉祥嘉應數褒賞丞相訖昭帝世國家少

事百姓稍益充實始元六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士問呂民所疾

苦於是鹽鐵之議起焉師古曰議罷鹽鐵之官令百姓皆得煮鹽鑄鐵因總論以治得失也千秋為相十二年

薨諡曰定侯初千秋年老上優之朝見得乘小車入宮殿中故因

官舍亦云就館

千秋徒以智免而偷者遂謂果當如是則高用彼相乎

黃東坡言車千
秋王訢之入為相
於博陸侯輔
主之日尸位而已
無足論者世率
以是議光不送
任賢能而徒取
其易制不知漢
自武帝來宰
相之具位久矣
受遺詔者大司
馬則宰相實
蓋在此而不在
彼也張安世杜
延年皆一時之
選而光皆以之
自副光豈棄
賢者哉特其
學不知宰相為
重然以其位者

亮之耳
黃云敬其臣耳
憚有行能而以
自伐取禍惜哉

號曰車丞相子順嗣侯官至雲中太守宣帝時呂虎牙將軍擊匈
奴坐盜增鹵獲自殺國除桑弘羊為御史大夫八年自己為國家
與權筦之利師古曰權謂專其利使入官也筦即管伐其功師古曰自矜其功也欲為子弟
得官怨望霍光與上官桀等謀反遂誅滅

王訢濟南人也師古曰訢子與欣同呂郡縣吏積功稍遷為被陽令孟康曰故千乘縣也

逐捕盜賊呂軍與從事誅二千石呂下勝之過被陽欲斬訢訢已

解衣伏質師古曰質猶也欲斬人皆伏於楹上也楹音竹林反仰言曰使君願殺生之柄威震郡國

恩貸師古曰貸猶假也言饒假之貸音士歲反令盡死力勝之壯其言貫不誅因與訢相結厚

勝之使還薦訢徵為右輔都尉守右扶風上數出幸安定北地過

扶風宮館馳道修治供張師古曰供音音用反張音竹亮武帝嘉之駐車拜訢為

真視事十餘年昭帝時為御史大夫代車千秋為丞相封宜春侯

明年薨諡曰敬侯子譚嗣呂列侯與謀廢昌邑王立宣帝師古曰與讀曰豫

益封二百戶薨子咸嗣王莽妻即咸女莽篡位宜春氏呂外戚寵

傳國至玄孫莽敗迺絕張晏曰莽諱取同姓故氏侯邑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若云王氏則與莽族相涉故呂侯號稱之耳莽本呂與譚得姓不同祖系各別故為婚娶既非私竊不須避諱諱亦不可掩也

楊敞華陰人也給事大將軍莫府為軍司馬霍光愛厚之稍遷至

大司農元鳳中稻田使者燕倉知上官桀等反謀呂告敞敞素謹

畏事不敢言迺移病臥師古曰移病請言書言病一日呂病而移居也呂告諫大夫杜延年延年

呂聞蒼延年皆封敞呂九卿不輒言故不得侯師古曰聞之後遷御史不即告言也

大夫代王訢為丞相封安平侯明年昭帝崩昌邑王徵即位淫亂

大將軍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謀欲廢王更立議既定使大司農

田延年報敞敞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徒唯唯而已師古曰唯唯應之辭也

請以書三
字家作請
移書一作
請移居

敬夫人是後妻非
司馬遷女觀子
幼傳中後身無
子之文可見

楊惲笑大將軍
愛厚位致宰相
而惲以先聞知
霍氏反謀告吏
獲封皆本不義
宜其及禍

李云難乎免宗

梁書兼天子語
奉此注

反延年起至更衣師古曰古者延賓必有更衣之處也敞夫人遽從東箱師古曰謂敞曰此

國大事今大將軍議已定使九卿來報君侯君侯不疾應與大將

軍同心猶與無決先事誅矣師古曰與讀曰豫延年從更衣還敞夫人與延

年參語許諾師古曰三人共言故云參語請奉大將軍教令遂共廢昌邑王立宣帝

宣帝即位月餘敞薨諡曰敬侯子忠嗣曰敞居位定策安宗廟益

封三千五百戶忠弟惲字子幼師古曰惲音於粉反曰忠任為郎補常侍騎師古曰惲

材能稱好交英俊諸儒名顯朝廷擢為左曹霍氏謀反惲先聞知

因侍中金安上曰聞召見言狀霍氏伏誅惲等五人皆封惲為平

通侯遷中郎將郎官故事令郎出錢市財用給文書迺得出名曰

山郎張晏曰山財用之所出故取名焉移病盡一日輒償一沐晉灼曰五日一洗沐也師古曰言出

或至歲餘不得沐其豪富郎日出遊戲或行錢得善部師古曰

郎移長度大司農曰給財用應劭曰長久也一歲之調度也蘇林曰簿書給繅之長惲為中郎將罷山

貨賂流行傳相放效師古曰放音奔往反惲為中郎將罷山

其疾病休謁洗沐皆曰法令從事郎謁者有罪

過輒奏免薦舉其高弟有行能者至郡守九卿郎官化之莫不自

厲絕請謁貨賂之端令行禁止宮殿之內翕然同聲由是擢為諸

吏光祿勳親近用事初惲受父財五百萬及身封侯皆曰分宗族

後母無子財亦數百萬死皆予惲惲盡復分後母昆弟再受訾千

餘萬皆曰分施其輕財好義如此惲居殿中廉潔無私郎官稱公

平然惲伐其行治師古曰自矜其節行及政治之能也又性刻害好發人陰伏同位有忤

已者必欲害之曰其能高人由是多怨於朝廷與太僕戴長樂相

失卒曰是敗師古曰長樂者宣帝在民間時與相知及即位拔擢親

近長樂嘗使行事隸宗廟服虔曰兼行天子事先隸習還謂掾史曰我親

隸當作隸
注同

面見受詔副帝隸柁侯御師古曰我副帝隸而柁侯適為御耳御謂御車也柁音丁故反人有上書告長樂

非所宜言事下廷尉長樂疑憚教人告之亦上書告憚罪高昌侯

車犇入北掖門師古曰犇古奔字也憚語富平侯張延壽曰聞前曾有犇車抵

殿門師古曰抵觸也音丁禮反門開折馬死而昭帝崩今復如此天時非人力也左

馮翊韓延壽有罪下獄憚上書訟延壽郎中丘常謂憚曰聞君侯

訟韓馮翊當得活乎憚曰事何容易脛脛者未必全也師古曰脛脛直貌也我

不能自保師古曰言我尚不能自保訟人何自得活真入所謂鼠不容穴銜窶數者也李奇曰真

宣持單于使者語視諸將軍中朝二千石師古曰謂譯者所錄也視讀曰示憚曰冒頓

單于得漢美食好物謂之歎惡單于不來明甚師古曰時使者云單于欲來朝故憚之不來憚

上觀西閣上畫人指桀紂畫謂樂昌侯王武曰天子過此一二問

其過可已得師矣師古曰過此謂經過此也問其過謂桀紂之過惡畫人有堯舜禹湯不稱而舉

桀紂憚聞匈奴降者道單于見殺憚曰得不肖君大臣為畫善計

不用自令身無處所師古曰無處所謂死滅也若秦時但任小臣誅殺忠良竟已滅

亡令親任大臣即至今耳師古曰言國祚長遠可已至今猶不亡也古與今如一丘之貉師古曰

類也貉獸名似狐而善睡音胡各反

憚妄引亡國已誹謗當世無人臣禮又語長樂曰正

月已來天陰不雨此春秋所記夏侯君所言張晏曰夏侯勝諫昌邑王曰天久陰不雨臣下必有謀上者春

東矣張晏曰后土祠在河東天子歲祠之已主上為戲語尤悖逆絕理事下廷尉廷尉定

國考問左驗明白師古曰定國于定國也左證左也奏憚不服罪而召戶將

尊蘇林曰直主門戶者也師古曰戶將官名主戶衛屬光祿也欲令戒飭富平侯延壽師古曰飭與敕同曰太

僕定有死罪數事朝暮人也師古曰言不久活也憚幸與富平侯婚姻今獨三

人坐語侯言時不聞憚語自與太僕相觸也師古曰令延壽證云憚無此語長樂誣之也尊曰

不可憚怒持大刀曰蒙富平侯力得族罪師古曰憚言富平侯依太僕言而證之則我得罪至於族滅深怨之

真人所謂猶云誠若人言也李注非

宣似人名

所告惟奔車抵殿門及此三事非所宜言

高昌侯以下是長樂告憚之書凡六前賤賤語又法極類挫石

也字後宋增

也辭毋泄憚語令太僕聞之亂餘事文類曰勿使太僕聞憚此語師古曰亂餘事者恐長樂心念更加增其餘罪狀也憚

幸得列九卿諸吏宿衛近臣上所信任與聞政事師古曰與不竭忠

愛盡臣子義而妄怨望稱引為詆惡言師古曰詆與妖同大逆不道請逮捕

治上不忍加誅有詔皆免憚長樂為庶人憚既失爵位家居治產

業起室宅呂財自娛歲餘其友人安定太守西河孫會宗知略士

也與憚書諫戒之為言大臣廢退當闔門惶懼為可憐之意師古曰

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舉憚宰相子少顯朝廷一朝晦昧語言

見廢師古曰晦與暗同內懷不服報會宗書曰憚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師古曰

之履反致也音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遭遇時變已獲爵位終非其任卒

與禍會師古曰卒亦終也足下哀其愚蒙賜書教督已所不及師古曰蒙蔽督視也殷勤

甚厚然竊恨足下不深惟其終始師古曰惟思也而猥隨俗之毀譽也師古曰猥曲也

言鄙陋之愚心若逆指而文過師古曰逆足下之意指而自文飾其過默而息乎恐違孔氏

各言爾志之義師古曰論語云顏回季路侍于曰蓋各言爾志故憚引之故敢略陳其愚唯君子察焉憚

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位在列卿爵為通侯總領從官與聞

政事師古曰與讀曰豫曾不能已此時有所建明已宣德化又不能與群僚

同心并力陪輔朝廷之遺忘已負竊位素餐之責久矣師古曰素餐也

也祿懷祿貪執不能自退遭遇變故橫被口語師古曰橫音胡孟反身幽北闕妻

子滿獄當此之時自己夷滅不足已塞責師古曰塞補也豈意得全首領復

奉先人之丘墓乎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君子游道樂已忘憂

小人全軀說已忘罪師古曰說讀曰悅竊自思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為

農夫已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園治產已給公上師古曰

不意當復用此為譏議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

君父至尊親師古曰父至親君至尊送其終也有時而既張晏曰喪不過三年臣見放逐降居三月復初師古曰既已也臣

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炰羔斗酒自勞師古曰

中郎將光祿勳
所領皆宿衛士
故曰總領從官

縣官之
賦斂也

君父至尊親師古曰父至親君至尊

送其終也有時而既張晏曰喪不過三年臣見放逐降居三月復初師古曰既已也

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炰羔斗酒自勞師古曰

肉也師今所謂麤也無音步交
反麤音一高反勞音來到反
家本秦也能為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

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拊缶應劭曰缶瓦器也秦人擊之曰節歌師古曰缶即今之盆類也而呼烏烏

師古曰李斯上書云擊甕叩缶彈箏搏箏而呼烏烏快耳者真秦聲也是關中舊有此曲也

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張晏曰山高而在陽人君之家也蕪穢不治言朝廷之荒亂也一頃

頃豆落而為糞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蕪穢不治言朝廷之荒亂也一頃是日也拂衣而喜師古曰自謂為可也

奮袂低印師古曰袂古衣袖字頓足起舞誠淫荒無度不知其不可也

惲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此賈豎之事汗辱之處惲

親行之下流之人眾毀所歸不寒而栗師古曰栗竦縮也雖雅知惲者猶隨

風而靡師古曰言逐眾議皆相毀也尚何稱譽之有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

不能化民者卿大夫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

師古曰引董仲舒之辭也仲舒傳作皇皇也故道不同不相為謀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辭惲又引之為音干偽反今子尚安

得已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

子方之遺風

應劭曰段干木田子方魏賢人也

漂然皆有節槩知去就之分

師古曰漂然高遠意槩度量也

漂音匹遙反槩音工代反分音扶問反

頃者足下離舊土臨安定

山谷之間昆戎舊壤

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於今迺賭子之志矣師古曰言豈隨安定

文穎曰昆夷之地也

貪鄙之俗而易其操乎平生謂子為達道今乃見子之志與我不同也

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毋多談師古曰旃之也言子當自勉厲

多與我言也

又惲兄子安平侯譚為典屬國謂惲曰西河太守建平

杜侯師古曰杜延年前已罪過出今徵為御史大夫侯罪薄又有功且復用

惲曰有功何益縣官不足為盡力惲素與蓋寬饒韓延壽善譚即

曰縣官實然蓋司隸韓馮翊皆盡力吏也俱坐事誅會有日食變

騶馬狼佐成上書告惲如淳曰騶馬白給騶使乘之佐主狼馬吏也有史有佐名成者驕奢不悔過日食之

咎此人所致章下廷尉按驗得所予會宗書宣帝見而惡之廷尉

當暉大逆無道師古曰當謂處斷其罪要斬妻子徙酒泉郡譚坐不諫正惲與相

應有怨望語免為庶人召拜成為郎諸在位與惲厚善者未央衛

尉韋玄成京兆尹張敞及孫會宗等皆免官

蔡義河內温人也。呂明經給事大將軍莫府家貧常步行資禮不

逮眾門下好事者相合師古曰言眾效錢物為義買犢車令乘之數歲遷補覆

盜城門候師古曰門候主候時而開閉也久之詔求能為韓詩者徵義待詔久不進見

義上疏曰臣山東草萊之人行能亡所比容貌不及眾然而不棄

人倫者竊已聞道於先師自託於經術也願賜清閒之燕師古曰燕安息也聞

得盡精思於前上召見義說詩甚說之師古曰下說讀曰悅擢為光祿大夫

給事中進授昭帝數歲拜為少府遷御史大夫代楊敞為丞相封

陽平侯又呂定策安宗廟益封加賜黃金二百斤義為丞相時年

八十餘短小無須鬚貌似老嫗行步俛僂師古曰俛即俯字也僂曲背也俛音力主反常兩吏

扶夾適能行時大將軍光秉政議者或言光置宰相不選賢苟用

可顯制者師古曰顯與專同其後類此光聞之謂侍中左右及官屬曰呂為人主師

當為宰相何謂云云師古曰云云眾語謂有不選賢之言也此語不可使天下聞也義為相

四歲薨諡曰節侯無子國除

陳萬年字幼公沛郡相人也為郡吏察舉至縣令遷廣陵太守師古曰

被察廉及舉薦呂高弟入為右扶風遷太僕萬年廉平內行修然善事

人賂遺外戚許史傾家自盡尤事樂陵侯史高丞相丙吉病中二

千石上謁問疾師古曰上謁若今通名也遣家丞出謝謝已皆去萬年獨留昏夜迺

歸及吉病甚上自臨問呂大臣行能吉薦于定國杜延年及萬年

萬年竟代定國為御史大夫八歲病卒子咸字子康年十八呂萬

年任為郎有異材抗直數言事刺譏近臣書數十上遷為左曹萬

年嘗病召咸教戒於牀下語至夜半咸睡頭觸屏風萬年大怒欲

杖之曰乃公教戒汝汝反睡不聽吾言何也咸叩頭謝曰具曉所

言大要教咸調也師古曰大要大歸也調古諄字也萬年迺不復言萬年死後元帝擢

黃三萬年以善
柔取顯達其子
咸以使計取憂
惠皆非中道

王伯厚云陳萬
年為三公而教
其子以調范滂
姜叔之母一婦人

而厲其子以義
二漢風俗以是
觀之

咸當入酷吏傳
或附嚴延年傳
未正乃父廉平
相及其抗直乃
血氣悻之私不
中義理猶之詭
耳

以此見廢官貴
下方進擢咸至死
言之

李以屬官連
上為誤

咸為御史中丞總領州郡奏事課策諸刺史內執法殿中公卿已

下皆敬憚之是時中書令石顯用事顯權咸頗言顯短顯等恨之

時槐里令朱雲殘酷殺不辜有司舉奏未下師古曰天子未下其草也咸素善雲雲

從刺候教令上書自訟晉灼曰雲從咸刺候伺候事之輕重咸因教令上書於是石顯微伺知之白

奏咸漏泄省中語下獄掠治師古曰掠治擊也音力向反減死髡為城旦因廢成帝

初即位大將軍王鳳已咸前指言石顯有忠直節奏請咸補長史

遷冀州刺史奉使稱意徵為諫大夫復出為楚內史北海東郡太

守坐為京兆尹王章所薦章誅咸免官起家復為南陽太守所居

已殺伐立威豪猾吏及大姓犯法輒論輸府師古曰府謂郡之府已律程作司

空師古曰司空主行役之官為地曰木杵春不中程或私解脫鉗鈇衣服不如法師古曰鉗鈇

在頸鈇在足皆曰鐵為之鉗音其炎反鈇音弟輒加罪笞督作劇不勝痛師古曰作程劇苦又被督察笞罰既多故不勝痛也自絞

死歲數百千人父者蟲出腐爛家不得收其治放嚴延年其廉不

如所居調發屬縣所出食物已自奉養師古曰調徒鈞反奢侈玉食師古曰玉食美食如玉也

然操持掾史師古曰操持也音天向反郡中長吏皆令閉門自斂不得踰法公移救

書曰師古曰公然移書目約救也即各欲求索自快是一郡百太守也何得然哉下

吏畏之豪彊執服師古曰執讀曰熱音之涉反令行禁止然亦已此見廢咸三公子

少顯名於朝廷而薛宣朱博翟方進孔光等仕宦絕在咸後皆已

廉儉先至公卿而咸滯於郡守時車騎將軍王音輔政信用陳湯

咸數賂遺湯予書曰即蒙子公力得入帝城死不恨師古曰子公湯之家後竟

徵入為少府少府多寶物屬官咸皆鉤校發其姦臧師古曰鉤音工侯反沒入

辜權財物師古曰辜權專固也官屬及諸中宮黃門鉤盾掖庭官吏舉奏按論

畏咸皆失氣為少府三歲與翟方進有隙方進為丞相奏咸前為

郡守所在殘酷毒螫加於吏民主守盜受所監如淳曰律主守而盜直十金案市師古曰受所監法

而官媚邪臣陳湯言求薦舉苟得無恥不宜處位咸坐免頃之

輔宋作執

天下名者

黃云和昌兄弟皆能吏而

紅陽侯立舉咸方正為光祿大夫給事中方進復奏免之後數年立有罪就國方進奏歸咸故郡呂憂死凡音考平聲春梁盡處不當音与居曰

鄭弘字樛卿泰山剛人也師古曰樛古樛字兄昌字次卿亦好學皆明經通

法律政事次卿為太原涿郡太守弘為南陽太守皆著治迹條教

法度為後所述次卿用刑罰深不如弘平遷淮陽相高弟入為

右扶風京師稱之代韋玄成為御史大夫六歲坐與京房論議免

語在房傳

贊曰所謂鹽鐵議者起始元中徵文學賢良問曰治亂皆對願罷

郡國鹽鐵酒權均輸師古曰酒權均輸解在武紀及食貨志務本抑末毋與天下爭利然後

化可興御史大夫弘羊自為此廼所已安邊竟制四夷師古曰竟讀曰境國

家大業不可廢也當時相詰難頗有其議文至宣帝時汝南相寬

次公師古曰次公者寬之字治公羊春秋舉為郎至廬江太守丞博通善屬文推

衍鹽鐵之議增廣條目極其論難著數萬言師古曰即今之所行鹽鐵論十卷是也亦欲曰

究治亂成一家之法焉其辭曰師古曰謂相寬總評議其善惡觀公卿賢良文學之議

異乎吾所聞師古曰論語載子張之言言不與已志同也故寬引聞汝南朱生言當此之時英俊並

進賢良茂陵唐生文學魯國萬生之徒六十有餘人咸聚闕庭舒

六藝之風陳治平之原知者贊其慮仁者明其施勇者見其斷師古曰

曰斷音辯者聘其辭斷斷焉行行焉師古曰斷斷辯爭之貌行行踴躍雖未詳

備斯可略觀矣中山劉子推言王道橋當世反諸正師古曰正曲曰橋

同其字彬彬然弘博君子也師古曰彬彬文章貌也音彼旻反九江祝生奮史魚之節發

憤懣譏公卿師古曰懣音滿又莫本反介然直而不撓師古曰撓曲也音女教反可謂不畏疆圉矣桑

大夫據當世合時變上權利之略雖非正法鉅儒宿學不能自解

師古曰解釋也言博物通達之士也然攝公卿之柄不師古始放於末

理不出於弘羊也種師古曰放縱也謂縱心於利也一說放依也音處非其位行非其道果隕其性

曰一作與

呂及厥宗師古曰性生也謂與車丞相履伊呂之列當軸處中括囊不

言容身而去師古曰括結也易坤卦六四爻辭曰括囊無咎無譽言自閉慎如蒙之括結也彼哉彼哉師古曰論語云或問子

若夫丞相御史兩府之士不能正議師古曰說臣輔宰相成同類長

同行阿意苟合師古曰說詭其上讀曰悅斗筭之徒何足選也師古曰筭竹器

也論語云子貢問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孔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選也言其材器小劣不足數也筭音所交反選音先阮反噫歎聲也噫音於其反

音韻

五十二

漢書



